

荷花

1

有那么多事逼在眼前，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我，却差不多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来看一朵荷花。

去年从朋友那里拿来的荷，这几天开出了两朵。一朵比较小的先开了，一朵极大的这一、两天才开，莲叶田田，红荷出水，迎风有香气，小小的院落竟然古意盎然，芬芳有致起来。

涉江采芙蓉的时代，荷叶与荷花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了吧。荷真是我的乡愁，对一个古远的时代与古远的爱情的乡愁。那样单纯厚实的造形，却给我以那样动心的感受，只觉得它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片色彩都是有渊源，有来处的。

不知道是看多了书中的荷，还是在古远的日子里曾多次涉江采芙蓉，总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总觉得荷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友人，并且，在初识的那一次就是一见倾心，不忍离去，就这样过了几千年。

2

父亲今年七十，我在长途电话里向他说，我想把六月份在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的个展献给他，算是向他祝寿的贺礼。父亲在电话那端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觉得我很可笑。

从小，在姊妹里面，我就常是那个“可笑”的角色。功课没有她们好，长得没有她们好，偏偏又总希望爸妈能多疼爱我一点，因而就常常会做出很多笨拙得可笑的事来。

可是，所有的一切的努力，也不过只是想博得父母欢然和了

解的一笑而已。

画展是如期举行了，我画了一张三百号的荷花，整面墙上被我画出满池的花与叶。从钉框到涂底色到构图到完成，整整用了我一年的时间，开幕那天台风过境，暴雨如注，可是我的朋友们只要有空的，都冒着雨来了，而且都喜欢这一张画。

那天，我一直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快乐，我一直想看该怎样向父母描述我的快乐；找有这样多爱我的朋友，这样多支持我、鼓励我的朋友，无论如何，这一次，在这一点上，父母总应该以我为荣了吧！

3

前年夏天，在植物园的行池旁，看一对男女走过我身边，女的长得胖胖的，打扮得很时髦，正大声地对她的朋友说：

“我不喜欢这种花，长得太简单了！”

然后，她就用一种好像受骗了似的生气的样子，快步地走开了，她的男伴只好赶快追了上去。

我正站在树荫下，用速写本子在画荷花，听了她的话，一直忍不住要笑。真的啊！她说的满有道理的。这荷花荷叶长得是太两单了一点，一根长梗子上只有一朵花，另外一根长梗子上又只有一片叶。真的，若不是我们中国人对荷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爱恋，若不是有那么多张美丽的画，那么多首美丽的诗，那么多篇美丽的文章告诉我们：该怎样地去爱莲，去欣赏莲，我们也许也和她一样，觉得这种花长得令人生气的简单哩！

一位哲学教授写信给我，为了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结，他说：

“要出污泥而不染，才算是真正的洁净。”

他的这一句话，我U前也不是没有听过类似的，但是总没有放进心里去。而这一次，一打开信，一看到这一句，我竟然吃了一惊，好像在刹那之间参透了很多世事。所以，佛手上总是拈着一朵，佛身下也总是以莲为座，一定是有所指的吧。他的话才让我明白了莲的本质、爱的本质。枉自画了那么多年的荷，竟然一直没能领会佛说的奥妙。

所有的洁净和美丽的事物，都是值得珍惜的。可是，为了要得到那样的洁净和美丽，只有一条路可走，一条不能害怕也不能躲避的长路。只有走过这东路，才能得到真正的洁净与美丽。

否则的话，我所能得到的也不过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罢了。

生活原来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忽然非常羡慕起哲学家来了，能够把一些苦涩的定理用莲、用菊，或者用松柏来温柔地演绎出来，这些人所具有的该是一种怎样广阔与深沉的胸襟啊！

5

为了要种荷，我先要去买好几个大水缸来，这个倒好办，龙潭街上有间规模很大的五金店，他们有各种尺寸的，也肯替我送到家里来。

可是，要荷长得好，却一定要到水沟里去挖黑泥来放到缸里才行，这一件事，可得要自己来做了。

而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住在乡下，也不是没看过四旁边的那种水沟，那种冒泡泡的黑泥看一眼就会让我头皮发麻，气味更不好闻，平常走过时都会加快脚步的我，这一次该怎么办？

在以前，碰到这种难解决的事我都会推给丈夫去做，可是，那几天他刚好出国去了，而幼苗已经拿回家，再拖下去，这一季恐怕就种不活了。

于是，我只好穿上雨鞋，戴上手套，屏住呼吸，把铲子插进深深的黑泥里，然后再一铲一铲地，开始往缸里放，等到存到三分之一的厚度时，再一缸一缸地往自己家院子里抬过去。

蒋太太是我的好邻居，看不过眼了，来帮我的忙。太阳好大，我们两人合力把装了黑泥的缸抬回家去，那稀烂的泥巴在缸底晃动，发出很难听的声音和很难闻的气味。我汗流浹背，却一面抬一面在笑，觉得这样狼狈的事，别人看了一定不会了解。平常那样爱干净的人，今天是发了什么疯，把一缸一缸的黑泥尽往家里搬。

真的，有很多事，是要发点疯才能做出来的。

6

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开始，十几年来，我开了十一次个人画展，参加了更多次的联展，每次展览会开幕那天，我都会好好打扮一下，兴高采烈地去会场，会场里总是会有花、有茶、有我的朋友。

可是，去年，我市下到高雄和一位友人联展，在同样气氛的开幕茶会里，却因为一位观众的一句无心的话而觉得非常的悲伤了。

他那句话倒是很诚恳的，他说：

“你的生活真令人羡慕，轻松又潇洒，象你画的荷花一样。”

在他说这话的时候，画展会场正摆满了花，我们手上各拿着一杯冰冽的饮料，我穿着一件纯白的丝质的衬衫、灰紫的长蓬裙上缀着好

多条同色的蕾丝花边，斜斜地坐在会场正中的大沙发上。

我不知道当时我微笑地回答了他一些什么，大概总是一句很有礼貌的话吧。可是，我心里想说的却是：

“你真的看过了我的生活了吗？”

我不知道，他如果到过我深夜的画室里，看过我憔悴的苍白的脸，看过我因为用力钉画布而破皮而流血的手，看过我一次又一次撕毁的草稿，看过我因为力不从心而流下的眼泪之后；他还会继续羡慕我的生活吗？

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做是一个生有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者潇洒可以换得来的。

7

不过，在面对着荷花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想那些复杂的事的。

每次，面对着荷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夔虹的那一首诗：——“记得”。

你如果

如果你对我说过

一句一句

真纯的话

我早晨醒来

我便记得它

年少的岁月

简单的事

如果你说了

一句一句

浅浅深深

雪飞雪落的话

.....

在植物园的荷池旁，是我年少的岁月。十四、五岁时用粉蜡笔，十七岁时用水彩，十九、廿岁时用油画颜料；一次一次地，我来画荷。那时候满心想画出一朵与众不同的花来，因而是那样专注地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什么也不听、不看、不想。

年少的岁月，简单的事啊！是好像有人对我说过一句一句真纯的话，而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今天早上，等到三十多岁的早上醒来，才开始记得它？

有一首歌

序

来自察哈尔盟明安旗的穆伦·席连勃是我认识的一个蒙古姑娘，不过我遇见她，不是在通往沙漠市集的路上，而是在“联副”的编辑室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中国有报业史以来副刊最兴旺的时期。这种时空的错误，其实不过是一种人生的缘分，就像这位蒙古姑娘，画油画，画线画、写诗、写散文，笔下述说的，无非是许许多多人生的缘分。只是，这缘分里含藏着如此繁复而又如此美丽兼具哀愁的人生情境，让人难以淡然视之。

她第一次来“联副”是准备开个展的时候，带了一个黑夹子，夹了一大叠画稿，我看了印象很深。为了了解她绘画的全貌，我和编辑部同仁专程到石门去参观她的画室，那么远远走近的一段路里，就觉得她的住家与附近的环境真正是艺术家的选择。房子是依着国防研究机构的宿舍改建的，外貌并不起眼，但屋里在朴实无华的设计下，处处显示她独特的美感与趣味，比如窗子，用各种色块贴着，仿佛一扇窗也是一幅画，阳光进来，渲染出温暖柔和的色调。画室在对屋，不算大，充满了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有一大幅没画完的杜鹃还在画架上，色彩炫烂淋漓，透着强烈的生命感，她说这是在附近园子观察到的印象，一团团火样的杜鹃，激动着她，非画下来才甘休，杜鹃的花季很短，不抓住瞬间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席慕蓉拿出她一张张的作品给我们看；我发现她的油画与线画截然不同，线画织细秀丽，油画情

感奔放，用色大笔挥洒。拓落不羁，有一种原始的冲创力，涌动着女性画家作品中少有的饱满、充沛的气势；我还记得其中一幅画，画中的女子迎风翱翔。长发飘拂，很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图，有一种健康、雄壮的女性美。如果说她的线画是宋元词曲的小令，油画便是汉朝的乐府长歌。从这两种画风、可以觉察出她有北地雄迈与南国秀丽混合的性格；她的情思细腻，而她不重修饰的样子，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却流露出一种帅气；帅原是用来形容男孩子的，但女性有这样的气质，那是另一种的迷人感觉。

之后我们开始通信，当我知道她写诗，偶尔也写些散文，就非常鼓励她。在美术界，画家写文章的不是很多，刘国松、庄喆、席德进、何怀硕是少数的几位，不过他们多半写画论，写抒情散文的大概只有席德进。席慕蓉的散文与席德进有同样的功力，但席德进基本上还是用画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席慕蓉则不纯粹是用画家而是以作家的观点来感知这个世界。

席慕蓉散文的最大特色就是抒情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也写诗的关系，文字敏感细腻，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她的题材虽然呈多样性，却统摄在一个基调之中，充满温馨同情，是一个爱者的世界。或者这和她生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她曾说过："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子，因为有着深爱着我的人的支持，我才能如此恣意地成长……我要承认，在今生，我已经得到了我所一直盼望着的那种绝对的爱情，上苍的一切安排原来都有深意，我愿意沿着既定的轨迹走下去，知恩并且感激。"（"无怨的青春"自序）

她的笔法擅长运用重复的句型，使她的文章呈现着舒缓的音乐风格，而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调。近二十年来的散文，大致是两个类型：一种是冲澹的，不讲究文字的繁丽，不在句法上刻意经营，着意在整体的效果；另外是浓艳的，追求词章的华美。席慕蓉的散文兼具二者的长处。她的文章都有人物作中心，在浅白的诉说里，可以见出她的真淳，具有冲澹型散文的特点；她虽然不刻意经营句法，但由于她有诗人的观照能力，所以也常常涌现奇句，让人寻思不已。像是对生命的领悟："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像一篇极短篇：没有起始，没有终结。因此，那挑选出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谜题"）像是对离别的诠释："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所有过去的岁月竟然像是一张蚀刻的铜版，把每一划的刻痕都记录下来，有深有浅，有满盈也有空白，然后，在每次回顾的时候，它都可以给你复印出一张完全一样的画面出来。"（"一个春日午后"）像是对自然的肯定："只要夏天到了，在浅水的塘里，荷花总是欢然开放。每一年、每一季，总是按着秩序，没有一朵花会忘记，没有一片叶子会犹疑。"（"夏天的日记"）

席慕蓉的诗有很多是关于爱情，她对爱情的诠释是另一种执着，对情人之间的离散，常常流露出哲学式的纾解，得与失都赋予了新的意义，她写爱情的不胜今昔之感尤其动人。现代人对爱情已经开始怀疑了，席慕蓉的爱情观似乎给现代人重新建立起信仰。而在散文里，席慕蓉所企图掌握的却是时间，虽然她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未可全知的焦灼与探索，而其实，生命最基本的质素不就是时间？

或者是这种急于掌握恒久的心情吧。席慕蓉常能在反覆索解之后得到某些顿悟式的答案，至少，这些答案可以暂时纾解她的疑惑。譬如在"月色两章"里，她说："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吧？在每一个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却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答案，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在"永恒的盟约"中，她说："生命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也是为了这个。汲取上一代的精华，寄望下一代的能够知道、明白，并且再发扬光大……"在"一个春日的下午"，她问："生命是不是就只是一种不断的反复而已呢？"在"花事"中，她说："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了，只要是自然的，只要是顺着天意的，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就像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在"丰饶的园林"里，她说："我其实不必一定要苦苦追寻那一扇已经错过了的，只存在在过往记忆里的门，往前走去，还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去一一开启，生命里还应该有多少不同的惊喜和盼望。"……生命有那么繁复，时间有那么无限，答案就有那么多样的可能。就像琼虹的诗："不受约束的是生命，受约束的是心情。"与话："受约束的是生命，不受约束的是心情。"（见"夏天的日记"）

另外，她的主题之一是乡愁：对童年的怀念与故乡的想念。她生活在蒙古家庭里，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边疆的故事，长大以后，她的故乡变成了精神的寄托，也增添了她作品中的色彩；蒙古的草原、沙浪的驼影、长河的落日，大漠的孤烟，这种向往增加了作品的浪漫情调。她虽然是长在内地，但血液中流动的是蒙古人的因子，边塞民族

流离的悲苦，有时候她也袭着孩童的视点表现出来。席慕蓉的作品具有相当大的精神空间、并自然流露出北地的豪放，这与她的出身是有关系的。

席慕蓉的画近年已被列为畅销作品，这表示读者趣味的提高，是可喜的现象。当然，也由于这样的关系，引来了一些异议，有的说她受欢迎是因为她的画，有人说她的风格甜美易于讨好；而更多的是赞美。席慕蓉无视于这些掌声或嘘声，她比以前更努力工作，严苛的要求自己，她知道她真正的压力在那里，那该是属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压力。

面对她的理想，她应该知道做了多少，她是具有自我审察能力的作家。有长长的路正在她眼前展开，通向蒙古草原般辽阔的文学世界。

而或者，我们更希望的是，席慕蓉——这个蒙古姑娘有一天能回到她的故乡，像她自己的梦想，一簇一簇紫色的山峦，泼墨般大笔刷开的草原，缓缓移动的羊群，或是烟尘滚滚里仿佛要奔向世界尽头的马群……而她站在帐房外，手里拨着冬不拉，心里念着鞍上人，没有画笔、诗以及散文。

卷一

槭树下的家

——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留下来，才能够安心地去生活，安心地去爱与被爱

槭树下的家

我先是被鸟的鸣声吵醒的。

是个夏日的清晨，大概有几十只小鸟在我窗外的槭树上集合了，除了麻雀的吱喳声之外，还有那种小绿鸟的嚶嚶声。我认得那种声音，年年都会有一两对小绿鸟来我的树上筑巢，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那种特别细又特别娇的鸣声，听了就让我想微笑、想再听。

屋子里面还留有昨夜的阴暗和幽凉。窗帘很厚，光线不容易透进来，可是，我知道，窗户外面一定有很好的太阳，因为，从鸟的鸣声里，可以听得出它们的雀跃和欢喜。

而且，孩子们也开始唱歌了，就在我的窗下。仔细分辨，唱歌的人有的是坐在矮墙上，有的是爬在树上。他们一面唱一面嘻笑，那种只有孩子们才能发出的细嫩的歌声，还有不时因为一种极单纯的快乐才能引起的咕咕格格的笑声，让睡在床上的我听了也不禁微笑起来。

原来，早起的孩子和早起的小鸟一样，是快乐得非要唱起歌来才行的啊！

在这些声音里，我也听出了我孩子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说，自己孩子的声音总是特别突出、特别悦耳的。一早起来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么好笑的，那样清脆和圆润的笑声，真有点像荷叶上的露珠，风吹过来时就滑来滑去，圆滚滚的、晶亮亮的，一直不肯安静下来。

然后，忽然间传来一声低沉的喝止：

"小声一点，你妈妈还在睡觉。"

那是一种低沉而宽厚的男中音，是比我起得早的丈夫出去干涉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可是我愿意假装安静地躺在床上，享受着他给我的关怀。

在阴暗和幽凉的室内，在我们干净而舒爽的大床上，我一个人伸展着四肢，静静地微笑着。把脸贴近他的枕头，呼吸着我最熟悉的气息，枕头套的布料细而光滑，触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种很舒服的凉意。这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热烈地爱着的生命和生活。我虽然知道在这世间没有持久不变的事物，虽然明白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逐渐流失，可是，能够在这这一刻，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早上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幸福，一种几乎可以听到、看到和触摸到的幸福，我恐怕是真要感谢窗外那十几棵的槭树了。

在房子刚盖好的时候就种下的这些槭树，长得可真是快，七八年前只有手臂样粗细的幼树，现在却个个都是庞然巨物了，跟着四季的变化，把我们这栋原来非常普通的平房也带得漂亮起来。它们实在很漂亮也很尽责，春天时长出好多软软的叶子，绿得逼人，一簇簇的小花开得满树，在月亮底下每一小朵，每一小簇好像都会发亮。夏天时给我们整片的浓荫，风吹过来，说要多凉就有多凉。秋来时可以变得很黄很红，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摘下一两片。到冬天的时候，满树的叶子都落了，屋子里就会变得出奇的明亮，而那些小绿鸟留下的窝巢就会很醒目地在枝桠之间出现了。孩子们爬上树去拿了下來，当作宝贝一样地献给我，小小的鸟窝编织得又圆又温暖，拿在手上虽

然没有一点重量，却能给人一份很扎实的快乐。

对我来说，我的这一个槭树下的家，和它的小小窝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越来越爱我这个家了。仔细想一想，从小到大，我好像从没能在一个地方久住过。年少的时候，爱向朋友吹嘘，扳着指头向他们数我走过的地方和搬家的次数，越数越多，越数越兴奋、让那些从来没离开过家的朋友们听得一怔一怔的，我就会越发地眉飞色舞起来。

长大了以后，慢慢地懂了，遇到有人问起，也不大爱说了。心里面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闷闷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委屈，也有一种不安，更有一种渴望。

渴望的是什么，自己也不大清楚，不过倒是常常会做着一种相似的梦。在那种梦里，我总是会走到一扇很熟悉的门前，心里面充满了欣慰的感觉，想着说这次可是回到家了，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再也不会走了，然后，刚要伸手推门，梦就醒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只要是梦到回家，每一次都是这样，刚要推门、刚要看清楚家的面貌、刚要享受归来的快乐，梦就醒了。

在小的时候，家对于我来说，就是父母所告诉我们的那些祖先所传下来的美丽的故事，就是那一片广大的原该属于我们的土地，小小的心灵因而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等到长大了以后，出了国门去到欧洲读书的时候，才恍然于民族之间真正的异同，才发现，原来不管我怎样恋念于那些美丽得如神话般的故事，不管我怎样耿耿于怀那失去的塞外芬芳的草原，命运既然把我安置在这里，

一定有它的寓意，我真正的家应该就是这里了。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从小一起长大，说着相同的话，怀着相同的心思，背负着相同的负担，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和身边的朋友们完全相同的人啊！

因此，在欧洲的学业告一段落以后，就强烈地想要回来。开始的时候，长辈们并不太谅解，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再考虑一下。丈夫和我，两个人求学的过程一直很顺利，如果再多留几年，也许还能再多有一些发展。可是，我们两人一封又一封的信写回家，只希望能让我们回来工作。

终于，他的母亲同意了。接到信的那天晚上，布鲁塞尔正下着大雪，我和他牵着手在漫天雪花的马路上飞奔而过，一面跑一面笑，路旁有行人停下来微笑地注视着我们，我就向他们挥手，大声地说："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真的，我那时候心里只有这一个快乐的念头；我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更不认为我能有些什么贡献，我想回来的原因其实是非常自私的，流浪了那么多年，终于发现，这里才是我唯一的家。我只想回到这个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留下来，才能够安心地去生活，安心地去爱与被爱。

所以，这个槭树下的家，就该是我多年来所渴望着的那一个了吧。不过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不过种了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春去秋来，岁月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变化，而在这些极有规律的变化之中，树越长越高，我的孩子越长越大，我才发现，原来平凡的人生里竟然有着极丰盈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的心中因而常常充满了感动与感谢。

昨天傍晚，因为不放心后院里新移植的荷花，尽管从台北忙了一天回来，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仍然开了后门去探视。院子里很安静，荷花也无恙，这个时候，我听到在我身后的芭乐树上，在浓密的枝叶间，有小鸟扑着翅膀的声音。晚霞已从暗紫变成深灰，其他的小鸟们早就睡着了，只有这只小鸟在翻来翻会地扑着翅膀，大概是一只新来的吧，也许还不习惯。我屏息地站在树下，聆听着它小小的微弱的声音，好一会儿之后才慢慢静止，它终于睡着了。在我的已经开始结果的高大芭乐树上，它终于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窝。

我想，到了早上，它一定会和那几十只在我窗前喧闹的鸟群会合，在槭树上唱一些快乐的歌的吧，而在俄树下的孩子们，恐怕到时候也是一样会忍耐不住的。

我想，对着那样美丽的一个早上，任谁都不得不从心里唱起歌来的啊！

夏天的日记

1

症弦说："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来说，大概只有诗了。"

可是，我想，其实时间本身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四季总是依着一定的节拍，周而复始地唱过来。

山茶花开了以后，就可以等待紫荆，紫荆谢了以后，百合就会盛

开，等百合都累了，就换上小朵的茉莉，而茉莉还在我窗前一朵一朵地散着清香的时候，后院的荷花就该已亭亭出水了。

而不论是在千年以前或者千年以后，不管是在印度的喀什米尔或者在中国的江南，只要夏天到了，在浅水的塘里，荷花总是欢然开放。每一年、每一季，总是按着秩序，没有一朵花会忘记，没有一片叶子会犹疑。

大自然里很多事物都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人的心情。所以，不管采下花来是为了供在佛前或者是为了远方的友人，花永远是一种模样的。而在这一千年中，时间也如花朵一般，本身既没有改变，也就不会有错误，更因而不会有忧伤了。

而我们人类，却不幸地刚好是相反的一类。所以我要这样说："能够与错误和忧伤对抗的，在这世界上，恐怕也只有诗了。"

温厚深沉如哑弦，我想，他也许也会同意的吧。

2

有很多朋友并不太了解我，以为我是一个喜欢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的人。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并不真的希望时光能倒流，让我好重新再去活一次，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也许，在诗里，在某一行某一段里我曾经这样写过，可是，那只是为了语气上的一种需要罢了。亲爱的朋友，在现实生活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要的，我所真正要的，只是能从容地坐在盛夏的窗前，映着

郁绿的树荫，拿起笔，在极白极光滑的稿纸上，享受我内心的悲喜而已。

在这个时候，多年以前的那些时刻就会回来，年轻时那样仓皇度过的时刻就会慢慢出现。就好像小时候在玻璃窗前就着光慢慢地描着绣花的图样一般：一张纸在下，一张纸在上，下面的那张是向同学借来的图样，上面的那张是我准备好的白纸，窗户很高，阳光很亮，我抬着双手仰着头，聚精会神一笔一笔地描绘起来，终于把模糊的图样完全誊印到我的白纸上来了。等到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来欣赏的时候，觉得我描摹出来的花样，比它原来的底稿还要好看，还要出色。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越来越觉得，世间很多安排都自有深意，年少时不能领会，只能留下一些模糊的轮廓，要到今天才能坐下来，细细地再重新描绘一次，让自己在逐渐清晰逐渐成形的图样前微笑而神往。

而能做这样的事，能有这样的享受，也和童年时描花样一般，是需要一扇很亮很温暖的窗户的。我很幸运，在这世间，有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给了我所有的依靠，他给了我一扇美丽又光亮的窗户，为我在窗前栽下所有我喜爱的花和树，并且用一颗宽容和智慧的心，含笑地审视我所有的作品。

所以，坐在窗前的我，是知足并且充满了感激的。所以，我虽然常常会用整个漫长的下午来玩这种描图的游戏，常常可以独自一人微笑或者落泪，可是，我仍然会时时留意聆听孩子们的声音，他们若需要我，呼唤我时，我就会马上放下纸笔，转身用我的孩子所熟悉的安

详和慈和来面对他们，在这一刹那，窗外仍然是蝉鸣荫浓，而我微笑地将刚刚过去的一切锁回心中。

亲爱的朋友，我所要的，我所真正要的，也就是如此了。

3

昨天晚上，打开浴室的后门，看见用纱窗纱门罩着的晒衣房里，竹杆上挂着孩子们小小的衣服，忽然有所感触。孩子们现在这样幼小，这样可爱，这样单纯地依赖着我们，竹杆上晒着的他们的小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挂在一起，好像衣服也有着一种特殊的语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显示给我看，我孩子生活中的种种面貌。

才不过是去年夏天而已，竹杆上还会常晒着凯儿的幼稚圆的小白围兜。而现在，白围兜不见了，换上和他姐姐一样的小学生的白衬衫和黄卡其制服了。等再过一阵子，等他的姐姐上了国中以后，竹杆上又会出现不同式样的衣服了吧。他们逐渐地长大，我们逐渐地老去，五年、十年、二十年其实不也都是像这样，像这样白昼与黑夜相互交替着，一天一天地过去的吗？

而我这样热衷于写诗和画画，不也是为了想抓住一些什么，留下一些什么来的吗？

孩子们穿不下的衣服，大部分我都会送给别人，不过，每一个阶段里。我都会留下一两件特别好看的，或者对我有特别意义的，把它们洗干净了以后，就好好地收进母亲给我的大樟木箱子里面。

我想，等孩子长大以后，会很惊喜地发现，所有童稚时的欢笑与悲哀都被他们的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只要打开箱子，就如同打开

了那芬芳的往日，在每一件惹人怜爱的衣服上，都能记起一段惹人怜爱的故事。

而生命不也是这样吗？我有着那样多的奇妙和馨香的记忆，我渴望能有一个角落把它们统统都容纳进去。

4

画画与写诗，都是我极爱的事，不过，在做这两件事时，我的心情截然不同。

从少年时就开始接受的专业训练，这么多年来又始终改不过来的争强好胜的心，使我在画画时，痛苦远远地超过了快乐，但你若要我远离它，我却又是舍不得的。放进了我二十多年岁月的油画，就像一个不断地折磨着我的狂热的理想一样，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交付给它了。

和狂热的理想相比，诗就如一些安静而又美丽的短短的梦，是我能从这尘世中抽身而出的唯一的途径。我一直以一种局外人的心情来写诗，因为我知道，若要认真地去做诗人，我必然又将陷入另外的一种痛苦之中。对那些认真地写了一辈子的诗人，我总怀有无限的崇敬之心，他们所做的，是我永远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所担负的担子，比每一个人所担负的都要沉重啊！

琼虹写了一段极美的诗句——不受约束的是生命，受约束的是心情。

我很感动，忍不住打电话告诉她：在话筒的那一端，她笑着说："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受约束的是生命，不受约束的是心情。"

真的啊！不是吗？世间事不也都可以做如是观吗？

我对佛经一点也不了解，却总是觉得可亲可敬。读完琼虹的赞诗十三贴，只觉得心明神静，愿效她：

"合掌为朴素的礼敬

微启又如莲花"

5

因此，在窗前的我，应该是知足并且感激的了。

年少时仓皇走过的道路，在今日回头看去，应该是只见苍苍横着的翠微，不再见愁容了。

所有的挫折与悲伤，在发生的当时都能使我们受苦流泪，可是，隔了一段距离再来审视，却能觉出一丝甜蜜的酸楚来。当年的失，竟然成为今日的得。只要我们肯耐心地等待，让时光慢慢地工作，慢慢地流成一条宽阔的河流，在那个时候，隔着远远的距离，再端详年少时的你与我，便会看出那如水洗过一般的清明与洁净，那像天使一般美丽的面容了。

可惜的是，那隔岸的距离是一段永远无法跨越的距离，身在美丽的如神话一般的故事里的我们，当时却总是不能自知，而等到看清楚了、心里明白了的时候，真实的故事却早已变成神话，只能隔着岸远远地观看，再也回不去了。

因此，这是在窗前的我，幸运的我，一直在被宠爱与被保护的 environment 里面成长起来的我，仍然会流泪的原因了吧。我尽管为今日的我的成熟觉得欣喜与感激，可是也仍然忍不住要依恋少年时那颗单纯的心

吧，那样一颗饱满如迎着风的白帆一样的心啊！不也如我手边这一叠稿纸一样的崭新与美丽吗？

那样单纯的日子已是不可再得的了，可是，那样单纯的心境却是可以唤得回来的，让我拿起笔，摊开纸，再来细细地描绘吧。我可以描出一朵又一朵的荷花，一朵十四岁时候的，给我一朵十七岁时候的。给你……

窗外，正是盛夏，蝉鸣荫浓，昨日的一切又重新回到我的心中。

主妇生涯

嫁给他是因为一念之差：

"爱猫的丈夫一定爱家、爱孩子。"

爱猫的他果真很爱家、很爱孩子，不过，我没能预知的一点是：他爱孩子的方式，可跟他爱猫的方式大大地不一样。

对猫，他是纵容溺爱到连我也要生气要吃醋的程度。孩子们和我常常叫家里那只泰国猫是"爸爸的姨太太"。那真是一只很会看人脸色也很会下工夫的坏猫，偏偏男主人一看到它就浑身骨头都会发酥，无论它做了什么错事，闯下多大的祸，都不准我们骂它一句。下班后第一句话，通常都是问：

"猫咪吃饱了没有？"

可是，孩子们所受的待遇却不同了，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却时常是一些连我也觉得不忍的严格要求。说也奇怪，两个孩子从小也很听爸爸的话，偶尔赖皮一下，只要他们爸爸的浓眉一挑，

马上乖乖地照做了。于是，有时候我也会利用这种态势，在我下达了好几次都无法成功的命令之后，我也会说：

"再不听话，我就打电话叫爸爸回来。"

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是每次都很有效验，通常都是在我拿起话筒开始拨号的时候，孩子就赶快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态度来了。

女儿三年级的时候。从学校里拿回一张家庭访问表，里面有一栏是填写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方式，分成"严厉"、"民主"、"放任"等等几种不同的等级，我以为她会填"民主"那一格，因为，我觉得我们几年来的努力还算够标准。谁知道，八、九岁的女儿拿起笔来毫不考虑地就填上：

"爸爸：严厉。"

"妈妈：放任。"

站在地旁边的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可不是吗？谁说过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是"真人"。真的一语就遭破了她父母的作为与心态、可不是吗？我和她的父亲什么时候才能做到真正的"民主"呢？我们不过是一直在她的生活里扮演着"黑脸"和"白脸"的角色，哪会真正给过孩子们一些什么民主的待遇呢？

看他把孩子骂哭了的时候，我总会心软，总急着想去安慰孩子。其实，孩子就是在哭着的时候，心里也是明白的，明白爸爸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爸爸虽然严厉了一点，而妈妈的安慰有时候却实在是一种放任，一种纵容啊。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他爱孩子爱得其实比我要深多了。所以，

在他动怒的时候，我也和孩子们一样，赶快乖乖地照他的要求去做。

儿子有一次小声地问我：

"妈妈，你也怕爸爸吗？"

"是呀！爸爸生气的时候我也会怕啊。"

"可是，他都是为我们好啊！你不信，你看下次要是你不再乱花钱卖东西，我和姊姊都乖乖吃饭的话，你看爸爸还会不会生气？"

有时候，我想，能够把太太和孩子调教成这样，他这一家之主也实在很足以自豪了。

反覆的心

每次在两个孩子把我吵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渴望能有和丈夫单独出游的机会。

好怀念那些过去了的日子。新婚后的那些个周末假日，我们两个人总是会手拉手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在布鲁塞尔的街头闲逛一阵，再去买些零食带回家，在灯下对坐，可以聊上一个晚上。

日子虽然过得很拮据，但是，春天的时候，他总会带我去荷兰看郁金香，夏天我们会去山上或者湖边野餐，秋天一起去不断落着叶的森林里散步，捡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枝回来钉在墙上，冬天雪下得太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屋里生起火来，他在桌前写他的实验报告，我在旁边一针一针地缝我新做的衣裳。

只有两个人相对的日子是多么逍遥啊！

回国以后，孩子来了，在初为人父母的那几年里，心里和眼里都

是孩子，从来没想到过要出去玩的事，有五、六年都没进过电影院，更别提去爬山或者划船了。

可是，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想带他们出去玩了。只是，每次在帮两个人都穿戴好了以后，还没走出门，我就已经疲累不堪；出门之后，这个要吃冰，那个要喝水，要东要西的，使我穷于应付，最后总是会又累又气地回到家来。

结婚十年纪念那一天，带上两个孩子去日月潭住了几天，整个行程里，他们竟然打去打回。在洗出来的相片上，我或者丈夫总是皱着眉站在两个嬉笑扭打的孩子后面，整整两卷底片，竟然没有一张是眉头舒开的。

那次下定决心了，我对孩子说：

"下次如果再带你们一起出来玩，妈妈就是猪！"

下一次，发了狠，把孩子托给朋友照顾，我和丈夫单独跑了一趟花莲和中横。

风景仍然秀丽、山川并没有改变，可是，尽管我们手拉手，一副潇洒甜蜜的样子，却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逍遥的心境里去了。

白天在山上跑的时候，看到好者的风景，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说：

"下次一定要带他们来看一看。"

晚上在旅馆里，总忍不住想打个电话回去，问问他们睡了没有？就算电话里朋友一再保证孩子很乖，已经早早上床睡了，我们仍然会胡思乱想，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

玩了两天，没什么兴头，草草结束，赶快飞车赶回家去。一路上

都在自责，觉得自己实在太自私了，把那样乖巧可爱的两个孩子放在家里，实在是很荒唐的事。孩子们多么无辜啊！在最应该出来吸收自然界里种种知识的时候，却被自私又愚昧的母亲抛在家里。

于是，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当然是以他们为主了。甚至在刚上路的那一天里，我还确实引导过他们对自然界观察的兴趣和方向，尽量做好一个温柔、耐心而又有智慧的母亲该做的事。

问题是，他们并不很合作，三天下来，终于还是像以前那样打打闹闹地回到家来。

把行李都卸下来以后，我对孩子说：

"下次如果再带你们一起出去玩……"话还没说完，两个孩子一起抢着接下去：

"妈妈就是猪！"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他们已经把我看透了，知道在这一生里，我是会不断地反复着我自己的错误。知道在这一生里，无论如何，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种种恩怨与牵绊，是永远也理不出头绪来的了。

多出来的一天

平常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倒也没什么烦恼，只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一直来不及做。

今天早上。赶着赶着到了学校，原来该上课的学生却停课受训去了，忽然发现，眼前竟然多出来整整的一天！

好兴奋，可以做好多我一直想要做的事了。于是，先去花店，买

了一大把荷兰紫新，一簇一簇的细碎小花，像绣出来的深紫浅紫的云霞。可以画水彩、粉彩，还可以画一张十二号左右的小小油画，用白色做背景，再配上新做的金色古典的画框，正好可以挂在客厅那一面空了很久的墙上，该有多好。

而且，我还可以整理一下我的旧稿，里面有几段早就想重新改写的，也许可以写出点什么来。想一想，有整整一天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可以做多少事啊！

买好了花，经过菜场，看着那么多新鲜的菜蔬和瓜果，忍不住停了下来，想着平日难得那么早上菜场，就顺便买了一些回去吧。

当然，还要给孩子买些夏天的薄衣服和袜子，女儿前几天还嚷着头发夹子都不见了，眼前的小摊子上摆得可是琳琅满目，我就好好地选了几样。

等开车经过高速公路回到家来，已经是正午了，把花插进瓶里，赶快去冰箱里找些东西来果腹。孩子们都在学校，一个人的午餐很容易解决，草草吃完，正准备动笔，却发现了丈夫昨夜为我带回来的冰淇淋。

怎么办呢？当然是先来享受冰淇淋了，顺便翻一下买来的杂志和新书。屋子里安静又清爽，躺在长沙发上，一页一页地翻着，时间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

等到我发现的时候，下午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赶快收心养性，洗笔调色，刚坐到画架前，就有人来收水费，有人来收电费，孩子也放学了。女儿问我跳舞衣服洗好没有？晚上学校要表演，才想起来该去

洗衣店，顺便还要送些衣服去干洗，到了洗衣店，除了拿回女儿的舞衣之外，还拿回两块大地毯。于是，为了要把地毯放回原位，总得先要把那两间房间整理一下才行。

然后，天就黑了，丈夫也下班回到家来。吃完晚饭后就送大的孩子去学校表演，回来再催小的去洗澡上床，等到一切的纷纷乱乱都就绪了之后，才发现，我这多出来的一天仍然和平常的日子一样，只剩下在晚上在灯下的那一点点时间了。花仍然在瓶里像云霞一般的盛开着，稿纸仍然雪白雪白的摊在桌上，我这一天虽然好像也做了不少事，可是，原来兴致勃勃计划着要做的事却一样也没做到。

忽然想到，我的一生也许也会就像这样地过去，在灯下的我，不禁悚然一惊。

星期天的早上

每个星期天，是我要自己洗菜煮饭的日子。很喜欢早上随意在菜市场里采买的那种心请，是一种寻常的市井人生，寻常的熙熙攘攘，手上拿着一斤半斤的青菜。在木瓜、西瓜和荔枝之间挑挑拣拣享受着一种寻常妇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快乐。

现在，回到家来，开始在水龙头下整理起来了，红的蕃茄和绿的芹菜在源源不绝的水流冲洗之下，颜色显得格外新鲜怡人。

太阳很好，后院里，莲雾开始结果了，累累挂满枝头，邻家的九重开得正欢，鲜紫的花簇都挤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了。有女孩子在墙外唱着歌走了过去，细嫩的嗓音唱的竟然是一只老歌：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华年如水……"

我微笑地拿起一棵包心菜，开始一片一片地剥了起来。外层的大叶子带着很深的绿，有很多皱折大概是因为天热的关系，都变得又黄又软了。可是慢慢剥下去，叶子却一层比一层白，一层比一层脆嫩，一层比一层光洁。

忽然之间，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原来正在灵活地洗着菜叶的手忽然停住了，我站在夏日的窗前，心中掠过一阵恍惚的愁思。

我，我又是谁呢？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底，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呢？

在很多朋友和很多事物的前面，我总是由衷地觉得快乐，觉得兴奋。我由衷地喜欢这个世界，也很希望这个世界能喜欢我，希望能永远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希望所有的事物都不会改变，在那种时刻里，我是一个既满足又快乐的人。

可是，在另外的一些时刻里，当只有和少数几个朋友处在一起的时候，我那颗忧愁的心就会慢慢地泄露出来，然后，逐渐而缓慢地，将我完全淹没。

有一次，一个男孩在他们植满了相思树的大学校园里问我：

"你现在说的和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不一样？"

是吗？我是这样的吗？刚才的我，在他们灯火明亮的教室里，和一班人嘻嘻哈哈地聊了两个钟头。我说我怎样无牵无挂，怎样无需无求，我说我怎样知足快乐，怎样的洒脱，并且也希望他们能和我一样，

凡事都能往开里去看。最后，向大家微笑地道了再见，转过身来，在这个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和几个留下来问我问题的同学们坐在草地上，娓娓道来的，却是我的忧虑，我的惶惧，我对时光逝去的不甘心，却完完全全是和刚才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情了。

所以，那个男孩才会问我：

"你现在说的和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不一样？"

是的，我是说的不一样了，但是，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在任何时刻里说过谎，我只是换了角色，因而也不得不换了心情，如此而且。

一直觉得，在一些特殊的时刻里，我似乎同时又是演员又是观众。一个在缤纷喧哗的台上，兴高采烈地扮演着上苍赐给我的那个角色，另外一个却远远地站着，站在离这场热闹很远的地方，含着泪，心里疼痛地看着这一切。知道无论我曾经拥有过多么丰厚的赏赐，无论我曾经怎样尽力使我自己值得这一份赏赐，无论这世界曾经怎样温柔与美丽，生命仍然如一条河流，无日无夜不在我们身旁悄无声息地流过。

戏永远在上演，然而我们却只能占有那极短极短的刹那，再甜美的一生也只是一闪而过。

我的欢乐与悲伤便由此而生，我的不舍与不甘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我心里，我是怎样爱恋着这缤纷的人世间啊！却又怎样战战兢兢地在享用着每一分和每一秒。我是怎样慷慨地想和朋友分享着一切，却又紧紧守住一个孤独的角落，从不肯轻易开启。对着迎面而来

的欢乐与幸福，我心中是怎样欣喜又怎样惶惧啊！

菜叶一层一层地剥下去，颜色越来越浅，水份却越来越多。

我也正一层一层地将我自己剥开，想知道，到底哪一层才是真正
的我？

是那个快快乐乐地做着妻子，做着母亲的妇人吗？还是那个谨谨
慎慎地做着学生，做着老师的女子呢？

是那个在画室里一笔一笔地画着油画的妇人吗？还是那个在灯
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记着日记的女子呢？

是那个在暮色里，手抱着一束百合，会无端地泪落如雨的妇人
吗？还是那一个独自骑着车，在迂回的山路上，微笑地追着月亮走的
女子呢？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底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呢？

而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珍惜，又有谁能真正明白？谁肯真正相
信呢？

菜叶剥到最后，越来越紧，终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嫩而多汁的菜
心。

我把它放在砧板上，一刀切下去，泪水也跟着涌了出来。

院墙外，唱歌的女孩子又绕了回来，仍旧是刚才那一首歌在反复
着：

"你知道，你是谁？"

"你知道，华年如水……"

夏日窗前，好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谜题

我的孩子在四岁以前，都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孩童，可是，一到四岁左右，进了幼稚园以后，就会有些改变了，那是因为有人告诉了他们：生命有种极限，任谁也无法抗拒。

我记得女儿初初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在厨房做中饭，秋天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屋子里照得很亮很温暖。她一脸惶急的来找我了：

"妈妈，你有一天会死掉的，是吗？"

我诧异地回过身来，低头看她。我的小胖女儿有着蔷薇的双颊，黑葡萄的瞳仁，还穿着学校的小白围兜，早上去上学时候的那种笑容不见了，换上了一种忧急而又严肃的表情。我微笑地摸摸她的脸：

"不会啊，妈妈会活到很老很老的。"

"可是，他们说，活到多老也有一天会死的啊！"

我假装轻松地开冰箱，拿出青菜和水果来，心里盘算着该怎样回答她，怎样为她解释这样的第一课呢？

一面洗菜，一面仍然是用不在意的语调来回答她：

"妈妈要到很老才会死，那时候你已经长得够大，就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可是，不管怎样样，你总是会死掉的，那我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怎么办呢？"

说着说着，她的小泪珠就一串串地掉了下来，我把她抱进怀里，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好温暖好柔软的小宝贝啊。我亲爱的孩子，妈妈

也不喜欢这样啊！妈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

儿子到了四岁，同样的情景又重复出现了一次。他问得比姊姊还急，紧迫钉人，跟前跟后的，非要我给他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为止。

我大概也是笑容满面地哄了他一阵子，孩子到底还小，还是可以慢慢哄过来的，然后，他们就能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要到某一些特别的时刻里，才会再提几句，但是，第一次的那种惊惶以后再没出现过了。

不过，我想，那种感觉是仍然存在的，只是小心地藏藏在某一个不愿触及的角落里而已，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吧。

我和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啊！

前几年，很想变做一棵树，一棵可以继续生长，永远不死的树。

我想做一棵高高大大的树，有挺直的躯干，有茂密的枝叶，风吹过来的时候，每一片叶子都会翻动，云拂过来的时候，我知道，也能感受那种轻柔的凉意。水从地里流过来的时候，我也知道，并且能从容地吸取。

我想做一棵很敏感又很快乐的树，可以活好几千好几万年，而每一年春夏秋冬的变化都能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都可以存进年轮里面，一层松一层紧，一圈淡一圈深的，都要贴贴地放在心里，该有多好！

我就常常做这种梦，并且，偶尔走进森林时，也常会仔细端详，想挑选一棵适合我的理想的树。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忍不住了，终于把我的感觉向丈夫说了出来：

"假如能变成一棵树该有多好，永远也不会受死亡的威胁。"

"谁说的？树的年龄也有限制的啊。"

"可是，不是有很多树可以活很久吗？"

"了不起几千年，还是逃不了枯萎死去的一天啊。"

丈夫在灯下一面看书，一面微笑地回答我。他跟每个平常的晚上一样，正在分神敷衍他的妻子。他娶了一个爱胡思乱想的女子，常常会在她读书、用功的时候问她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对这些，他已经习惯，只要偶尔听一些片断，偶尔回答一些片断也就够了。

但是，在那个晚上，在他又回到他书里面去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伤了我的心了。他那样轻描淡写却又那样肯定的一句话，把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整个晚上，我走来走去做了很多家事，却没有再说一句话。

小时候看过一场电影，大意是说一个男人有仙术，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在几百年里面，他换了好多个妻子，每次都是伴侣因为衰老而死去，而他却永远年轻，永远不变。

但是，有一次，他爱上了一个人，并且也终于能娶她为妻，甜蜜地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她又老了。

这一次。这个男子在妻子的病榻旁说出了他的秘密，仙术失效了，他终于也变得极为衰老，然后心甘情愿地和他的妻子一起死去。

那时候，我觉得那个人好傻，我想，假如是我的话，我当然还是要选择长生不老的。

可是，当我也终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完

全了解那个人的感觉了。

爱是不能分离，不能割舍，不能独善其身的啊！

但是，这样的生命一定有它的意义的。

我们一定不是白白地来一次的。每个人的出现都一定有他的理由，有不得不相信的安排的。也许，一生就只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刹那而已。就是说：为了能在某一条长满了相思树的山路上与你缓缓交会，擦身而过，我就必须要在这一天之前，活了十几年，然后再在这一刻之后，再活几十年。

那条山路上，也许刚好在转角的羊齿叶中有几朵未开的百合，我总不能停留下来等待着它们的开放吧？因此在继续往前走去的时候，反倒会一直惦念着它们的无法确知的美丽了。

其实，不管能不能再相见，结局都应该是一样的吧。

生命中有很多特定的刹那都像一篇极短篇：没有起始，没有终结。因此，那挑选出来的一刹那就比较特别清新而淡远，比较特别苦涩而又甘香。

当然，在擦身而过之后，你也许会忽然发现，自己竟然错过了一个原该把握得牢牢的时刻，山路上的相会，原是自己深深盼望的一种相遇啊！

有些人就在悔恨之中过完他的一辈子，可是，也有些人蒙上苍垂怜，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是说：在二十年以后，再让他们在原来的那条山路上再相遇一次。

仍然是二十年前那条相同的山路。有细密的相思树，有蔓生的羊

齿，远处迎着海风的山坡上，传来模糊的桅子花香。可是在荫凉的林子里，并没有任何的花朵，只在转角处，阳光照进来的地方，挺立着几株将开未开的百合。

然后，你就走过来了，像二十年前的那天一样，我的心怦然而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世间竟有这样巧妙的安排！这一次，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再也不会错过的了。

你走过来了，微笑地面对我，好像想说些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我也是一样，千头万绪拥挤地藏在我心中，却一句也说不出口。我们如二十年前那样，在山路上缓缓交会，然后擦身而过，也许终此一生，不会再相见了。

我想，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些什么了吧。不管能不能再相见，结局都应该是一样的了。

恐怕也只有这样了。生命的每一刹那，都有它特定的意义，有它必须要信服的安排，若我们真要开口相问，也只能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是"，一种是"不是"。

而在这么多年之后，再来开口相询，无论是哪一种回答，在知道了以后，都该是非常多余而又非常悲伤的事了。

在转角处的那些百合，也许就是因为它们的将开而未开，才能永远把秀丽的形象留在我们心里，在回头的时候，才能让过去的生命带着一些如谜般的光采吧。

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题。

我和我幼小孩子的心情，其实并没有两样。我不能说生命不甜，

我不能说生命不美，但是就是因为它的甜蜜和美丽，才使我心中充满了忧伤，而也就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忧伤，才使我更加珍惜起眼前一切的甜蜜和美丽来。

有一次，一个朋友大概受不了我的反覆和唠叨，开玩笑地对我建议：不如变做一块大石头吧，这样的话就永远不会有改变，也就永远不会有烦恼了。

那怎么行呢？那怎么可以呢？虽然也许可以活上几百万年，但是终生只有一颗石头的心，那恐怕是更无法忍受的一种命运了。

还是让着去秋来，让岁月逐渐把我改变了吧，我愿意接受上苍一切的赐予和一切安排。

想苏轼在好多年前那个有月亮的晚上，坐在他湖心的船里，思索的事情大概也和我今夜所想的差不多吧？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地觉得怅然而又无奈呢？

有一首歌

——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支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1

我是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的，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却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有人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笑容。

我的女儿是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三岁多的小女孩，每天早上去混两三个钟头，也不过是去混吃混喝，随便地唱唱玩玩罢了。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并不太在意，埋头在书桌前的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小小的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小小的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起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是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我们带了一些作品展览出来，再放一些电影，再请邻近的国校学生们来一起写生，送给他们一些奖品和纪念的礼物。虽然天气一直很阴沉而且不断地下着小雨，但是，所有的活动也都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了油柚，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原来大概也是企盼着这样一天的，所以，他们也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的，没想到会下这样的细雨，一会儿阴又一会儿晴，让人捉摸不定。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小朋友在问他们的老师：

"老师，要不要换衣服？要不要换嘛？"

为了礼貌的关系，声音是压得很低很轻的，可是仍然可以感觉得出那语调里面所含的焦急与失望。

幸好十点多钟的时候，天气开始稳定了，甚至露出了阳光，扩音器里传出了让小朋友回教室去换衣服的消息，三面走廊里都有了欢呼的回响。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都长得很饱满，身体也很结实，低年级那些挑毛巾舞的小朋友们，更是扭得很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在他们跟着音乐节拍舞动的时候，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瞰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

我想，他们一定是在指着哪一个特别高大的是谁家的儿子，哪一个扭得特别厉害的是谁家的小女儿吧。在这样一个小小而安定的社会里，操场上一半的小朋友，他们大概都认得出的吧，虽然也许叫不出名字，但总知道是哪一家的孩子或孙子的吧。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找出成打的缺点来，他们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太缺少变化，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这样安定与安静的气氛反而会使他们觉得烦躁和苦闷，恨不得能冲出去，到另外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里，去做一个潇潇洒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开幕式，师生们聚在一起

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一段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地平常少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较为软弱的一点吧，面对着和三十年前一样的天真纯洁的小面孔，再刚硬的人也不由得要变成极为温柔的吧，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要妒忌他呢？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哪里，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

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在灯下，我实在忍不住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片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今天的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觉得日子太单调、生活太平凡，因而对外面的一切有了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卷二

飘蓬

飘蓬

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本来是会说蒙古话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字句，发音却很标准，也很流利。

据说，那都是外婆教我的，只要我学会一个字，她就给我吃一颗

花生米。

据说，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这种游戏，整天缠在外婆身边，说一个字，就要一颗花生米。家里有客人来时，我就会笑咪咪地站出来，唱几首蒙古歌给远离家乡的叔叔伯伯听。而那些客人们听了以后，常会把我接进他们怀里，一面笑着夸我一面流眼泪。

可是，长大了以后的我，却什么都记小起来，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每次有同乡的聚会时，白发的叔叔伯伯们在一起仍然喜欢用蒙古话来交谈，站在他们身边，我只能听出一些模糊而又亲切的音节，只能听出，一种模糊而又遥远的乡愁。

而我多希望时光能够重回，多希望，我仍然是那个四五岁的幼儿，笑咪咪地站在他们面前，用细细的童音，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唱出一首又一首美丽的蒙古歌谣来。

可是，今天的我，只能默默地站在他们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着我的命运。

2

当然，有些事情仍然会留些印象，有些故事听了以后也从没忘记。

童年时最爱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在老家的种种，尤其喜欢听他说参加赛马的那一段。

父亲总是会在起初，很冷静很仔细地向我们描述，他怎样渴望着比赛那一天的来临，怎样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骑上那匹没有鞍子的小马，怎样脸红心热地等着那一声令下，怎样拼了命往前冲刺，怎样感

觉到耳旁呼啸的风声与人声，怎样感觉到胯下爱马的腾跃与奔驰。说着说着，父亲就会越来越兴奋，然后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我们这几个小的也跟着离凳而起，小小的心怦怦地跳着，小小的脸儿也跟着兴奋得又红又热，屏息等着那个最后的最精彩的结局，一定要等到父亲说出他怎样英勇地抢到了第一，怎样得到丰厚的奖赏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欢呼赞叹，心满意足地放松了下来。那个晚上，总会微笑着睡去，想着自己有一个英雄一样的父亲，多么足以自豪！

长大了以后，想起这些故事，才会开始怀疑，为什么父亲小时候样样都是第一呢？天下哪里会有那样不可一世的英雄呢？

好几次想问一个究竟，每次却都是话到唇边又给吞了回去。

有一次，父亲注意到了，问我是不是有话想说？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来，就撒娇地坐到他身边，要他再说一遍小时候赛马的事给我听。

想不到父亲却这样回答我：

"多少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好提的？"

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

3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德国的大学里教蒙古语文。

那几年，我在布巴塞尔学画的时候，放假了就常去慕尼黑找父亲。坐火车要沿着莱茵河岸走上好几个钟头，春天的时候看苹果花开，秋天的时候爱看那一块长满了荒草的罗累莱山岩。

有一次，父女们在大学区附近散步，走过一大片草地，草是新割了的，在我们周围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气。

父亲忽然开口说：

"这多像我们老家的草香啊！多少年没闻过这种味道了！"说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天已近黄昏，鸟雀们在高高的树枝上阳噪着，是他们归巢的时候了，天空上满是那种黄金色的温暖的霞光。

我心中却不由得袭过一阵极深的悲凉。这离家乡这么多年的父亲，却仍然珍藏着那一份对草原千里的记忆，然而，对眼前这个从来没看过故乡模样的小女儿，却也只能淡淡地提上这样一句而已。在他心里，在他心里藏着的那些不肯说出来的乡愁，到底还有多少呢？

我也跟着父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暮色里与我有着关联的草香，心中在霎时闪出了一个句子：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晚上，在我石门乡间的家里。在深夜的灯下，这个句子忽然又出现了。我就用这一句做开始，写出了一首诗，没怎么思索，也没怎么修改，所有的句子都自然而顺畅地涌到我眼前来。

这首诗就是那一首"出塞曲"。

4

以前，每当看到别人用"牧羊女"这三个字做笔名时，心里就常会觉得，这该是我的笔名才对。

不是吗？倘若我是生在故乡、长在故乡，此刻，我不正是一个在草原上牧着羊群的女子吗？

每次想到故乡，每次都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心里一直有一幅画面：我穿着鲜红的裙子，从山坡上唱着歌走下来，白色的羊群随着我温顺地走过草原，在草原的尽头，是那一层一层的紫色山脉。

而那天，终于看见那样的画面了，在一本介绍塞外风光的杂志里，就真有那样的一张相片！真有那样的一个女子赶着一群羊，真有那样一片草原，真有那样远远的一层又一层绵延着的紫色山脉。

我欣喜若狂地拿着那本画给母亲看，指着那一张相片问母亲，如果我们没离开过老家，我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却回答我：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老家，也轮不到要你去牧羊的。"

母亲的口气是一种温柔的申斥，似乎在责怪我对故乡的不了解，责怪我对自己家世的不了解。

我才恍然省悟，曾在库伦的深宅大院里度过童年的母亲，会吃着一盒一盒包装精美的俄国巧克力、和友伴们在回廊上嬉戏的母亲，恐怕是并不会喜欢我这样浪漫的心思的。

但是，如果这个牧羊的女子并不是我本来该是的模样，如果我一直以为的却并不是我本来该是的命运，如果一切又得从头来起的话，我该要怎么样，才能再拼凑出一幅不一样的画面来呢？

有谁能告诉我呢？有谁能为我再重新拼凑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乡来呢？

我不敢问我白发的母亲，我只好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我的命运。

飞鸟们

金丝雀

原来是为了怕妹妹寂寞，所以才买了一只金丝雀来陪伴她的。

那几年，在布鲁塞尔，我们姊妹俩在同一个学院上课，她修美术设计，我学油画，两个人平常总是同进同出。一我们住在一幢十楼公寓的顶层，公寓很老旧；电梯是装着要自己拉开和关上的那种两层铁栅门，摇摇晃晃的，每次上下，都有一种三十年代恐怖片的气氛。加上公寓的门锁又很单薄，也没看到有什么防火梯，所以，我们在衣柜里，藏了一条用穿破了的丝袜所结起来的长绳子，想着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可以用这一条绳子从窗口吊下去。因此半夜里突然醒来的时候，心里也比较有一点安全感。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大卫。一到周末他就会来找我。两个人一起出去的时候，虽然都玩得很高兴，可是我心里总是会惦记着在家里的妹妹，一个人在顶楼的小公寓里埋头赶作业的妹妹，对她总有一点担忧和抱歉。

金丝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里买下来的，我还在鸟店里挑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鸟笼把它带回家去。

有了这只金丝雀以后，我们小公寓的气氛就真的不一样了。只要早上的阳光一射进来，这只小金丝雀就开始唱起歌来，又清朗又婉转，有时候一口气可以变好几个调子，越拔越高，越高越亮，让还在床上的我们也跟着振奋起来，把毯子一踢，一天就这样跟着它的歌声快快

乐乐地开始了，我们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喜喜"。

喜喜是个男生，有极柔软的黄毛、极亮的黑眼睛，吃得不多，很爱洗澡，并且，好像也听得懂我们两个人说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在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之后，再把它放出来，它会高兴得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但是，只要我们两人之中任何一个人伸出手，并且呼唤它的名字，它就会应声飞过来。有时候停在我们的手上，有时候会停在我们的肩膀上；我微侧过脸去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到它的体温，它的微弱的呼吸、在柔软的羽毛下小小的心跳。它的浅黄色的趾爪很有礼貌很知道轻重地放在我的肩上，对它的这一份温柔的信任，我实在是又感激又欢喜。

我们都很宠爱它；我结婚的时候，妹妹搬到女生宿舍去住，就很慷慨地又把它转送给我。在我和大卫新找到的家徒四壁的公寓里，有个比较大的客厅，我就开始用钢架和铁丝网做了个一公尺见方的大鸟笼，到森林里面去捡了几束弯弯的小枝子来给喜喜做秋千；因为怕它寂寞，又去鸟店买了两对小鸟来陪它。大卫送我的那只安哥拉猫，没事就爱蹲在鸟笼的顶上，喜喜和它们也相安无事，朋友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迷惑，走的时候总会发表一些感言：

"你们家很奇怪，猫不像猫，鸟不像鸟，不过，我倒是满喜欢的。"

这样奇怪和欢喜的日子过了两年，要回国了，只好商量着把猫和小鸟分送给朋友。这时候妹妹早已毕业并且到加拿大去做事了，我真庆幸她没有亲眼看到喜喜又被装回狭小的鸟笼，被人带走的场面。我

自己做的鸟笼太大，根本出不了门，只好又一根一根地把它拆掉。那天晚上，小鸟都送走了，鸟笼也拆干净了，只剩下一块空空的地板，我们的还没被送走的猫就一直在这块角落上转来转去，并且还一直抬起头来轻声的呼唤着，好像在呼唤着它平日的伴侣。它来到我们家时还是一个小小黑黑的毛球，所有的小鸟年龄都比它大，也都容忍它。而两年以后，它已变成一只庞然巨物。可是，那天晚上，它的呼唤声里藏着一种很软弱很彷徨的感觉，粗笨的大尾巴在地板上拖来拖去，却始终不肯离开客厅的那个角落，我只好假装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把卧室的门紧紧地关了一夜。

过了几天，朋友告诉我，喜喜在到他家的第一天，就在他换食的时候从打开的门里飞走了。

从那次以后，我没再养过鸟。

白鸽

邻居的少年养了一只小白鸽，放假的日子，他们两个常会在我的屋前屋后出现。从窗里，我可以仔细地观察而不会惊动他们。鸽子和少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瘦瘦长长的，都很年轻、很怕羞、又很孤单。

少年是寄居在他姑妈家里的，他自己的家原是在台湾北部的海边，一家都以打渔为业，从祖父到父亲一直到他的大哥，都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他是四个男孩中的老二，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被送到姑妈家来。父母送他来的理由是：姑妈附近的学校比海边的学校要好，将来以许可以多读一点书，在城里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好一点的

工作，无论怎么样，都会比打渔要强。

少年刚来到姑妈家的时候，黑黑瘦瘦的，只有一点点大，怎么逗他也不肯讲话，听说有时候一个人会躲在房间区偷偷地流眼泪。姑妈家只有两个小表姐，对他倒是很照顾，可是总是玩不到一起。小男孩早上一个人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也就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客厅的角落中，我去找他姑妈的时候，常常会被他吓一跳。他也不出声招呼我，只用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瞪视着我，好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那个时候，我的凯儿才一岁，慈儿五岁，正是绕在我身边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有太阳的日子，两个又香又甜的小宝贝总一个在怀里一个在身旁缠着我。我们母子三人在巷子里依依靠靠地散着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个大眼睛的小男孩，背着书包朝我们走过来。走近了仍然不打招呼，可是那双像小鹿一样的眼睛总忍不住多向我们望几眼，眼光里充满了多少的羡慕。

小小的年龄，小小的胸怀里承受着的是怎样无奈的一种寂寞啊！母亲有时候会来探望他，姑妈对他也不错，一到寒暑假父亲和兄弟也会早早地来接他回海边的家。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在每一个普通的清晨和普通的黄昏里，小小男孩要面对着的，是怎样孤单和寂寞的一段童年，这样的一种缺失是没有什么可以补偿得了的啊！

一学期一学期地过去，他也这就样地长大了。今年已是国中三年级学生的他，体格是比刚来的时候壮多了，声音也变粗了。但仍然是瘦瘦长长的，仍然有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仍然有点怕羞，不过，已经可以在相遇的时候向我微笑，并且很有礼貌地出声招呼了。

我们居住的巷子里，六、七年来，添了不少小男孩。和我的已经上了小学的凯儿一样，都变成了这个在海边出生的少年的忠实喽罗，过天都跟在他的身边转来转去。

他养的小白鸽也因而成为所有小男孩的宠物，每个人都争着想要向它献殷勤。放假的日子，我们屋前屋后因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呼叫鸽子的声音。

可是，鸽子总是独自一个高高地站在屋瓦的上面，一动也不动，对孩子们的呼叫听若无闻。在澄蓝天空的背景之前，小白鸽的羽毛显得特别白，眼睛显得特别黑。

而在空中有鸽群飞过的时候，它的小小身影也因而显得特别的孤单了。

燕子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爱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一次：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

"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

"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问老家，所以第

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

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很兴奋地指给孩子看：

"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的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画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解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画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以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卷三

花的极短篇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千万要珍惜。

昙花

他不应该送她一朵昙花的。

文美那年还小，十七、八岁的样子，住在志成家隔壁几间。因为是乡下，每家的院子都很大，又都种了花和树，所以，感觉上好像是离得很远似的。

志成上学放学，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可是，放假的日子，也常常会带着他的大狼狗走过文美的门前，隔着矮矮的石砌的院墙，两个人打个招呼什么的。

两家父母都相熟，有时候两家的主妇做了些什么特别的点心，也会让孩子端一碟送给另外一家去尝，这时候，两个孩子彼此之间交换的话会多一些。志成会站在大门前说些从大学里听来的笑话，文美听了，常常会笑个没完，然后又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赶快回身往家里跑，一面跑一面又回头笑着和志成挥手说再见。

有一个晚上，志成家的那棵昙花要开了，他的母亲要志成来找文美一家过去看。

那是文美第一次看到昙花。

大人们都坐到客厅里喝茶聊天去了，只有两个孩子傻傻地端坐在花前。那天晚上有月亮，在窗下的昙花因而显得叶子特别的深绿，花瓣特别的莹白。

屏息地注视着一朵花在黑夜里逐渐绽放，生命似乎变得非常丰盈有力、非常形象化了，文美的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兴奋，渴望与人分享。

志成就微笑地坐在她身边，聆听着她一声又一声的惊叹。整个晚上，他好像很少说话，可是文美说的每一句话他又好像都很同意。

大人们兴尽了，在门边互道晚安。文美临走前还一直回头看，花还没开满，还差那么一点，不过，是该回去了。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呢。

回到家没多久，快要上床以前，志成来敲门了，她去应门时看见他拿着一枝带着叶子的昙花站在月亮底下。他说：也许，也许文美想看看花开满了以后的样子。

文美低声地谢了他，然后穿过院子回到屋里，把昙花挂在客厅和饭厅之间的门框上，整夜，她在醒与梦之间都闻得到浓郁的花香。

好多年以后，每次闻到相同的郁香，文美都会想起那个在月亮底下把昙花摘下来的少年，他们从那夜以后就没有再相见。

他不应该送她一朵昙花的，听人说，那是一种不幸的征兆。

圣诞红

幼梅并不特别喜欢运动，可是，那一天下午，她却忽然心血来潮地和班上同学打了一场篮球，又笑又闹地输了球，回家因而比较晚了。

母亲在她一进门时就说了，说后面山上的昌伟来过好几趟了，很着急，他有两张话剧的招待券，想请幼梅去看，母亲让幼梅赶快去问问，现在去还来不来得及？

那时候，家里还没装电话，幼梅只好转身又出门往后山跑去，天已近傍晚，夕阳把整个山坡映照出一种红金色的光泽。

有人在山路旁种满了圣诞红，正是开花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花瓣像疯了似地拥挤在一起。

应门的是昌伟的父亲，一个严肃的长者，幼梅一向有点怕他。昌伟也出来了，就站在他的身后，幼梅一面还有点喘气一面笑着问：

"我在学校打球，回来晚了，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山风佛来，她觉得脸上熟熟的，不知道是因为怕羞，还是下午的那场球赛，或是刚才的那场奔跑，幼梅知道自己的脸一定很红了。她也知道自己的头发一定很乱，衣服一定很不整齐，可是，她从来也没能和昌伟一起出去过呢，她希望还来得及。

而昌伟的父亲只把门打开一半，并且挡在门口，很温和地向她说：

"算了，现在去已经太迟了。"

昌伟在他父亲身后，一句话也没说地注视着她，然后门就关上了。在关门前一刹那，他父亲还很抱歉地再加了一句：

"下次再一起去吧。"

幼梅慢慢地走下山，夕阳变得极为黯淡，路旁的圣诞红原本是艳红的花朵在忽然之间都转成一种狰狞的深紫，使得在花旁经过的她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噤。

没有下次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下次了。

其实，幼梅并不是特别喜欢昌伟，只是，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会觉得有点难过。假如那天不去打那场篮球，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了呢？

还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太迟了呢？

梔子

向着海的山坡上种了上千株的梔子花。一到四月，那刻着极深的旋纹的蓓蕾就开始饱满起来了，颜色也开始从绿到白，一层一层地旋转起来，好像可以一直旋进你的心里。又进了四月中以后，花开得盛时，海风能把那种特殊的芳香传得极远极远。

就是在那样一个晴朗而又充满芬芳的日子里，康平很慎重地摘下一朵梔子，很慎重地把花放进心茹张开着的手掌心里。花是柔柔的，白中带着一点稚嫩的淡绿，心茹的掌心也是柔柔的，白中透着一层健康的润红。

那天心茹一直低着头，也没怎么笑。也许是康平拿花送给她的時候，动作太慢太慎重，因此，两人虽然没有说一句话，可是，又好像都有一点明白：虽然不过是一朵香香柔柔的花罢了，也许也能代表一种盟约也说不定啊。心茹就越发不敢抬头了。

那种年轻又无知的日子啊！女孩偏又要装成深沉得不得了的样子，所有的话都只说一半，所有的渴望都只肯透露出一点，其他的就希望男孩能猜得出来，而且固执地认为：他应该猜得出来。失望了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地想上几天，甚至在夜里也会坐起来哭上一阵子。

有多少转折难懂的心事啊！康平现在想起来却禁不住要微笑。他还记得那些好像短促其实又很漫长的下午，在山上，或在林间，心茹低着头，而他在旁边手足无措的样子。好不容易两人才能见一次面，康平觉得好兴奋，也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话。他觉得，只要能站在心茹身边就很知足了，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也是幸福的，可是心茹却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生起气来。那一朵花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里采下来的吧，放进她小小的手掌心里时，他心中也有着一种温热的感觉。如何能让她知道，他是怎样地热爱着与疼惜着她啊！

就是一直到今天、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康平想起那些日子，仍然会微笑起来。在这个面海的山坡上，在这个晴朗的四月天里，到处飘浮着栀子的郁香，在草里，在风里，在他的心里。

盟约当然没有实现，十六岁和二十岁的少年在今日看来实在太年轻了，本来就不能答允什么或者安排什么的。不过，也许就是因为年轻，所以才会有足够的勇气来表示一些什么的吧。

四十多岁的男子一个人在树丛里慢慢地寻找着，想找一朵开得刚好好的栀子花摘下来，带回城里做个纪念。花是找到了，正开在他的眼前，柔白中带着一点淡淡的嫩绿。他伸出了手，又缩回了手，终于只凑近去嗅了一嗅，然后就转身往山下走去了，唇边还带首隐约的笑意。

其实，盟约还是在的，也实现了，只是是用一种与人世间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方式罢了。可惜的是下山的康平还没能完全感觉到。

也许，还要再等二十年吧？等到六十多岁时再来回顾，再发现那种温柔与疼惜的感觉，仍然会随着栀子的花香而准时地浮现出来的时

候，到那个时候，康平也许才会明白的吧？

月色两章

明月夜

很晚了，她才和母亲从台北回来。车子开上了乡间那条小路的时候，月亮正从木麻黄的树梢后升了起来，路很暗，一辆车也没有，路两旁的木麻黄因而显得更加高大茂密。

一直沉默着的母亲忽然问她：

"你大概不会记得了吧？那时候，你还太小，我们住在四川乡下，家在一个山坡上，种着很多松树，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就像今天晚上这样……"

那么，妈妈，那多年来的幻象竟然是真实的了！

她怎么会不记得呢？心里总有着一轮满月冉冉升起，映着坡前的树影又黑又浓密，记得很清楚的是一个山坡，有月亮，有树，却一直想不起来会在哪里见过，一直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大概不会记得的了，你那时候应该只有两三岁，还老是要我抱的年纪。"

那么，妈妈，那必定是在一个满月的夜晚了，在家门前的山坡上，年轻的妇人抱着幼儿，静静地站立着。

那夜，一轮皓月正从松树后面冉冉升起，山风拂过树林，拂过妇人清凉圆润的臂膀。在她怀中，孩子正睁大着眼睛注视着夜空，在小小漆黑的双眸里，反映着如水的月光。

原来，就是那样的一种月色，从此深植过她的心中，每个月圆的晚上，总会给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给她一种恍惚的乡愁。在她的画里，也因此而反复出现一轮极圆极满的皓月，高高地挂在天上，在画面下方，总是会添上一丛又一丛浓密的树影。

妈妈，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了吧？在每一个时刻里都会有一种埋伏，却要等待几十年之后才能够得到答案，要在不经意的回顾里才会恍然，恍然于生命中种种曲折的路途，种种美丽的牵绊。

到家了，她把车门打开，母亲吃力地支着拐杖走出车外，月光下，母亲满头的白发特别耀眼。

月色却依然如水，晚风依旧清凉。

花香

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

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室内也有—种柔和的光晕。

刚好在那几天里，后院的三株昙花连续不断地开了，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在花香里。

有一次她半夜醒来，竟然无法再入睡，披衣靠在窗前，夜色里，盛开的花朵在墙角带着—种朦胧的白，她心中也掠过—阵朦胧的悲哀。

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发都在尽全力向着四周绽放，她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

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

而今夜，在她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它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暮落花凋。

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她，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

平凡如她，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她想，她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她，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

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她，等她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她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

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

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

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

一起老去……

窗外，月明星稀，她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同学会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

春天的夜晚，高速公路上的雾很浓，尤其是林口附近那一带，车子不得不慢了下来。想起刚才和同学们告别的时候，他们那样慎重地千叮万嘱，要我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语气里那种诚挚的关爱，使我此刻一个人在方向盘后也不禁微笑了起来。

多少年以前就已经相识了的人啊！少年时在一起习画的种种好像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怎么一晃眼竟然就过了二十多年了呢？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少年，在今夜的重逢里，在最起初的时候，几乎不能相认、然后，在短短的犹疑之后，我们都叫出了彼此的名字，在那重新相认的一刻里，二十多年前所有的那些记忆，都争先恐后地挤挤到我们的眼前来。

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忘形，那样争先恐后地，想要把我们心中的种种都在这刹那间说出来的吧。我所记得的他，他所记得的我，我们当年种种糊涂的快乐，在二十几年之后重新再提起来、就会在所有人的心里渲染出一种如痴如醉的狂喜，记得的人赶快在旁边再加进一些细节，不记得的人就会不甘心地一直发问：

"什么时候？在哪里？我怎么都忘了？真的吗？我真的是那样

吗？"

真的吗？我们班上女生有十二个，号称"十二金钗"，真的曾经在三军球场里，（我的天！三军球场！我们真有那么老了吗？）在一次救国团办的迎新晚会上跳过印尼土风舞吗？

"怎么没有？我还记得很清楚。"阿锦笑着说："阿玉就在我身边，一直跟我说，她的纱龙要掉下来了，我就叫她用手臂想法子夹紧一点……"

真的吗？阿锦，我们真的是穿了纱龙上去跳的吗？怎么可能？我十几岁时瘦削平板的身材怎么能穿得住纱龙？是不是也跟阿玉一样，一直担心它要掉下来呢？是不是那样呢？我怎么全忘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呢？

再多说一点好吗？请你们再多说一点，再多告诉我一点，一那些已经被我忘记了的，不再回来的岁月里曾有过的欢乐和悲伤，那些逐渐变远变暗的时光。

"我们三年级的时候，晚自习不是都在博物教室吗。那个教室后面有很大很大的窗户，可以看得很远。我最记得了，有一次第二天要考物理，全班都在死拼，只有你一个人坐在大窗户前面，背对着所有的同学。我走过去问你在看什么？你说在看天上的月亮。我问你明天要考试了怎么不看书，你的回答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说你对理科的书不感兴趣，也读不进去，不如看看这么好的月亮……"

真的吗？阿绍，我真的是那样吗？在那样年轻的岁月里，就有那么大的勇气了吗？我真的曾经是那样可爱的一个人吗？我怎么都忘

了，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呢？

老师也在旁边微笑了，是啊！老师您是一直知道我的。一年级时，因为没有理科的课程，所以我每次都可以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可是，到了二年级以后，就不知道要排到什么名次以后去了，那时候又编北师青年，把所有课外该读书的时间都放了进去，成绩更是一落千丈，情绪因而变得很不稳定。

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个下午，那一个充满了阳光与温馨记忆的下午，您站在窗前对我微笑的叮嘱：

"参加课外活动，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功课没有关系，能应付过去就好。我只要你振作起来，我只要你知道，不管功课好坏，老师一样喜欢你，老师喜欢你。"

那个下午，我是怎样回答您和怎样离开您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是，您在窗前对我说的话和那种明亮的阳光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每次都要落泪，谢谢您啊！老师。谢谢您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一种鼓励和安慰，给了我一种可以延续到一生一世的支持。

"记得我们的合唱比赛吗？阿丽做指挥，把我们骂得好惨的那一次吗？"

当然记得了！清宗。阿丽是我们之中最凶又最有正义感的女孩子，她当指挥，谁也不敢不唱。而且，我们那次不是得了个第一吗？第一名的奖品是什么呢？

"是面包啊！一大箱的面包啊！"

真的吗？那时候的师范生能有一箱面包做奖品一定很快乐了吧！

刚进北师的时候，女孩子受不了苦，常有跑回家去的，也有不肯去饭厅吃饭的；其实，第一次离家的我们，伙食不好不过是一种藉口，最受不了的是团体生活里的种种限制，晚上更常常躲在被窝里流泪，恨不得也能跑回家去，而且一去再也不回来。

"我最记得刚开学才一个礼拜，大家还不太熟，有一天上午，阿丽拿了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包袱，走进教室里来，向大家一鞠躬，然后说，

'各位同学再见。'

说完了就神神气气地走出教室，回家去了。我当时好羡慕这个女生的勇气，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她又乖乖地回来了……"

阿义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凑了过来，坐在桌子另一端，穿着件很细致的灰色衬衫的阿丽不知道我们正在说她，还安静地对我们微笑，我们就越加嚣张地哄笑了起来。

此刻，在回程的路上，在越来越浓的雾里，我把车速减慢，把警示灯打开、在一闪一闪的灯光里，一段又一段地回味着刚才相聚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快乐。

想到十几岁时的阿丽提着包袱向大家郑重道别时的那种模样，我一个人在夜雾里也不禁又大声地笑了起来。

可是，有些什么开始不对了，心里忽然开始紧紧地抽痛起来。

阿丽，二十多年来的你，在生活上经历了那样多的波折，每一次的波折你都坚强地面对着，坚强地应付过来了，阿丽，我亲爱的朋友

啊！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不是已经明白？在真实的人生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从容地提着包袱去投奔了的呢？

而我和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长大成人了以后，唯一学会的只是，只是知道无论遭逢到什么样的命运，也只有硬着头皮迎上前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也早已经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提着包袱去投奔的地方了。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在大雾弥漫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开始静静地流下泪来。

前面的路，越来越模糊。

姊姊的歌声

记得那年，我刚进师大艺术系的时候，德姊在音乐系三年级。由于我们两个人长得太相像，常常让老师和同学们发生误会。有时候是她的老师质问她：

"你今天早上的头发不是剪短了吗？"

有时候是我的同学问我：

"你为什么去选音乐系的课？"

当然另外还会有为什么不敬礼？或者为什么不打招呼等等缠夹不清的问题，差不多要过了一个多学期，大家才对我们两个人习惯了一点。偶尔还会有人从后面猛拍我一下，等我回过头时，又红着脸笑了起来："啊！不对，你是那个妹妹。"

对于这种错认，我并不会生气，反而常会有一种很甜蜜又很得意

的感觉。是啊！我是那个妹妹，我是席慕德的妹妹。

从小到大，姊姊都是我崇拜的对象。我们姐妹间年龄相差都很近，可是德姊的一切表现，总是远远地超过了我们这些妹妹。从小，她就是名列前茅的模范生，在师大音乐系，八个学期都是第一名。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一年，然后到西德慕尼黑国家音乐学院学声乐，毕业成绩又是第一名。在西德雷根斯堡歌剧院演唱时，在那样多好评，而一年一年地过去，她在西欧各国，在东南亚各地，都举行了很多场非常成功的独唱会，现在，每当有不太相熟的朋友问我：

"席慕德是你的什么人？"

我都会微笑地回答：

"她是我的姊姊。"

而在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会重新来到我心中，就好象当年在师大的校园里，站在金急雨的花树下，微笑地面对着姊姊的同学们时一样，心里觉得很甜蜜又很得意。

我们家是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德姊是长姊，因此，爸妈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我们如果有什么要求，经由她转达的话也通常比较容易被批准。所以，她一直是我们崇拜和依赖的好姊姊。

不过，我现在慢慢地发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对她的崇拜和依赖，使得她不得不努力地为我们作榜样，因而吃了不少的苦吧？

前几天，朋友从纽约为我带回来德姊的唱片，是她刚录制好的个

人演唱专辑。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在灯下打开唱片片套，看着那唱片上一圈又一圈细密的纹路时，心里就有一点紧紧的了。等到唱针落下，歌声响起，姊姊圆润、宽宏而又美丽的声音在静夜里回荡，想着她为这一刹那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不禁流下泪来。我的姊姊为了少年时就坚持着的一个理想，付出去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

真的，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一个演唱者的心呢？在台前的人只知道她有着显赫的学历和声乐家的头衔，只看见她华贵的长裙和雍容的台风，只听见她一首又一首地唱过去，然后在满场的"安可"声中一再地鞠躬答谢，在辉煌的灯光、缤纷的鲜花之中，她是那样快乐、兴奋和满足。

可是，在辉煌的灯光照不到的后台，照不到的那些长长的年月里，他们却不能想像，为了一场音乐会，为了一首歌，为了短短的一句歌词，甚至，为了一个音符；为了追求那一刹那里绝对的完美，一个艺术家，一个歌者所付出去的代价有多大啊！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做为"席慕德的妹妹"，我也许知道一点。知道她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为了音乐而放弃了很多东西：原来可以拿去买新衣服新裙子的钱，拿去缴了学声乐的学费。原来可以去爬山游泳的时间，拿去在炎阳下走长长的路去声乐老师的家。原来可以去交往的很多朋友，却因为她必须长时间地待在琴房和声乐教室里，而终于慢慢地疏远。十几、二十年间不断地努力，那样多的清晨和夜晚就那样过去，那样多的付出，那样多的舍弃，一切的最后，却只是为了能在台上，唱好一首只有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短歌。要从第一个音

到最后一个音都是完美而没有瑕疵，她才释怀，才满足，才俯首在掌声之中微微展露了她的笑容。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就像我不能明白，她那时在雷根斯堡歌剧院好好地唱了一年，却为什么不肯再续约时一样。当时我苦苦地追问她，甚至哀求她，要她答应人家的聘约，再唱下去，我知道那是很不容易争取，并且别人也极为羡慕的一个位置，放弃掉了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可是，姊姊却说：

"开始时候是很兴奋的，可是慢慢地觉得，日复一日，在别人的安排之下，每个月拿着薪水唱着同样的歌时，心里面的感觉就不对了，我学音乐的目的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那个在十五、六岁就开始学声乐学演唱的少女，心里面原来憧憬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极端的自由吗？就好像天空里的飞鸟在欢喜时所唱出的歌声一样，是那种没有羁绊也没有负担的欢唱吗？

而在现实的社会里，要达到这种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姊姊却一直在这样试着去做。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来准备一场通常不会超过九十分钟的演唱会，从选曲、选伴奏、选场地、选时间到种种想也想不到的烦琐事情都要由她一个人来决定，当然，有的时候会有经纪人来帮她筹划，可是，不管别人可以替她做多少事，有一件事却是任何人也不能帮助她的：整个音乐会的成功与失败都完完全全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唱好，并且要唱到最好的那种境界是她的责任，万一生病影响了声音，因而唱不理想也是她的责任，一点也无法推卸

或者逃避。

我是不能想像这样的生活的。学画的我，虽然也有画展的压力，可是，我总是要在准备好以后才拿出来的，也许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可是，画一挂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安心地搜集朋友对我的批评和建议了。而无论什么时候，作品都在那里，画好的可以一看再看，画坏的也可以从头再来，因此，无论如何，在发表的时候，我是比较从容的。

可是，没有一个演唱者可以站在台上向听众说：

"我刚才唱的不理想，让我再重来一次吧。"

也没有一个演唱者能说：

"听啊！我刚才那句唱得多好啊！让我再多重复几次吧。"

当然，他也许可以在"安可"的时候再重复一次、两次甚至三次，但是，再长的歌也总有唱完了的时候，即或能"绕梁三日"也只是听众心里的一个假象罢了，所有的精致与完美只在一刹那之间，而一个歌者为了一个不可能停留的一刹那，却必须要全力以赴。

要投入的必须是一颗怎样坚强和固执的心呢？这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了，而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歌者在这上面能得到回报的那种快乐，必然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无法想像的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的姊姊才会和那些艺术家一样，在那么多年里，走着一条相同的路吧。所有的辛酸与跋涉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请让我为你唱一首美丽的歌。"

而今夜，在灯下，听着姊姊那似熟悉又似陌生的歌声，当年在校

园里，在金急雨的花树下，我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在姊姊的歌声里，仿佛一切的沧桑都获得了一种甜蜜而又美丽的补偿。

我想，我也许知道一点了，做为一个声乐家的妹妹，我也许终于能够知道一点了吧。

说梦

从小就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

想不到，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竟然就真会遇到一些和梦中相同的境遇。

有时候，在真实生活里的那种幸福甚至会远远超过了我梦中所能冀求，所能想像的。

在那种时刻里，心中就会不自禁地悲喜交集，觉得苍天待我太厚。

不过，当然，苍天也有待我太薄的时刻，也有我永远得不到的幸福，和永远要继续做下去的白日梦。

不过，现在来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譬如我一直想要的那面锦旗。

我一直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缀着光辉耀目的流苏，一面从运动场上得来的锦旗。

我一直盼望着那样的一个时刻，在热闹和紧张的一天过去之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聚集在司令台前，听着麦克风里传出来的一项一项的成绩报告：

"四百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一千公尺第一名、第二名……"

"女子标枪第一名……"

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竞赛，不管是什么名次，只要是我竭尽全身的力气在运动场上拚斗来的，就值得有那样的一面锦旗。

鲜绿的，或者鲜蓝的，上面写着一些使人意气风发的句子，缀着一些金黄或者金红色发亮的穗子和流苏。听到麦克风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在全班同学的欢呼与掌声之中跳上司令台，接受那一面锦旗，然后转身和另外两名选手会合，一起立正向台下的群众致意。

总是黄昏的天色，碧蓝的天空上满是金红的彩霞，风从运动场上吹拂过来，把锦旗吹得啪啪作响，一波一波地打在身上。锦旗很大，双手举着，遮住了大半个仍在流汗的身子，遮住了一颗仍在雀跃的心，流苏随风起伏，不断地碰触着我裸露的双膝，又麻又痒，有一种如触电般的狂欢。

那该是多么浪漫的少年时啊！

我多想要那样的一面锦旗。在跳下了司令台后，在同学问艳羡的眼色之中，可以故意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把它交到体育股长的手里，然后，第二天，一走进教室后就可以看见，那一面鲜绿或者鲜蓝的锦旗，那一面用我全身气力拚斗得来的锦旗已经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了。从此以后，在两年或者三年里面，它都会占着那个位置，上课下课，走出走进的时候，它都会在那里，随着风微微地起伏着，流苏微微晃动，发出一种细致尖锐的光芒，不断地来提醒我，提

醒我在那一场竞争里的浪漫与豪情，和那一整个下午的喧哗与快乐，所有的一切都记在那一面光辉耀目的锦旗上了，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从小在体育课堂上连一个筋斗都翻不过去的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在运动场上得到任何名次的，我永远只不过是一个在场边和在台下摇旗呐喊的观众罢了。

而从来没有人知道，在我的心里，我曾经多么渴望能得到那样的一面锦旗。

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把吉他，在点着烛光的窗前，一面弹、一面唱，拥有整个安静而又自足的世界。

我自己觉得我的嗓子还不错，可是，因为有一个专修声乐的姊姊，因为她有着一副珠圆玉润得天独厚的歌喉，所以，从小在家里，我们这些其他的儿女就都养成了小声唱歌的习惯，偶尔忘形了，大声地唱了几句，母亲就会从隔壁屋子里问过来：

"怎么？又牙疼了吗？"我们就只好噤声了。

终于，离开家到欧洲读书去了。一个人住在女生宿舍里，放假的日子，同学们都出去的时候，我在窗前对着后院里的花花草草，着实痛痛快快地唱过好几次，心里陶醉极了，那时候，就好想能有一把吉他。

有一天，就真的发狠买了一把好漂亮的西班牙吉他！

那是在一个白雪纷飞的午后买的。

那天其实已经是四月底了，在布鲁塞尔已经到处都盛开着黄水仙

和郁金香，春天的风已经很柔和很温暖了，却忽然下起雪来。

我被绵绵密密的雪花挡在街头，站在人行道上，百无聊赖，只好转过身来浏览身后的橱窗。

我正好停在一家乐器店前，那把吉他就挂在古雅洁净的橱窗里，浅棕色的木质细致而又光滑，映着玻璃窗外不断落下的雪花，好像在那几根透明的弦上，已经有人在铮铮琮琮地弹奏起来了。

多么美丽的一把吉他啊！我在窗外都看呆了，我想，假如我能在晚春的窗前，抱着一把吉他，一面弹奏，一面唱些轻柔的歌，让雪花就那样地飘落下来，那该有多好！该有多好！

我就真的推门进去买下了它，还向那个白发有礼的女店员买了几本初学者的乐谱。她帮我吧吉他放进套子里，套子是我挑选出来的，有着细小的蓝色格子花样，正好配我身上穿的那件深蓝色的大衣。

走出乐器店的门外，雪势已经稍稍和缓了，满天飞舞的雪花干爽而又轻柔，抱着吉他，我走在石砖铺砌的街道上，想着马上就要来临的美好时刻，不禁欢喜得一路微笑着走了回去。

但是，我所能拥有的，也不过就只是这样小小的一场欢喜而已。

吉他确实是好吉他，乐谱也确实是清楚明白的初学乐谱，晚春的窗前也确实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时刻，可是，我终于发现，我没有办法学会弹吉他。

在现实生活里，我终于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笨得无可救药的女子，被判定要终身与这么一种美丽的乐器绝缘。

而我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不甘心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我梦里的那一头长发。

或者是乌黑光光亮如瀑布奔泻那样的长发，或者是卷曲蓬松如云雾般难在双肩上，一低头一转身就会轻柔地涌动起来的那种长发。

我想，如果能拥有那样的一头长发，再平凡的女子，也会变得很不平凡，也会在顾盼之间让人目眩神迷起来的吧？

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让自己变得不平凡。没上学之前，总是被大人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平头，飞机头，穿着西装，穿着带有吊带的短裤。在儿时的相片簿里，我永远是家庭里那个假想的男孩，甚至在弟弟出生了以后，我也总是军服夹克什么的站在那里；旁边坐着三个穿着由很多花边缀成裙子的姊妹们，她们个个都有着一头卷曲蓬松如云雾般的披肩长发。

上了小学三年级之后，才终于在老师的央求与命令之下恢复了我的女儿身。刚开始穿起姊姊的裙子时，还一直觉得不习惯，总觉得裙子太短、太轻、空荡荡的，心里总是很不安。

头发也一直是短短的。初中、高中都这样过来了，到了大学也没怎么改变，四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烫头发，惹得老师和助教都过来打听，问我是不是要订婚了？那一阵子好像很流行在毕业之前订个婚或者结个婚什么的，顶着一头新鲜卷发，我百口莫辨。

出国之后，终于下决心留起长发来，可是，发质又细又软的我，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达到我梦里的要求，薄薄的一层头发挂在那里，自己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别扭。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把它一刀剪断，又恢复了我短发的模样。

去了鲁汶大学的中国同学中心，所有见到我的人都夸我好看，连一向说话特别谨慎的大卫也说了一句：

"你今天看起来很整齐。"

于是，就为了他这一句话，到今天，我仍然是一头短发。

只是，每次在街头看见长发的女子，尤其是拥有那种卷曲蓬松像云雾般的长发的女子，我就会呆呆地站住了。看她在回头顾盼，或者低首轻笑的时候，堆在她双肩上的长发就会向不同的方向轻柔地涌动着，像极了一层又一层变幻着的云霞，在那个时候，我总会目眩神迷，久久不舍得离去。

心里羡慕得微微有点发疼，知道与其他的那些白日梦一样，今生是与这样一种自得的幸福无缘的了。所以，在我的素描里，才会反复出现一些又长又密又细柔的线条，像云雾又像河流，总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轻轻涌动着，在那些涌动着的线条里，有谁能够明白，在一个平凡女子的心中也会深藏着多少不平凡的渴望啊！

当然，我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我未免太贪心，太不知足了。

不过，每个人总会有他自己的那个贪心的角落，有他自己的永远要做下去的白日梦，尽管明明知道这一生是无望的了，却忍不住想说出来，无论如何，说一说总是可以的吧？

有谁规定过不准说梦的呢？

心灵的对白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

一个问题：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出一个具体的形像？要怎么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

窗外的槭树，叶子已变成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尽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不断地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

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象隐隐然有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了。

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的心中：

"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了。"

是的，在命运之前，我必须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

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是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确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成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疼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了。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语句来为它下一个定义的，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了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烦犹在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啊！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啊！

原来，我如果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与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

其实，你一直都是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的，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

"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茁壮、去成熟，这世间就会添了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

一位哲学家告诉过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种种的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发生错误，也因而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又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愿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不会察觉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

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中间的那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

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会产生了那么多又那么美丽的艺术作品。

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然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成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又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管是我的坏或者我的好，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去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明白。

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能一样地看透进来呢？在你的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呢？

"没有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日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的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啊！

"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只是一种认真和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地为你一一理清、一一说出、一一记住的呢？

没有，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在这世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把成长的历程中每一段细节、每一丝委婉的心事都镌刻起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和云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些，在有意或无意间再忘记了一些，然后，逐渐而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站在你眼前的我。如你所说的：一个单纯而又自然的我。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你的了解和珍惜。

我们只能来这世上一次，只能有一个名字。我愿意用千言万语来描述这一种只有在人世间才能得到的温暖与朦胧的喜悦。我很高兴我能做中间的那一种人，我不羡慕上智，因为没有挫折的他们，不发生错误的他们，尽管不会流泪，可是却也失去了一种得到补救机会时的快乐与安慰。

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

无论如何，藉着我的画和我的诗，藉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能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我竟然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

那么，我禁不住要问自己了：

"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

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卷四

我的泪水

我的泪水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

范大哥

范大哥是我们的老邻居，十多年前曾经比邻而居，十多年后又都在石门落户，所以每次在路上相遇，总觉得特别亲切。

他有着一副东北男儿的高大身材，虽然有五十多岁了，平常仍然总是一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的打扮，骑着脚踏车跑来跑去，晒得红红的脸庞上总带着爽朗的笑容。

那天，和他在石门国小的门口碰见了，两个人都是为了给孩子送中饭来的，交换了一些照例的寒暄之后，他忽然告诉我：

"我有了老家的消息了，我娘还在！还住在齐齐哈尔呢！"

声音里有着一一种渴望与人分享的兴奋和快乐。我赶快向他道贺，不是吗？这不是一件很值得道贺消息吗？

然后，他就骑上车子走开了。我站在学校门口的夹竹桃下，看着

他高大的背影，在阳光里，他的头发原来已经花白了。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多好听的名字！是哪一省的省会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白山黑水呢？一个我只在初中地理课本上读过的名字，一个对我全然陌生的地方，却竟然可能是我朋友的故乡，在那里，住着他三十多年来没能再见过的亲娘。

而对一位三十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儿子的老妇人来说：桃园，石门，这些好听的名字恐怕也只能给她一种模糊的概念了吧！一个少小时就离家的儿子，做母亲的每次想起他来，恐怕也仍然只能有一种模糊的思念和模糊的亲爱了吧。

忽然觉得世间有些安排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浪费！我和范大哥虽然说是老邻居，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深交，这么多年了，每次相遇，也不过就是谈天气或者谈孩子那么几句话而已。可是，我却能看过他二十多岁的样子，又能再看到他五十多岁的样子；我能够看出岁月在他脸上所划下的细微的痕迹，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家、他的妻与子、他的事业，甚至还能了解到一些他的兴趣和嗜好。

但是，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有一个老妇人却只能在梦里想象她儿子成长后的音容笑貌，再怎么样也无法为地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来。想着在万里之外，在寒冷的齐齐哈尔，一位年老的母亲，无论她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把我眼前的阳光、身边的夹竹桃，和那个高大的爱穿白衬衫牛仔裤男子的背影，还有充塞在这整个岛上的丰饶和富足带入她的梦里。

想着她的徒劳的努力，我心里也有些什么开始疼痛起来。

两根扁担

原来是一种嘻哈笑闹的气氛的。

在芝加哥近郊一间小餐馆里，玫如和秀英请我吃牛排，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了，凑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少可以开怀大笑的话题。

当然，我们是尽量压低了嗓子来说话的，可是，遇到精彩处，实在是不能不笑出声来。三个穿戴整齐、看起来都很富泰的中年妇人，却像小女孩一样，在桌前拼命地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大概这本身就是一幅很可笑的画面，因而使得隔桌的客人不断地对我们注视，然后也感染了我们的快乐，开始朝我们微笑起来。

玫如正在说她的先生，去年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时的一段趣事：

"他呀！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一个人旅行惯了，到哪儿去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潇洒劲儿，这次回去，可是把他给整惨了！

他去浙江乡下看他的母亲，带了很多东西，下了飞机，他也像在美国的时候一样，把大小七、八件行李都往旁边一搁，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红帽子来。

可是，等了好久好久，都没人过来，他只好自己到询问台去问，才知道，这个飞机场不单没有红帽子，也没有计程车。

这下子，他可傻了眼了！行李虽然不是很重，可是大包小包的，两个手实在没办法一起拿。而他在要回去之前，只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在哪一天会到，住进哪一家旅馆，可就没说飞机的班次，也没叫他们任何人来接飞机。这下子，举目无亲的，他该怎么办才好呢？

终于，一个热心的服务员很高兴地跑了过来，说：

"行了！有解决的办法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服务员手上的那一根扁担，也不知道怎样费事才去替他找来的。于是，把七、八件行李分成两份，挂在肩担两头，于是，我们这位先生就扛起扁担开始他回家的第一段路：——从飞机场走到旅馆。

唉哟！你们想一想，我家那个老爷，从生下来到现在，什么时候用过他的肩膀啊！"

玫如一面说，一面笑。我和秀英都认得玫如的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只抽一种牌子的烟丝，化工博士出身的他，文质彬彬如玉树临风，平日讲话都是轻言细语的。想像着这样一棵临风的玉树挑起一根扁担，两边晃着七、八个大小不同的美同名牌皮箱的样子，我和秀英简直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别笑！别笑！后面还有！"

"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旅馆，刚挨到服务台的前面，就听到有人在提他的名字。站在柜台前向服务生打听他消息的那个人他完全不认识，样子很苍老，手上也拿着一根扁担。他只好把行李放下，走过去自我介绍。想不到，这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是他的二弟，从老家坐火车到旅馆来接他，手中的空扁担就是为他的行李而准备的。"

这个时候，有些什么感觉不大对了，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安静了下来。

两个相见不相识的同胞兄弟，面对面地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扁担，这样的相遇，这样的重逢，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人觉得可笑的

了。

我竭力忍着，可是泪水还是不听地涌了出来，在打开皮包找到手帕之后，一抬头，正好遇到邻桌客人投过来的惊讶和迷惑的眼光。

老金

老金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直住在国外，最近回来开会，在台湾的朋友合起来请他吃饭，来了十多个人，挺热闹的。

这天晚上，大家兴致都很高，聚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聊，老金更是滔滔不绝，向我们报告这别后十年的一切概况：

"你们知道吗？我前阵子回去过一次，跑了一大圈哩！"

大家当然都明白他指的是哪里，这是一个最时髦的话题，于是，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准备听他的了。

老金很知道他的优势，于是，面带得意地开始向我们这些人形容起他所见到的种种来了。他跑得可真远！去了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山那么多水，那些都一直是我梦里的山河啊！

我要承认，在我心里，是有一点嫉妒他的，可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平心静气地听他的描述。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尽相同的命运，我就容忍一下他的优势又有何不可呢？

可是，当他再说下去的时候，有些什么使我不安了，他说：

"你们知道吗？我去过的好些地方，就是大陆上的朋友也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不是我的外国护照，如果不是我的特殊身份，普通老百姓是绝对进不去的呢！"

我还不能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开始生气，可是，我知道的是一定要转变话题才行。于是，我小声地央求他：

"老金，讲别的好不好？好不好？"

我不断地小声央求他，可是老金没注意到我，正讲到得意之处的他仍然滔滔不绝：

"真的，在那种地方，不讲特权是行不通的呀！"

终于，有些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轰然炸裂。我受不了了，不得不站起来，大声地对他说：

"我不听得不得？不听行不行？"

老金呆住了，朋友们也都呆住了，丈夫从桌子对面向我投来警告的眼光，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失常的行为，只好一转身跑了出去。

外面是清凉的夜晚，敦化南路林荫茂密，我一个人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风吹过来，才发现泪已流满脸。

怎样才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呢？

怎么样，才能把我纷乱的不安与愤怒理出个头绪来呢？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回去过的人都是怀着一种严肃的心情的。但是，假如有几个，只要有几个人像老金，假如他在台湾和在大陆都以特权自居并且还沾沾自喜，那么，要怎样才能弥补他所造成的错误呢？

对我们来说，事情还很简单，今天晚上生了他的气，明天就可以不理他，实在忍不住了，还可以写封信或者写说文章来骂他，出气的方法总是有的。

我听到丈夫从后面追过来的脚步声了，可是，在南国清凉美丽的夜晚里，我怎样也止不住那奔涌而出的惶急的热泪。

妇人之见

1

每次，在车子开上高速公路，看到路旁的那些相思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快乐，觉得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悲观，那样的不可救药……

不是吗？有些生命并不是那样脆弱和容易征服的，就像那些相思树。

七八年之前，中坜到台北那一段刚通车的时候路旁都是修得整整齐齐的土坡，像用刀削过似的，把很多座相思树林也硬生生地切成两半。在那一两年的里面，所有的景色都像建筑模型所展示出来的样子，一切都规划得好好的，山归山、树归树、车归车、路归路，整齐得银色文明得很。

过了两年，界限就没这么清楚了。在几个交流道的转角处，在好多片斜坡上，都开始出现了相思树的幼苗了，不知道是种子发的芽，还是当初堆土时带过来的，反正，它们开始生长了。很矮、很小，但是很坚持地站在那里，好像每经过一次，就觉得它们长高了一点，可是仔细看看，又好像没什么变化。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种“偷步”的游戏，一个人在前面的墙边蒙着眼睛数一二三，后面的那些人就要乘机抢前几步，等到在墙边的那个人猛一回头时，大家又站定了，装出若

无其事的样子来。

这些相思树就有点像是在玩着"偷步"的孩子一样，不声不响，若无其事，但是暗地里却在拼命地长。才不过两三年的工夫，都长得很直很挺了。而现在，所有的枝干都恣意的伸展，细碎的叶子已成浓荫，替原来平坦的草坡增添了不少美丽的光影变化，每次开车经过，我都会在心里暗暗地为它们喝采，为它们高兴。

大自然里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如果你不把它摧残得太厉害的话。所有的生物都该有一种复杂的本能和本领，如果你能给它时间，如果你没有赶尽杀绝，如果你能给它留一点余地。

悲哀的是，人类对它们，常常是不留丝毫余地的。

2

今天看到报纸，才知道李石樵老师正在为了要被强制搬迁出他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老屋而心烦，而我在仔细地看了几份报道之后，也不由得跟着心烦气躁起来。

我们居住的环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大家都说："艺术是精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食品。"满街贴着标语："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要建设成一个文化大国"，可是，艺术在哪里呢？文化要从什么地方来复兴、来建设呢？

我们可以盖很多"漂亮"的建筑，可以在很多大门上挂上牌子，叫这个做"文化中心"，叫那个做"艺术中心"，可是，有谁能够知道，真正的艺术中心在哪里呢？

其实，真正的艺术中心就在台北新生南路二段的巷子里面，在一

幢木造的破旧的房子和它的庭园之间，在新竹武昌街的养了兰花和盆景的古老院落里，在台中，在台南，在每一个孜孜不倦地画了五、六十年的老画家的画室里。在那里，艺术并不只是挂在墙上的作品而已，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色面与光影的组合。在老画家的古朴而陈旧的画室里，艺术是一种可以触摸、可以感觉、可以学习、可以超越、可以实实在在地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心胸与气质、可以崇敬可以感激并且可以轻声向他道谢的实体。在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之间，老艺术家向这个社会尽了他最大的贡献，他给了我们最美和最好的力量，依靠着这种力量，整个民族的文化才能延续下去。

而我们给了他什么呢？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他知道，不努力就不能成功。在他们终于能够成功地在画面上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又要他明白，艺术家应该接受一种孤独的命运。而在他寂寞地在画了几十年的画室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叫他搬家，就是开一条又直又宽的马路，把他幽静的后院完全劈开，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努力了一生老画家的回报了。

听说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活着的国宝，而我们的国宝却只是指那些放在故宫博物院玻璃橱柜里的没有生命的物件，这是一种多可笑与可怕的错误！

然后，我们还一遍又一遍地对孩子们说："我们是文化大国。"

有很多事情只要知错，就可以改，可是，有很多事情错了就改不

了了，只要错一步，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在拓宽了的北部滨海公路上，我们碰到的就是这种令人看了心疼的错误，那些变窄了的或者干脆填平了，因而终于消失掉了的美丽的沿海景观，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

花了很多金钱、很多劳力，筑了一条又整齐又平坦的大路，让我们可以很快并且很安全地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块曾经很美丽而如今已面目全非的海滩。

站在狭窄的海滩前，身后充满了车辆的噪音，我们该向谁去诉说我们的惊讶与愤怒呢？

而在南部的海边，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在碧蓝的天空和海水之间，曾经开得那样鲜明和灿烂的夹竹桃都不见了，曲折的海岸公路也完全消失，不再有峰回路转的喜悦，只有一条平直的大路，带你走到终点。

在终点，他们用水泥做的假山或者假竹栏杆来欢迎你，一条用光滑并且极为昂贵的大理石砖铺成的路可以使你在海岸的热带林之中悠闲地漫步，而鞋底连一粒海沙都不会沾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4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悲观，那样不可救药……

并且，事实上大家也都没有恶意，每个人真的都是在尽力而为，大家都希望一切能更美更好。

问题是，我们不太清楚更美更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很久以来，已经没有人教我们这些了。

很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仔细地聆听风吹过树林时的声音，没有仔细观察过一朵小草花的生长，我们已逐渐习惯了小社会里的一切人为的安排，终于忘记了在大自然里原来该有的种种让人惊奇与羡慕的美好境界了。

不过，也许现在还不太晚，也许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存一座山，或者存一片海，我们如果肯下决心，也许还来得及为我们的孩子储存一些幸福的远景、在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池，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依照自然的安排来生长。在那些野生的森林里，密密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每一样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粗看好像杂乱无章，仔细再观察却会发现其中有令我们人类不得不叹服的秩序与安排，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真的有那样一块美丽的地方在等着他的长大和他的探访。

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会感激我们的。

5

我更希望，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向引导我们长大、带我们进入一种极美的精神境界，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创作的前辈艺术家表示出我们的感激之意。

虽然，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并且几乎和那些野生的相思树一样，有着极强韧的生命力。可是，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有一部分和凡人相同，需要生活，需要一块能够安静地创作的小小空间，需要一

点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持。

他们也许并不在意于"国宝"的称呼或者待遇，可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瑰宝，失掉了任何一位，都是我们无法弥补的损失。

难道真的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来后悔吗？难道我们真的是一个害羞与犹疑的民族，永远不能在适当的时候说出适当的话来吗？

如果我们不能给孩子以一种良好的榜样，那么，孩子就有了很充足的可以让我们失望的藉口了。

我想，今天来说、今天来做，应该是不算太迟，应该是可以来得及的。

除了标语之外，让我们给孩子留下一些真实和美丽的宝物，让他们能在一个澄明而洁净的世界里成长，这该是所有的妇人的心愿了吧。

现在说出来，应该不会太迟吧？

标本

1

看到别的孩子有捕蝶网，凯儿放学回来也央求他姊姊给他做一个。

星期天的早上，慈儿用刚换下来的旧纱门上的纱网，加一些细铁丝，再去竹林里砍了一根细竹子，姊弟两个在车房里磨菇了整个上午，竟然给他们做成了。

下午的时候，两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告诉我，要捕蝴蝶去了。我问他们要去哪一带？姊姊回答我："去后面山上，听说那里蝴蝶比较多。"

"妈妈，那里有你看都没看过的大凤蝶哩！要不要跟我们去？"凯儿仰着给太阳晒得黝黑的小脸，也来邀我一起去。

"算了罢！"在廊前的我微笑地回绝了他："妈妈小时候看过的蝴蝶可比你们看过的漂亮多了！"

姊弟两个同时用一种不以为然的神色注视着我，然后就转身往后山走去了，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妈妈又在吹牛了吧。

站在廊前看他们小上的背影，忽然发现，我竟然无法向自己的孩子提出任何证明来，无法向他们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爱扫兴和爱吹牛的母亲，我真的曾经有过一段丰富的童年，我真的曾经看过成群的美丽蝴蝶！

其实，不过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而已，这个岛上曾经有过多少对在阳光里飞舞着的翅膀啊！

刚从香港迁来台湾的时候，在厦门街店的巷子里，在靠近水源路的堤防下，长满了青草和野花。我常带着妹妹和弟弟，沿着这一条长长的土坡边缘一路奔跑过去，阳光下，蝴蝶也成群地在我们身旁跟着我们上下飞舞，有白的、黄的、紫的、花的，还有极大的黑色凤蝶，和那种小小的灰色蝴蝶。

我们不能捕蝶网，只需要把两双小手合起来，慢慢地朝草坡走过去，然后，在一个敏捷的扑倒动作之后，手掌心里总会有一两对轻软的翅膀在里面急急地抖动，小心地打开来看，通常都是那种灰色的小

蝴蝶，所以，我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他们"笨笨蝶"，派人了以后，才知道这种蝴蝶的学名应该是"台湾小灰蝶"，遗憾的进，在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后，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迹了。

住在石门乡间很多年了，每到春天来时，一直都在留心蝴蝶的消息，可是，尽管园里栽了不少的花树，却只有偶而飞来的一双两双的蝶儿，在花丛里飞舞的时候，只觉得他们的孤单，怎样也视不出那种热闹与兴奋的气氛来了，而那种气氛在我心里曾经是多么鲜明和美丽的记忆啊！

孩子们从后山上回来的时候是空着手的，弟弟说蝴蝶都太聪明了，怎样也抓不到。姊姊却还记得我在他们出发之前所说的话，盯着问我以前都看过些什么样的蝴蝶？

其实，我的书箱里面有一本"台湾百种蝴蝶"的标本，我本来想找出来给他们看的，可是，犹疑了一下，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藉口要去厨房看着晚上吃什么菜，就把她的问题给岔过去了。

因为，我犹疑的是：假如在我把这些标本拿给他们看了以后，孩子如果问我，为什么现在都看不到这些蝴蝶了的时候，我要拿什么话来回答他们呢？

我能拿什么话来回答我的孩子呢？

2

十八岁那年夏天，第一次认识太鲁阁。

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暑假了，画了那么久的国画，临过那么多张画稿，才算第一次面对着真实的"山水"。

同行的都是同班同学，二十多个人坐在救国团借给我们的军用卡车上，从车子进入峡谷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惊呼起来：

"看啊！我的天！快看啊！"

是啊！大家快看啊！这迎面逼人而来的千如峭壁有着怎样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势，而往下看去，立雾溪又以怎样曲折湍急的流势在深深的谷底冲刷着，在大自然惊人的力量之前，我们年轻的心胸整个沸腾了起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大地山川"，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有限和无限"。

长大了以后，每次想向别人形容那一种感动，每次都找不到恰当的形容词，挣扎了半天之后，最后总是那同样的一句话：

"你一定要自己去一次，你去了以后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世间，有很多知识是可以靠课本和老师来传授的，有很多事件可以不必亲身参与，有很多名胜可以卧游；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承认：对待太鲁阁是不可以这样的，你如果没有去过太鲁阁，你就没办法认识太鲁阁。

在那里，天和地是一体的，山和水是一体的，风声和鸟鸣是一体的，云雾和星辰是一体的，而当你置身其中，你才会发现，原来人和大自然也应该是一体的。

在那里，山上巨石之间，常有骤雨之后留下的潭水，我们走倦了，就和衣进入山泉里游泳，女孩子的黑色圆裙在碧绿的水面上飘浮起来，温柔的笑靥如一朵洁净的睡莲。在那里，我们可以在夜色里横过涧谷，去探亲那白天曾遥遥注视过的开满了野百合的山坡，月光下，

立雾溪不断地从谷底呼唤我们。在那里，年轻的心胸接受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最壮严的洗礼，从山中出来之后，生命和青春似乎有了一层更深和更澄澈的意义。

那个夏天以后，我又陆续去了几次，虽说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路边添了太多不必要的建筑，每个停留的站上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喧哗；但是，只要山和水仍在，那第一次的感动仍然会回来。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从我身旁惊呼着走过去，我心里就会很感激，感激这大地山川给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的教育。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些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到太鲁阁的上游去盖个不一定需要的发电厂呢？

把立雾溪拦起来，让太鲁阁成为一个干涸的标本，让原来无法形容和无法替代的瑰宝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这一代里消失，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更不知道他们抱持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就算有一天他们开始认错了，也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当太鲁阁一旦成为一个干涸的标本之后，就算穷千万人之力，穷千百年之功，也没有办法来弥补这种错误了。

到那个时候，将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啊！可以还我一个原来的太鲁阁！

荷兰印象

我们出去旅行时，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入境问俗"，这一句话里，其实是有满深的意思的。

人有很多种类，不过，在说出这一句话时，有时候，可以显示两种不同的心思：一种是想知道别人有些什么和我们不同的缺点，我们可以加以讪笑；一种是想知道别人有些什么和我们不同的弱点，我们可以不去碰触。前者是恶意的，后者是善意的。当然，也有一种心思是纯粹只为了惊叹与欣赏，但是，无可否认，或多或少，潜意认里总会含有一些要和自己的环境比较一下的心思。

刚到欧洲时，常听到朋友们说起荷兰人的爱干净，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总是要用一种有惊叹号的句子来加强语气：

"在荷兰街上走一天，鞋于上也不会有一点灰沙!"

"荷兰主妇每天都在洗刷！"

"你走到街上一看，每一扇窗户后,都有一个荷兰主妇在擦玻璃!"

事实也好像确是如此，我去过荷兰几次，都是在春天，郁金香开得最高兴的时候，而在每一条街上，总有几个长得很壮的妇人在一遍又一遍地，擦着那扇迎街的大大的玻璃窗。

刚开始时，我确实产生了一种自愧不如的心思，我觉得她们每一家都窗明几净，实在不是我们中国人能比得上的，能活在那样一个清洁美丽的环境里，实在是一种幸福。

一直到有一次，经过他们的一个住宅区，我忽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样是一栋双并式的公寓，可是在中国只需要盖一道公用的

楼梯，就可以使二楼并邻的两家得以出入使用；但是，在荷兰的那个住宅区里，二楼的住户却是每家都各自有一道出入的楼梯，房子盖得并不宽大，因而，在比例上看来，这两道分开盖的供二楼住户出入的楼梯就显得格外狭小了。我的朋友告诉我：

"这样，荷兰主妇才能心甘情愿地擦着只属于她自己那一家的楼梯。"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是，我忽然开始有了一种别样的体认：这样的一种干净美丽，是不是只是一种锱铢必较的民族性的反映而已呢？是不是除了是一种优点以外，也可能是一种弱点呢？

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中国有些脏乱现象是可以原谅或者可以加以赞美，我仍然认为，一个家一个国都能干净美丽，实在是值得羡慕与仿效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上的那一种宽厚的态度，也是别的民族所绝对无法做到，绝对无法比拟的，因而，在面对指那样一种"逼人的洁净"时，我也就不会太自卑了。

其实，世间的每一件无不都是可以有着两面的解释吗？长久的战乱与长久受"列强"欺凌的结果，我们中国人的自卑感确实很重了，因而，在有时并不需要太自卑的则候，仍然无法释怀。

我们的环境是不够干净，我们出外旅行的时候是太嘈杂，我们有很多举止行为是没有公德，我认为，我们是该好好地改进；然而这种改进与向上的心，是应该在一个"为下一代的幸福"的前提之下，才是正确的，而不是，绝对不是：仅仅只为了"怕别人耻笑"。

常看到一些这样的词句："有碍国际观瞻"、"让观光客以为……"，

或者："不要让外国人看了……"等等的语句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和报章杂志上，总会给我一种错觉，让我以为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维持一个表面的尊严而已，很多话的真正含意好像是在说：假如别人没有看到或者不会看到的话，就没有关系，也就没有改进或努力的必要了。

事情难道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难道我们把家里打扫干净一点除了是为了有客人要来以外，不也应该是为了我们孩子的舒服吗？我们的公德心，除了是为了让别人不耻笑以外，不也是为了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生活的好榜样吗？所有的改进与努力，应该主要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如何，应该反而是次要的事情才对啊！

我又激动起来了，把一篇原来是报导欧洲各国风俗与民情的文章写成这样，我实在是"心不由己"啊！

我又激动起来了，把一篇原来是报导欧洲各国风俗与民情的文章写成这样，我实在是"心不由己"啊！

卷五

玛利亚

——而艺术家自己的那颗心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恋恋不舍的东西呢？是他的童年、他的故园、还是他念念于怀的那个古老安静的中国呢？

在布鲁塞尔学画的时候，早上都是人体写生的课，画室里经常有

两、三个模特儿摆姿势给我们画。

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流动性却不太大，就是说：间或有一两个人做不长久，但是大多数的模特都有了好几年的经验，也都是敬业。每天准时来，准时走，休息的时候尽管也会和我们谈天说笑，但是，只要一到上课时间，一走上他的位置，一脱下罩袍，一摆好姿势，他就不再说话也不再动作，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安静沉稳得如一具雕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忍受那个叫做玛利亚的模特儿的原因了。

因为她不但常常迟到，常常籍故早退，并且，摆姿势的时候，从来不能让我们满意。

如果是坐着的姿势的话，还勉强对付。可是，因为她有着一副长而瘦削的身材，所以教授常常要求她摆出站立的姿势。这样的话，在她正面的同学，可以画她瘦削的脸，瘦削的身材，再配上她的很大很黑的眼睛，画面自然就会出现一种美而忧郁的气氛，而在她背面或者侧面的同学，就可以仔细观察她微驼的脊椎，在画布上勾出一条很优雅微微弯曲的线条。

因此，多半的时间，她都是站着的。在开始的五分到十分钟里面，她还算合作，还能努力地保持直立的姿势，努力地睁大她那很黑很深的眼睛，但是，只要时间稍微久一点，她就开始摇晃了，眼睛也时开时闭，有时候还会自说自话起来。

在那个时候，同学们就开始低声埋怨，我也会一阵一阵地觉得烦躁。在画布前面站着的我，和平常时候的我是不一样的，平常的我可

以开玩笑，可以敷衍，可以容忍一切的散漫和疏忽；但是，站在画布前的我，尤其是那个二十二、三岁时的我，那个年轻气盛有着无限的野心，并且因而对自己非常严厉的我，是绝对不能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的。

当然，在起初时候，我还是尽量容忍，可是，到那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她！那天，上课的时候，爱玛带了几个桔子来，那是个教授不在的上午，画室里自然就比较活泼了一点。爱玛剥桔子给我们吃，画室里充满了一种桔子皮的香气。

这个时候，玛利亚忽然说话了，就在画室的中央，在木制的高高的写生台上，她向爱玛说：

"请你给我一点桔子皮吃好吗？"

大家都有点吃惊，很少有正在工作中的模特儿会开口说话，并且开口要东西吃的，而且要的是桔子的皮！

爱玛有点不好意思，赶快递给她几瓣桔子，但是，玛利亚不要，她只要桔子皮，她说：

"我喜欢吃桔于皮，可以提神。"

全班都哄笑了起来，助教也在旁边微笑，真的啊！这个老爱打瞌睡的玛利亚实在是需要提提神的啊！

而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了！整个早上，对画室里的嘈杂，对玛利亚的不合作，对正在画的那张画的毫无进展，对这所有一切的不满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出来。我把笔摔进画箱里，把画箱用力地大声地

关上，然后拿着画布气冲冲地走出画室，无论如何，这样一个本来可以用功的早上是完全浪费，完全空过了。

到了晚上，在宿舍里，在灯下，我又把那张面再拿出来端详，想看一看还有些什么可以努力或者补救的办法。

画布上的玛利亚面对着我，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瘦削和无神的话，她的轮廓应该可以算是很美丽的。

隔壁房间的阿丽丝跑过来找我聊天，她是一间公立医院的护士，比我大上五、六岁，快要结婚了，常常拿些壁纸或者窗帘的样本要我来帮她挑选，给她的新家提意见。

那天晚上，她一看那张画就叫了起来：

"我的天！你把她画得真像！"

我很奇怪，怎么，她认识玛利亚吗？

"怎么不认识，在中学里，她高我几班，长得漂亮，一毕业就结婚了。可是，生了四个孩子以后，有一天，她丈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隔了很久才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寄了封没有回信地址的信来，说对不起她，劝她把四个孩子送到育幼院，你看！有这样荒唐的事！"

阿丽丝说着说着竟然笑了起来，是啊！她的未婚夫每天下班以后都会来找她，两个人甜甜蜜蜜地说上好多话，她怎么能够忍受玛利亚这样荒唐的婚姻呢！我只好要求她再说下去。

"去年、我在街上碰到她，如果不叫我，我还真不敢认她哩！她说，她拚命也要保住这四个孩子，绝不让他们遭到分离的命运。她已经学会了开电车，所以，你别小看她，她白天去你们学校做模特儿，

晚上可就是夜班电车的女司机哩！"

一个非常瘦削的女人穿着暗色的制服，在驾驶台后面强撑着她的深深黑黑的眼睛，从薄暮一直到午夜，开着一列古老又笨重的电车，在布鲁塞尔狭窄的街道上反覆地行走着。然后，在第二天的早上，再匆匆地赶到艺术学院明亮的画室里，在一群骄傲的、残忍的，要求很严格的年轻人前面，脱下她所有的衣服，脱下她所有的曾经有过的理想和美梦。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四个幼小的孩子，在失去了父亲之后，不再失去母亲，失去他们的家，他们那惟一的卑微的依凭。

从那天以后，我一直不太敢正视玛利亚，在她的面前，我一直不太敢抬起头来。

老伊凡

到今天还能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坐在巴塞隆纳港的山坡上，面对着辉煌的落日时，曾经有过一颗多么踌躇志满的心。

那一年，我离家到欧洲去读书，船行了一个月，终于来到欧洲大陆。巴塞隆纳之后，就是马赛。我要在马赛上岸，然后坐火车去比利时，如果可以通过入学考试的话，我就可以正式进入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上课了。

多好听的名字！多美丽的命运！从十四岁就开始学画的我，从艺术科、艺术系一路学上来的我，终于可以进入欧洲一所古老的艺术学院了。美梦终于成真！而我还那样年轻，眼前有着无限的可能，只要

我肯努力，只要我肯拼，我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

那天天气特别的好，坐在山坡上，看夕阳冉冉落下，我心中却有个辉煌的美梦正在逐渐升起。

所以，在见到老伊凡的那天，我就非常非常看不起他的。

老伊凡是莉莉安的朋友，莉莉安是我的室友，也是艺术学院的同学。祖籍波兰的她，虽然从上一代起就定居在比利时，但是，只要谈起话来，还是什么都是波兰老家的好。

听她说来，老伊凡是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家，终于在为着一个理想而努力：想找一个美丽的模特儿，雕出一座最美丽的木雕女像。年轻时为这个原因走过了很多的路，十年前终于定居下来，开始雕他的女像了。

当然，他是波兰人，就住在布鲁塞尔的近郊，莉莉安一直认为，我应该去拜访他。

我们去的那个晚上，布鲁塞尔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路上积雪很厚，每走一步都会陷下去，我的薄靴子都湿透了，裹在脚上好冷，可是想着是要去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心里就有种沸腾的感觉了。

而老伊凡却让我那样失望！

不过是一间简陋的公寓，不过是一个高大笨拙的老头子，不过是一大块竖立着的粗糙的木材，在那上面，隐约可以看出一座女体的轮廓，但是刀法之拙劣，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业余者之手，从来没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在我这个行家的眼里，整件作品因而显得非常的幼稚和可笑。

当然，我并没有显露出我的失望，可是我也不甘心像莉莉安那样盲目地称赞他，我只是安静有礼地坐在那里，微笑地随便说几句好话而已。

老伊凡却感动得不得了，认真地向我讨教起东方的木雕艺术来了。他大概有六十好几了，是那种可以做我爷爷的年纪，但是，也许是整个东方的文化在我身后做背景的缘故，他对我的态度非常恭敬，而我和他聊着竟然也自觉得权威起来了。

在拿过咖啡拿过酒来招待我们之后，他兴致很高，又拿出一本相簿来给我们看，说这是他年轻时旅行各地的纪念册，是他最珍贵的东西。我心想能够看一些各地的风光也不错，有些美丽的相片看看，也勉强可算不虚此行了吧。

但是，他又让我失望了一次。打开相簿，并没有一张相片，只有一些乱七八糟贴着的东西，有车票、有树叶、有收据、还有一些怎么样也叫不出名字来的物件。

而老伊凡开始一件一件地为我们解说了，声音很兴奋。他说这张是他在旅程上买的第一张车票，那张是他住进一间忘不了的旅馆后的一张房租收据，因为在那一间旅馆里同时住着一个很美丽却很忧伤的单身妇人，而他一直鼓不起勇气去和她说话。这几片叶子是他在阿尔卑斯山上采的，那天他看见满山野花盛开，但是他实在下不了手去采摘其中任何的一朵，只好采了几片叶子来做纪念。这一小块碎布又是……

我已经很不耐烦了，老伊凡却仍然不肯停止，我偷偷抬眼看他，

忽然发现，有些什么不大一样了。好象在所有的记忆重新回来之后，他整个人变得年轻柔和起来了，原来苍老失神的面孔在诉说时竟然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采来。

在那刹那之间，我的心里也好像有些什么不大一样了。虽然我说不上来到底是些什么，可是，起码在和他握手道别的时候，年轻的我是很认真向他道谢的，谢谢他给了我一个可贵的夜晚。

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他，常常会突然地想起他来。而一年一年地过去，我发现我越来越无法确定，到底谁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我？还是他呢？

表面上看，好像应该是我。受过那么多年的训练，画过那么多张画，开过那么多次画展，专业方面的知识我大概都懂一点，一切成为一个艺术家该有的条件我都具备了，不是我，又该是谁呢？

可是，如果好听的学历只会使我变得骄傲起来，如果长期的训练只会使我变得过分自信，不肯再虚心地去观察这个世界；如果我逐渐沉溺于名利的追逐而无法自拔，终日患得患失，那么，那种当初刚刚开始学画时的单纯的快乐将会离我越来越远，再也不可复得了。

真的，我越来越无法确定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呢？表面上的一切好像我都有了，可是，那最需要的一点呢？那在最深最深的心里，对这个世界的诚挚的热爱、强烈的感动和谦卑的描摹，在一个艺术家最要具备的那些真诚的条件上，我哪一样能够及得上老伊凡呢？

我又有哪一点能够及得上他呢？

阿克赛

阿克赛先生原来有个很长的名字，可是，那种东欧人的长名字实在很难发音，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时，我"斯夫斯基"地拼了半天也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来，人可是已经咬牙切齿地把脸都憋红了。

阿克赛先生看到我的窘态，当时就呵呵笑了起来，把我一把搂住，频频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

"好了！好了！你已经通过测验，不要再努力了。我的朋友干脆给我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这样，你也和他们一样，只要叫我'阿克赛'就好了！"

就这样，我也变成他的朋友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事。那年夏天，我在瑞士温特吐城开放汤河大赛先生是当地的艺术家的作品，回去之后，写了一篇画评，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那天早上，在画廊里，朋友替我们相互介绍，五十多岁的他和二十多岁的我就因为这一篇画评成为忘年之交。

阿克赛先生和池的太太都是南斯拉夫人，二十年前来到瑞士，就在温情吐城定居下来、他们有三个孩子。那天，在画廊里他就一再邀请我，要我有空去他家作客，看看他的家人，当然，还要看看他的雕刻作品。

我去了，同行的还有邀我来开画展的瑞士朋友，我们两人到了阿克赛先生家里的时候，全家大小都已经热烈地等待着了。

房子在市郊，很小却干净明亮，院子里有一棵大苹果树，太太是

那种很安静而且有丰怕羞的内向的妇人，孩子们却一个个都很开朗和有礼。

他们实在是一个很幸福很欢喜的家庭。我当时心里就这样想：谁说艺术家就不能养活妻小呢？谁说做一个艺术家就一定要把全家都陷进绝境里呢？一个虽小却温暖的家应该也是艺术家可以达到的理想吧，像阿克赛先生这样不就很好吗？

参观了阿克赛先生的工作室以后，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真的，他的工作室虽然很简陋，可是里面的作品却一样比一样精彩。他的雕刻方法是一种金属的焊接，我最喜欢的是那座叫做"小丑的梦"的雕像，一个与人等高的小丑单脚骑在独轮车上，另外一支脚向后微微仰起，为了保持平衡，上身与双手都向前倾斜着，头却又做向后仰，整座雕像有一种不断在行进的感觉，银白的金属打磨得很光亮，发出一种轻柔的光芒，小丑似乎在梦中不断地踩着滑轮，向前滑行飞翔，闭着眼睛的脸上有着一一种幻梦般欢喜而又平和的神采。

我在这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阿克赛先生一直沉默地站在我旁边，最后，他轻轻问我：

"喜欢吗？"

"好喜欢！"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就开始微笑了，用手抚摸着光滑的雕像，他又问我：

"你不觉得我们有时候和这个小丑也没什么分别吗？"

这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工作室里，其他的人都没有进来，大

概，工作中的艺术家也总有一些禁忌的吧，就算是亲如家人，也不一定能分享他工作中种种情绪的变化。此刻的阿克赛先生已经不是刚才在客厅里和在苹果树下的那个快乐慈祥的父亲了，在他的眼神里有着一些我不大能了解却又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好像有点自嘲，却又有点忧伤。

年轻的我，虽然不大能明白，却直觉地开始想安慰他，于是，我把我的刚才的感觉说了出来。我说了一个艺术家能以自己的作品换来全家的幸福快乐，实在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我急着想向他表示出我的羡慕和钦佩，还有我的同情和安慰。

X克赛先生唇边的笑意更浓，眼里的忧伤也更深了。他牵着我的手，带我来到工作室的一角，那里有个很大的平台，用灰色的帆布复盖着，他把布打开一角，给我看布下的东西，那是一块扁平而略呈长方形的岩石，他对我说：

"我的雕刻作品并不足以养活全家，我真正赖以谋生的工作还是为人雕刻墓碑。"

说完了，大概是怕吓着我了，所以他很快地又把帆布放了下来。

可是，我已经忍不住了，眼泪霎时扑簌数地落了下来，落在还留有石粉的地上，一滴一滴的印子变得好清楚。这个时候，阿克赛先生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你为什么要哭呢？能够以雕刻墓碑的工作让一家人得以温饱，让我可以放心地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是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又有多委屈呢！

"怎么会呢？在我决心要做一个艺术家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条长路，一切的辛苦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我今天只是想把人生的真相告诉你，你这样年轻，对艺术又这样热情，充满了憧憬，我很怕你在受到挫折之后就会马上放弃了一条原来应该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也许是明白了，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我也许终于开始明白，一个艺术家可以同时面对的两种世界了。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

从画里看现代人生

好怀念刚来台湾时那些竹篱编成的围墙。

那个时候，我们与所有的邻居之间，都只隔了一道稀疏的竹篱，在院子里的一切活动，大家都能看得到孩子的粉红衣裙，笑声或者哭声也都变得非常的亲切熟悉。

可是、今天的我们，因为大家都如此，都要住在厚厚的砖墙里，都要在玻璃窗外加上了粗糙的铁窗；所以，在城市里的居民，也不得不把自己紧紧地锁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邻居"已经跟着变成了一种冷硬的名词，不再能给我们以任何与阳光、花香、孩子的笑声有关联的印象了。

不少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地把自己封锁起来，无论是无可奈何或者心甘情愿，有形或无形的樊笼永远存在在我们周遭。在生活里，人类还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条件来划分界限，条件相差得越多，那界限便

画得越深，无形的墙也筑得越厚。终于形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艺术家敏锐的心灵首先对这种现象起了反应，在很多现代绘画与雕刻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这种人与樊笼之间的挣扎。

沙金（Z A D K I N E）在一九四三年作成一件题名为"女囚"的雕塑。女囚们的双手伸出在坚硬冰冷的铁槛之外，脚也正尝试着迈出来；但是，这个雕像给人的最初的感觉，却好像女囚的身体与铁槛已经合而为一了。两个女囚的面部表情各异，但是都充盈着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只是，樊笼与赤裸的身体互相纠缠，暗示着这是一种自我的禁锢。

在沙金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挣扎与渴望的痕迹，而在玻维赫里（P E V E — R E L L I）的，"自闭的人"里，人与铁槛完全溶合，在这张画里，给人一种静止，退缩的感觉，樊笼已经不是从身外加入，而是从身体内部向外筑成的了。

这张画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美丽安静的爱尔兰女孩，在夏日阿尔卑斯山仍有积雪的山谷里，向我说的那一段话：

"你知道，我有时候真想把自己封闭起来，能够离人多远就多远，能够藏入多深就多深。不思不想，只求别人能够把我忘记。"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她是一个好像很能适应这个社会的女子，功课很好，能力很强，在大学里一面做助教，一面修数学博士的学分，除了稍嫌安静之外，并没有任何异常的现象。事实上也是，放眼我们周遭，很难看得出来哪些人是真正适合这个社会，而哪些人并不是。或者，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努力扮

演着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有时候是自觉的，有时候却是不自觉的。

我们在周遭，有着无数的樊笼、无数的规则像森林一般竖立着，无数的界限像无数的门，人生永远在等待与渴望之中，可是，开启了一扇门之后，另外一扇门又呈现了出来。廖修平在他的版画里，曾有过一段时间，反复表现"门"这一个主题，想必是有他的深意吧。

这个世界对廿世纪的人来说，似乎充满了门与樊笼，艺术家因此也无法不反映出这一种苦闷。

呐喊·不安

再安静的湖水，也有汹涌不安的时刻；再安静的丛林，也有呼啸怒吼的时刻。安静而绝望的人类，在遇到外来的强烈刺激，或内心情绪达到饱和时，也会忍受不住而发来自心深处的呐喊。

在孟克（MUNCH）的作品里，常常利用一些战栗不安的线条，来加强画面的不稳定与狂热的气氛。在他那张"呐喊"里，这种线条特别强烈，身后跟随着两个魅影似的陌生人，在桥上夕照的光辉中，画中的主角双手高举，不得不大声呼叫起来。画家将他安排在右下角，面对着他再无空隙，再无去路，而暮霭沉沉，他将何以自处？

在培根（BACON）的作品里，也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的人像虽然是一种故意的安排，人脸总在动态之中，模糊不清，使人觉得画面上的主角总是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窥视，不停的动，停不住的不安。

培根酷爱在黑色背景上刷下青灰色的铁槛，在槛内的人张着嘴，似乎在发出无声的呐喊。

叔本华在他的生存空虚说中这样表示："我们在生存，除了'现在'渐渐消失外，再也没有可供立脚的任何基础；所以，生存的本质是以不断的运动作为其形式。我们经常追求的'安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生存，像走下陡坡的人一样，一停下来就非倒下不可，只有继续前进，以维持不坠。它又像放在指头上取得均衡的木棒一般，也如同运行不绝的游星，游星如停止运行，便立刻坠落在太空之中。——所以生存的形式是'不安'。"

每次看到一些西方现代绘画，我就常常很庆幸、我幸好是个东方人。

真的，在东方的思想体系里，"安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就算是在运转的宇宙里，人类也应该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们中国的先哲给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成功的试探，不是东方人是不容易领会其中精髓的。可惜的是，中国的现代画家却无法很成功地把这种安静的感觉表达出来。

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了。

孤独

佛洛伊德认为："我们内心的活动，常与出于想像的作品，有不谋而合之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在观赏艺术作品时，能感动我们的，通常也就是早已埋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些感情，我们所观赏的，并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作品，而是艺术家把我们内心的活动重新在画面上安排出来，再等待我们去认同罢了。

其实，人心原是相通的，我们本来可以和人人坦诚相见，一起分享欢乐与悲哀，生活会容易得多。但是，这种理想并不容易达到，人类天性多疑，一般人都以透露私己的感情为耻，一旦失常透露了一点，也会马上感到悔恨，会千方百计想法子去弥补。童年的天真逐渐被冷酷的人世所污染，赤子之心逐渐消失，日甚一日，终于使我们变成一个又一个孤独的个体。

在德尔浮（D E L V A U X）的画中，便常有这种感觉出现，在他一九四二年画成的油画"美人鱼的村落"里，描绘出一条长巷，八个面目相似，衣着相似的长发女郎，面对面坐在门前。阳光普照，远处海滩上美人鱼群正在戏水，近处这些女子却安静地端坐，双眼空茫地向前瞪视，不向任何人显展出友谊的表示。整张画面虽然安排得很拥挤，但是中间的一条空巷却因而有了一种极度的孤寂。

好几年前我也画过一张题名为"晨愁"的油画，整个画面是一种灰蓝与灰黑，只有中间人物透明的身影上有一块晴朗的天空，天空下有一棵孤独的树。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处不敢向别人展示的园林，而对艺术家来说，这处园林就有如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一个亟待挖掘的无画宝藏。

孤独的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思想，却不知在每个角落和每个时间里，都有其他的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和他同样的孤单。有一天，终于有一个艺术家唱出了一首寂寞的悲歌，这一首歌在开始时也许带点犹疑，声音很轻，但是唱到中途，就会有新的声音加入，有了新的朋友，歌声越来越大，终于四谷回响，变成了一

首热情的咏歌。

就这样，透过一个艺术家的彩笔，使人类发现，自己一直隐瞒着的，并且还会引以为病的思想，竟然有了同伴，竟然有了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解释；因此，在艺术品之前，孤独者找到了心灵上的契友，世界也就会比较美丽了。

乡愁

我们一般人解释乡愁，总是把它固定为对故乡的思念，我却比较喜欢法文里对乡愁的另外几种解释——一种对已逝的美好事物的眷恋，或者，一种远古的乡愁。

我喜欢问我的学生：

"每当夕阳西沉，大地昏暗的时候，如果你正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里纵然周围有人群、有房屋、有灯光，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惶惶然不安的感觉呢？"

每次，大约总有一半的学生和我有同感，那是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夕阳将落未落，暮霭苍茫，心中会有一种不安与疼痛的感觉。走在路上，只觉得故国河山如云雾般从脑海中升起，而对母亲的渴念，对童年的追忆，也如丝如缕般来到心中，平日梦中求之不来，今日眼前挥之不去，乡愁与夕阳之间竟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吗？

有美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心中有一些情绪源自古远的遗传，就是所谓集体的潜意识，是由遗传的力量所形成的心灵倾向。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承认尾椎骨是一种早期演化中还留在我们身上的一些遗迹，那么，在心灵的深处，应该也同样还保留了一些线索，

是我们还不大能确定的一些感情与思想，来自古远的初民。

而乡愁，一定也是这样发生的吧。现代人的心灵之中，一定还有些和古远的先民相通的东西，于是，在日暮昏黄时，和古老穴居时代的人一样，我们对家的眷恋与对黑暗的恐惧同时出现，想到家，因为它是个安全的象征，而母亲的怀抱，就是我们所有哺乳类生物最原始的一种安慰了。

因此，尽管我们是处身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或者是在笑语喧哗的室内，仍然会在夕暮时袭来一股乡愁，那份忧郁的感觉渊源于上古时代，却因文明的发展、世局的动荡而显得更加尖锐，更加突出了。

每个时代都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偏见和心中的弱点。在马格里特（MAGRITTE）一张题名为"日日"的油画里，有一种很清新的意味，在一层又一层深蓝浅蓝的山峦前面，是一片长着荒草的坡地。假如没有那一张透明的面孔出现的话，整张画面也不过只是一幅安静美丽而又单纯的风景画而已；但是，画家一添上了那一张没有外轮廓的面孔，整个画面就充满了一种追忆的感觉，山峦与烟云都因此有了更丰富的生命，变成了每一个现代人都失落了的梦中家园。

又像夏卡儿（CHAGALL）的作品，在特别甜蜜的色彩里，描绘出他对老俄罗斯的怀念。几十年的流浪生涯虽然使他的笔触带有一种淡淡的酸楚，但是透过画笔，童年真纯美丽的时光仍能倒流，带给爱好他作品的观众以无限的低徊与欣喜。

又好像抗战时的那一首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尽管很多人的故乡并不在长城之外，但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命

运，使得歌曲里的乡愁变成了众人的乡愁；于是，歌声就成了一种象征，歌声一起时，那梦里的故乡就让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了。

战争

一九四〇年的夏末，在法国一个叫做拉斯格（L A S C A U X）的小地方，四个从十一岁到十七岁的男孩子奔跑在丘陵起伏的田野上，到处搜寻他们走失了的小狗。其中有个小男孩忽发奇想，要钻到岩石中的一个隙洞里去看看。他们滑下一个深有六、七公尺的狭窄通道，进入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洞里，果然，小狗在里面，又叫又跳地迎接它的主人，孩子们都很高兴，其中有一个，一面笑、一面划火柴准备找出路。

他划的火柴带我们所有的现代人回到了一万五千年以前的世界！

火柴的微光闪起时，一万五千年以前初民的艺术作品就在岩洞的四壁甚至洞顶上俯视着他们，在火光的照耀下，色彩鲜艳，所画的兽类栩栩如生。

其实，在那样原始的世界里，就已经满布着战争的阴影了。人要与天争，要与兽争，最后，也要与人争。墙上的绘画，有人说是狩猎之前他们总要聚在一起祈祷，然后由祭司把预定猎物画在墙上，视民深信这样能控制野兽，在猎人与猎物相峙之时，能产生出勇气，加强了征服对方的可能性。

这些壁画给我们一种证明，远自穴居时代，绘画就能带给人类以安慰和希望。

不是吗？一万五千年以来，在这地球上何时没有战争呢？不管用的是很简单的或者极复杂的武器，不管是因为任何的藉口，这么多年来，战争何尝有一日止息过？人类何曾度过一天绝对平静的日子呢？

对现代人来说，面对死亡的威胁，也许不会像如民那样频繁和直接，文化也因此才能逐渐变得繁富与精致。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是两次浩劫，浩劫过后，人类才忽然发现，原来生命可以变得这样荒谬与脆弱，廿世纪的人因此而失掉了对人类价值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曾是十九世纪的人类所引以为荣的一切的基础。

在这个时候，不甘心的，仍然是那一群心灵特别敏锐的艺术家们，他们在战火的废墟里翻寻着，渴望能找出一种让人类重新生活下去的安慰与希望，渴望能重新找回人类的尊严，重新找回对生命的信仰。

这样的一种努力有时候在外表并不容易被别人察觉，甚至常常会因为夸张和非理性的举动使大众产生了误解，就像那些从一开始就以叛徒姿态出现的达达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达达派，就像一群走在绝路上的青年，面对着传统的高墙，奋不顾身地撞上去，虽然撞不出一条生路，但是，却让后来的人认识了那面墙，看清了那面墙的阻碍，从而设法走出另外一条新的路来。所以，达达派的嘲讽，以及他们的荒唐行径，也有内在严肃的一面，足可发人深思。

但是，艺术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现代人的生活从艺术作品里的反映到底有几分真确性？这些都是需要有几十年年的时间距离才能仔细观察上来的，我们此刻正处在一个漩涡里，所有的答案，所有的流

派，都混合纠缠在一起，一时之间是无法理出一条脉络来的。

战争给人类的影同既深天远，除了那如恶梦般的几年使你无法喘息之外，等到战争过去了，在你心里，在你周遭，那些不能看见，不能捉摸的阴影还不知道有多少！

在达利（D A L I）的画中，我们常见到这种阴影。粘湿，不快的东西，紧紧贴在你的肌肤上，面向着沙漠的背影总是残缺的，支撑着拐杖。而在荒漠无人的广大空间里，有无邪的少女正揭起一块如水般透明的帘幕。

另外，沙金（Z A D K I N E）一九五四年的作品："一个被摧毁的城市的纪念碑"，也给战争下了一个注释。有一年春天，刚从姹紫嫣红的郁金香花展里畅游出来，来到鹿特丹的港区里，我看到了这一座深色的雕塑。一个高举双手仰天呼号的巨人，从心到腹却是被劈开的分裂着，她挣扎着的躯体好像在抗拒这残忍无情的浩劫，衬着后面的蓝天白云，给人一种庄严而又悲哀的感觉。

站在雕像前，我热泪盈眶，怀中原来缤纷的郁金香花束也在霎时失去了所有的颜色。

战争原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的。

席德进

最早看到席德进的画，大概是我中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在杂志封底的，好像是油画的相片，海景型长长的尺寸，格子地面，在画的右前下方一对男女用舞蹈的姿态相拥在一起，男与女都有着一

双又浓又黑的眼睛。为什么曾注意到，是因为画家姓席，名字里又有个德字，和我姊姊席慕德的名字竟然有两个字相同，觉得很巧、很有意思。

看他的画展大概是大学了，黄主任带我们去南海路的美国新闻处，那年我好像不是大一就是大二，所以黄主任并不认识我，可是因为我刚好走过他身边，他就叫住我，要我仔细欣赏眼前的那一张作品。

"仔细看看！多有力的线条！"

那是一张蜜黄色的少女像，黑色的轮廓线很强烈，黄主任微侧着头、眯着眼，一直在称赞着那张画。

那次大概是席德进很成功的一次个展，在当时，他已是个锐不可当的青年画家了，会场里人很多，有人叫着说："画家来了。"于是很多人就挤过去，那时候还很怕羞的我不敢和人家挤，于是，始终没看到画家是个什么样子。

大四时，开毕业美展，我初中时的一位张老师来看我的作品，我陪着他整个会场走了一遭，送走了他以后，几个同学跑过来说：

"怎么？席德进来看你的画展啦？"

"谁说的？"

"别班同学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席德进。"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久以来，我总会遭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总有人问我：席德进是不是我的父亲？是不是我的哥哥？和我有什么关系等等，开始我还会耐心地回答，问着问着，我就有点烦了：

"他做我爸爸嫌年轻，做我哥哥嫌太老！"

问的人似乎觉得，在绘画界里不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姓席似的，所以非得问问清楚不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遭遇到这种困扰，可是，等我出国回来以后，席德进也开始遭到这种困扰了，等我认识了他以后，才知道，有很多人问他，席慕蓉是不是他的妹妹？他用四川话很得意地说：

"我的朋友说，如果席慕蓉是我妹妹的话，他们才买她的画。"

好家伙！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画卖得不如他的，原来有这样一种心态在。

可是，在当年，在席德进年轻的时候，画也不是那么好卖的吧？记得他那时候画了很多鸭子，在社子那一带的浮洲上，就是他写生的好去处，画完了鸭子卖给美国人。我对他那一阵子的画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家住北投，每次坐公路局车上学，快到动物园时就可看到一片他水彩画中的景色：竹林里的小砖房，房前稀疏的栏杆，栏杆前白白胖胖的鸭群，鸭群总是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水纹总是那么轻轻浅浅地勾上几笔。

那一阵子他也画人像，画了很多贵妇人，我在比利时的时候，中国小姐林素幸过境，我以学生代表身分陪她和她的监护人玩了几天，那位监护人就是请过席德进替她画像的一位，他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不过，最后加了一句：

"大家说他画的像都比本人好看，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找他画像。"

其实，在席德进的人像作品里，有好多张都是很有分量的，那像画诗人周梦蝶的那一张，画家庞伟的那一张都很传神，很有力。不过，

也有几张油画人像实在很闷，好像画家并不想画，可是又不得不画的那种感觉都在笔触之间显出来了。

什么时候，一个画家才能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必为了生活去勉强自己呢？

他在巴黎的三年，一定也会好好地想过这个问题吧？他回国以前，经过布鲁塞尔，我仍然没有遇见他，不过看到了他为文参处傅太太画的铅笔人像，傅太太说：他在蒙马特为游客画人像速写，生意很好，可是心里很气，越想越不对劲，终于决定要回来了。

当然，在法国的中国画家，仍然有很多人有很杰出的表现，不是每个人都像席德进一样，在蒙马特生闷气的。可是，也因为如此，那些人就不再回来了，画的东西有些也离中国同胞越来越远了。

而对席德进来说，他的回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我总觉得，他的画真正开始显出特性，是从他回国以后开始的。

他大概比我早几年回国，我回来以后，常听别人说起他的水彩，在我的印象里，他的水彩大概不是些汽车就是些鸭子吧，所以也没去注意看。直到有一天，去鸿霖艺廊，看到了他画的一墙的花，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才能形容他画的花呢？白色的兰、红色的凤凰木，都在一种柔阴里，深绿浅绿的叶都好像是沁在画纸上的一种温柔的梦境。而白色的花那样秀美，那样芬芳，红色的细碎的花瓣又那样厚重，那样庄严。画家是用一种酣畅的欢乐在歌颂生命，用大自然里怒放的一切来表达他自己的力量。那一种收放自如浑厚饱满的力

量。

开始羡慕起他来了，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他用的水彩纸是国外来的名厂出品、于是，也到美术社去买上几张同样的纸，回来也试着画了几张，却没有一张成功的。

本来也是，"成功"不是这样方便的一件事，不是说有了一样的材料，用了一样的方法就可以出来一样的作品的，世间任何有轨迹可循的来都已经是这样了，更何况是"艺术"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呢？

那一阵子以后，听说席德进买了一部红色的汽车，常常一个人开着到处去写生，画了很多台湾的风景。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好像是在说，有些人画台湾的风景，以为就是能表现出台湾的乡土特色来，可是，因为那些人并不是台湾人，所以，他们画的风景也不过是一些乡愁的作品，换了一种面貌出来罢了，不能算是真正的台湾风景。

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也忘记了文章中文句的正确排列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当时看了，心里很难过，大概因为自己也是属于漂泊的灵魂里的一个，总想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停下来才能开始生活，开始去爱与被爱，而在表露了那样多的心意之后，却又被人冷冷地硬硬地隔开。而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隔了二、三十年，就是要再回去，恐怕也又是一种陌生的开始。命运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呢？我们该放弃还是该挣扎呢？该再度去漂泊还是该留下来奋斗呢？

席德进是留下来了，并且，以他的画笔，一次次地展现出他对这

个世界的热爱。他是对的，没有什么比一张画更能说明艺术家的胸襟了：生命应该是广大无私的、应该是无分彼此的。

终于，在台中他的画展上和他见了面了。向他自我介绍以后，他就开始问我怎么会姓席？同时说他的席是四川的席，有家谱可查的。

我记得我当时是笑着向他说："很抱歉，我的席是翻译过来的，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家谱的。"

看他一脸不太高兴的样子，我也不太高兴起来。真是没意思，早知道自己不要过来了，大年下的，讨个没趣又是何苦。

所以，以后在画展上见到他，我也不怎么打招呼了，了不起点个头，寒暄几句就是了。

等到我在美新处开画展时，有一天，他来了，和我说了很多话，并且还一直夸赞展览会场很理想，他说：

"我觉得这是台北最好的展览场地了。"

那时候是民国六十六年的年底，后来我才知道，我展览完以后，就是他的展览，怪不得他会说这个场地不错，我不禁恍然大悟。

那次展览，他画了很多金门的老房子，并且展出很多他称为现代国画的作品，我并不很喜欢，我仍然想看 he 画的花，不过已经不大看得到了。

可是，他开始画出很多山来的时候，我又被他的水墨一般的画面吸引住了，那样的山，那样的水，真是只有东方人笔下才能表现出来的质朴与空灵，听说他每次都是写生的，一个人开着车子到处找，哪里有好景致就在哪里停下来，多么逍遥的日子啊！

而"逍遥"也是要用很多东西去交换的，不是那样随便就可以拿到的，在生命之中，要肯"舍"，才能"得"。有一个画家住在国外，好像在一篇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上写着：他平日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有需要时，才画一些画，然后把画卖了以后，够温饱就可以了。有些年轻人很钦佩他的说与做法。可是，事实上，他是可以不必为五斗米折腰的，因为他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出去为生活奔波，让全家可以温饱，让他可以高兴起来，才去卖画。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很受不了一些专唱高调的男士。为艺术而牺牲也许是对的，但是不能让全家为你而牺牲。所以我很钦佩那些用各种方式来维持家庭的生活，然后再坚定地画自己要画的艺术家人，他们当然会比前者生活得更辛苦。也许要为五斗米折腰很多次，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活得最尊严的一群。

要不然，像席德进这样，一个人独来独往，把所有的日子，都摆进画里去，摆到一个无人能靠近的境界里，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了吧。

他这次为了六十岁生日的展出，我去看了，那几天我正好在开自己的画展，可是，那天下午，我还是溜了出去，去参加他的开幕式，恐怕是受了李泽藩老师一句话的影响。白发苍苍的李老师和师母在看完了我的画展之后，站起来，说要去席德进的画展。我当时还劝了几句，我的意思是说：开幕式人一定很多，老师何必去凑热闹。想不到老师脸色一正：

"人多是别人的事，我去是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我心中一凛，可不是吧？席德进应该是一个画了一辈子的画家，应该是要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的了。不在这个时候去，要什么时候才去呢？

于是，我去了阿波罗，去了龙门，去了版画家，在每一个签名册上我都恭敬地写上了我的名字，仔细地看了他的作品，在龙门时，正好碰到他要走出会场，旁边一位画家笑着对我说："刚好，你赶快上去和他合拍一张，你们两个人都姓席嘛！"

我回答他说：我还是站在旁边的好。本来也是，我这么多年也从未和他说过几句话，我应该是站在人群中的一个才对。

他被人簇拥着从我身旁走过，并没看见我，身中穿着黑色绣花的中国衣服，表情很严肃，人瘦了好多，可是眼神依然凌厉。我心里忽然觉得很慌，眼眶酸痛，不过，人那么多，我还是尽量忍住了。

在版画家看到一位教授，我向他说出我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很悲哀、很害怕，可是他反问我：

"又有哪一个人不会有面对这样的情况的一天呢？"是的，可是，又有多不甘心呢？教授指着墙上的画说：

"所以，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命运的一种抗议吧。"

看到墙上那样悲壮又那样恬淡的山与水，余光中的诗就来到我的心中了：

与永恒拔河

输是最后总归要输的

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
于是游戏终止
——又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但对岸的力量一分神
也会失手，会踏过界来
一只半只留下
脚印的奇迹，愕然天机
唯暗里，绳索的另一头
紧而不断，久而愈强
究竟，是怎样一个对手
踉跄过界之前
谁也未见过
只风吹星光颤
不休剩我
与永恒拔河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面开车，一面想着这首诗，想着墙上的那些画，想着席德进孤单的一生，想着他的悲壮的反抗，热泪终于流了下来。

是英雄啊！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啊！在他寂寞地奋斗的路上，有谁扶持过他一把呢？我们可以说他孤僻，说他狂傲，说他对金钱的计较，然而，在他咬着牙为一个理想而坚持着的时候，又有谁会安慰过他，帮助过他呢？

有谁想过，他也会是父母怀中爱娇的孩子，他也会有过一段黄金般的童年，若他自己不说出来，我们有谁能知道他的悲欢离合呢？

有谁能知道，在那样冷酷刺人的外表之下，也是藏着一颗一样柔软的心呢？我们之中，又有谁会试着真正去了解他呢？

不过，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勇者必先要能忍受孤独，也许是因为他肯"舍"，所以他才能"得"。

而在这世间，有什么是他真正想得到的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去问他，在这里，我只能写下我心里的敬意。我知道的是：这是向一位孤独的艺术家的敬礼。

永恒的盟约

——读丰子恺的"护生画集"

平日虽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却也并不是见什么都会感动的那一类。可是，一套"护生画集"放在案头，看一眼就有一眼的酸热，翻一回就有一回的柔情；所以，我想，世间事大概都能从这里得到一些解释了。

我不是佛教徒，虽然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自然而然地对佛教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但却不是因为这样而感动的。我的意思是说：一本画感人之处，有时候是它的文字、有时候是它的内容、有时候是它的插画；而这一套护生画集感动我的地方，却是从第一集到第六集之间的五十年的时光和所有的沧桑。

想一想，五十年的岁月里，一个艺术家大半生的时间，都是为了

还一个许下的心愿而努力；努力地搜集材料、努力地构思、作画、配诗；所为无他，只因为曾经答应过一句话："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只因为要向他年轻时就跟随着的老师表达他的敬意与爱意，于是，从卅一岁画到七十八岁。想一想，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为了实践一个永恒而美丽的盟约，在升平时代，已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更何况是身在五十年来的中国，那个我们都知道的历经千劫百难的中国。

因此，艺术家所受的苦，也必更千百倍于常人所受的苦了吧？因此，这套画的最后终于能够出版，并且能够放在我们这么多中国人的案头，应该也可以算做是一个神话般的奇迹了吧？但是，你能说它只是神话而已吗？在这么多寻找它、推介它、印制它、保存它的有心人所做的种种的努力之后，你能说它仅仅只是神话而已吗？

要怎样来形容这些人的努力呢？我想，这世间一定有些事是我们所无法了解，最后恐怕也只有相信，是有一种超乎一切之上的力量在安排着我们所有的一切了吧。

丰子恺如果是在一九七五年以七十八岁高龄逝世的活，那么，他在一九二八年的时候应该是三十一岁。为了向他的老师弘一大师祝贺五十岁高寿，他画成护生画集五十幅，请弘一大师题字五十页，就是整个事情的开端。

弘一大师在没出家之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位才艺超卓的李叔同先生，丰子他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是他的学生，向李老师学习图画和音乐；大师出家之后，又能有机缘在一九二七年再拜大师为师正式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因此，弘一大师可说是丰子恺的经师

与人师，而丰子恺对老师的服膺与尊敬，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一九三一年冬，他画成护生画第二集六十幅祝弘一大师六十岁的寿庆，于是开始师生相约，以后每隔十年续绘一集，每集增加十幅诗与画，就是说：七十岁画七十张、八十岁画八十张、一直到第六集，一百岁画一百张算做是盟约的圆满完成。

然后，老师就去世了，然后，世乱如潮涌而来，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都勉强地在大陆或在海外印行了，在最后的几年，丰子恺不敢再信守十年画一本的盟约，不是为了不愿，却是为了怕"不能"。于是，他提前作画，悄悄地完成了百幅作品，因此而终于能够依约在第五十年时，出了第六集，纪念了弘一大师百岁冥寿，而作画的那个虔敬的学生，却早已在书出的四年之前去世了。为他印行四、五、六集的新加坡菴葡院的广治法师在第六集的序文上把整个五十年的经过细细写来，真是令人觉得心酸，而他在第五集的序文上记载了一、二、三集的散佚又复得的故事，又令人觉得安慰与欢喜。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让人心酸，却同时又感到安慰与欢喜。我们中国有句最常说的话："皇天不负苦心人。"应该就是这种感觉了。要你在终于做到，终于成功了的时候，回首前尘，竟然会忍不住流下了喜悦、辛酸与感激的泪水。我想，丰子恺在画完了第四百五十张图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而所有参与了这套书的搜集、印行与推广的有心人，在看到了这一套装订精美的书终于出版了的时候，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整套护生画集一共有四百五十张图，也有四百五十页的诗文，从

表面上看来，是宣扬佛教不杀生的教义，可是整套书真正的意思，是除了护生以外，更要护心，护的是人类自己的那一颗心。丰子恺自己在第三集的序言上，对这一点做了很详尽也很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照我粗浅的了解来看，也许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若是为了生存而做的杀生都不违背护生的原则，可是不必要的杀生就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了。

画第一集五十图的时候，艺术家才三十刚过，所以在画面上也觉得有一种刚猛之气，构图稍嫌突兀，所作的譬喻也都非常直接，例如在第十六页画了一只在大大的鞋底下奔逃的小虫，旁边画上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又好像第六十四页画主妇杀鱼，标题是"刽子手"，第七十六页画厨房的刀、灶，标题"刑场"，七十八页画一个刚打开的沙丁鱼罐头，标题是"开棺"等等；都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反倒令读者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反感，觉得丰子恺不像在劝人为善，而只是在一页又一页地训诫着我们，咒吧着我们似的。

而在第二、三集之中，就比较混和一点了。画面的构图比较满，线条与笔触也比较多变化，看起来比较柔和，有几张甚至很美了。夏丏尊在第二集的序上也提到这一点，他说："二集相距十年，子恺作风，渐近自然，和尚亦人面俱老。并共内容旨趣，前后更大有不同。初集取境，多有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观者，续集则一扫凄惨罪过之场面。所表现者，皆万物自得之趣与被我之感应同情，开卷诗趣盎然，凡使阅者信不此乃观善之书，盖初集多着眼于斥妄即戒杀，续集多蚌眼于显正即护生。戒杀与护生，乃一善行之两面。戒杀是方便，护生

始为究竟也。……"

因此，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与成熟，确实是需要有充分的时间的了，假如整个社会都愿意以耐心与爱心来等待一个艺术家的逐渐形成，这个世界该有多好！

因此，在全集之中，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第六集，也就是最后功德圆满的那一集。一共有一百张画，与前面五集都不同的是：艺术家自己在画外加的那一条边线上注明了页次的顺序，诗文上也是，从第一页到第两百页，都是他一一加注上去的，也就是说，丰子恺预感到自己可能不能亲眼见到书的出版，于是，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仍然有条不紊地把一切预作了安排。他死后三年，广洽法师由新加坡到上海去祭吊他，才发现了那一份遗稿，不禁泪下。

而在这一本里，一个佛教徒的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竟然与四十多年前的那一种刚猛有了极大的不同。丰子恺用充满了爱心的笔触，画出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故事，每一笔每一句都如冬阳，让人从心里得到启示，得到温暖。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安排在这一集上的第一张图："马恋其母。"这是取自阅微草堂笔记上的一段："西商李盛庭买一马，极驯良。惟道逢白马，必立而注视。或望见白马，必驰而追及。后与原主人谈及，原主曰：此本白马所生，时时觅其母也。是马也，有人心焉。"

而艺术家自己的那颗心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恋恋不舍的东西呢？是他的童年、他的故园、还是他念念于怀的那个古老安静的中国

呢？

我总觉得，人把这幅画放在第一张，一定有他的深意，因为，他的最后一张也说出了一些话，这一张是"首尾就烹"，取自伤心录上的一段："学士周豫家，尝烹鳊。见有鞠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讶而剖之，腹中累累有子。物类之甘心忍痛，而护惜其子如此。"

以恋母始，以护子终，艺术家的特意安排，不就在这里了吗？生命的一切都是为了延续，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也是为了这个。汲取上一代的精华，寄望下一代的能够知道、明白，并且再发扬光大，大我的逐渐成熟，小我的生存才有他的意义，永恒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丰子恺在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十七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得到夏丏尊和李叔同两位老师的赏识，从此走上了艺术和文学的道路。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他的散文、童话、诗、漫画都得到所有中国人的喜爱，因为他的作品平易近人，所以连当时的家庭主妇和儿童都能敬他爱他喜欢他，可惜的是像我们这一代在台湾生长的中国人，对他已经不大认识了；而今天，藉着这套"护生画集"的出现，丰子恺的面貌与心声终于能够同时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不也达到了吗？

卷六

一个春日 的下午

——原来，悲愁的来源并不是因为幸福的易逝，而是因为，在幸

福临近的时候没能察觉

1

人生也许就只是一种不断的反复。

在前一刹那，心中还充满了一种混乱与狂热，必须要痛哭一场才能宣泄出的那种悲伤与失望，于是，就在疾驰的车中，在暮色四合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在方向盘后泪落如雨。

那是怎样炽烈的心，怎样滚烫的泪啊！

然后，那种感觉就开始出现了，在还流着泪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已经细细致致地开始出现了。就好像在汹涌如注的瀑布之前，我们起先并不能听见其他的声音，除了隆隆的瀑声之外，我们起先什么也不能察觉。但是，站定了，听惯了之后，就会发现，有很多细微的声音其实是一直存在着的，只要我们定下心来，就可以听得见。

而我开始听见了，那是我的另一颗心，永远站在旁边，每次都用那种悲悯的微笑注视着我的那一颗心，开始出现，开始轻言慢语地来安慰我了。

是啊！世间有多少无可奈何的安排，有多少令人心碎的遇合啊！哭吧！流泪总是好的。可是，也别忘了，别忘了来细细端详你的悲伤和失望，你会从这里面看到，上苍赏赐给你的，原来是怎样清澈与美丽的一种命运。

于是，在细细地品尝着我的得和我的失的同时，我就开始微笑了，眼里却仍含着刚才的泪水。

车子离开高速公路，弯到那一个在路旁种满了新茶的小镇上，我

在花店前停下车，为我自己选了一棵白色的风信子。不为什么，只为那洁白的小花瓣上停着好多细细的晶莹的水珠，只为纪念那样一个春日的下午，那样一场非常短暂却总是不断反复着的迷与悟。

2

很小的时候，在南京住过两年。有一次，有人给了我一块石头，圆圆润润的一小颗，乳黄色里带有一种透明的光泽，很漂亮。那年大概是五岁的我，非常喜欢它，走出走进都带着，把它叫做是"我的宝石"。

有天傍晚，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天色已经很暗了，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想把这颗石头抛出去，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回来。

于是，我就把石头往我身后反抛出去了，石头就落在我身后的草丛里。奇怪的是，在抛出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开始后悔了，心里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很愚笨的事，我一定找不回我的石头了。

我果然再也没能找回那颗小石头。草并不长，草坪也不算太大，可是，正如我所预知的那样，尽管我仔细翻寻了每一丛草根，搜遍了每一个它可能会在的角落，我始终没能再找回我的宝石。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自然能记得院子里那一种昏黄的暮色和那个孤独的小女孩在草丛里搜寻时的慌乱与悔恨的心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走过不少地方，经历了不少事情，看过不少石头，家里也搜集了不少美丽的或者奇怪的矿石，但是，没有一颗可以替代、可以让我忘记我在五岁时丢失的那一颗。

我总会不时地想起它来，在我心里，它的圆润和美丽实在是无法

替代的了。尤其是因为过错是由我自己造成的，是我亲手把它抛弃的，所以，那样的憾恨总是无法弥补。也因此，那一颗小小的原本并不足为奇的石头，竟然真的变成了我心里的一颗宝石了。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一种执迷本身实在是很幼稚和很可笑的。不是吗？想一想，当年的我若是能在那个傍晚找回那颗石头，在小小的五岁孩童的手中又能保留多久呢？还不是也会和那些早已被我毁坏被我丢弃的童年时的玩具一样，彻彻底底地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一丝痕迹也不会留下来吗？事实不是就应该只是如此而已吗？

可是，就是因为那天的我始终没能把它找回来，它因此反而始终不会消失，始终停留在我的心里，变成了我心中最深处的一种模糊的憾恨，而它的形象也因为这一种憾恨的衬托反而变得更为清晰与美丽了。

因此，得与失之间，实在是不能只从表面来衡量来判断的了，不是吗？

3

不是吗？世间有很多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的，不是吗？

就拿"离别"这件事来说吧。

离别在人生的种种滋味里，应该永远是赆归到悲秋与苦涩那一类里面去的。可是，如果在离别之后，却能够得到一种在相聚时无法得到的心情，那么，又何妨微笑地来面对这种命运呢？

让我向你道别吧，如果真有离别的时刻，如果万物真有终始，那么，让我来向你道别吧。

要怎样道别呢？尽管依依不舍，手总要有从你掌中抽出的时刻，你的掌心那样温热，可是，总要有下定决心的那一刹那吧。

那么，微笑地与你就再见了，把你留在街角，尽管频频回顾，你的不动的身影仍然会在暮色中逐渐模糊。就算我一直不停地回头，一直不停地挥手，总会在最后有一个转角将你遮住，将我们从此隔绝，从那以后，就是离别了。

然而，真有离别吗？

真有离别吗？如果，如果在离别之后，一切的记忆反而更形清晰，所以在相聚时被忽略了的细节也都一一想起，并且在心里反复地温习。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回溯时都有了一层更深的含意，每一段景物的变化在回首之时也都有了层更温柔的光泽，那么，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

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从此以后，你的笑容在每一个月色清朗的夜里都会重新出现，你的悲哀也会随着逐渐加深的暮色侵蚀进我的心里。所有过去的岁月竟然象是一张蚀刻的铜版，把每一划的刻痕都记录下来了，有深有浅，有满盈也有空白，然后，在每次回顾的时候，它都可以给你复印出一张完全一样的画面出来。

那么，果真能够如此的话，离别又有什么不好呢？

4

那么，如果世事都能这样看过去的话，我实在也不必对我所有的那些"挫折"与"失败"耿耿于怀了吧。

我实在也不必那样手忙脚乱地，一定强要把眼前的美景留到我的

画布上来了吧。

我原来可以从从容容地度过一个美丽的下午的啊！

可是，当我站在那个高高的长满了芒草的山坡上时，当我俯瞰着近处郁绿的淡水和关渡，远处闪着金光的台湾海峡时，河水与海水在下午的阳光中变得那样亮，观音山变得那样暗。在那个时候，每一根线条，每一种颜色都让我心动，我实在没有办法抗拒那一种诱惑，那一种"一定要把它画下来"的渴望啊！

于是，我就开始手忙脚乱地画起来了。天已近傍晚，山风好大，猎猎地直吹过来，我的画布几乎无法固定。而且，那些就在我眼前的、那样眩人的光与影也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所有的颜色虽然都让我心动，但是，没有一种肯出现到我的笔下来，我的每一笔、每一种努力都好像是一种失败。

是的，在夕阳终于黯淡了以后，在所有的景象都失去了那层诱人的光泽以后，在我的眼前，也只剩下两张都没能来得及画完的画而已，两张都显得很粗糙，和我心里所希望的那种画面完全不一样。

我颓然地坐在芒草丛中，有一种悲伤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我浪费了怎样难得的一个下午！原来，原来画了二十多年的我，也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已；原来，这世间有多少无限是我所永远无法得到，也永远无法把握住的啊！

所以，在回去的路途上，才会那样狠狠地哭了一场，在疾驰的车中，在暮色四合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在方向盘后泪落如雨。

那是怎样炽烈的心，怎样滚烫的泪啊！

而今夜，孩子都睡熟了以后，在我的画室里，在灯下，我重新拿出那两张画来观看，忽然之间，我的心里有些什么开始苏醒起来了。

是啊！我怎么一直没有发觉呢？我怎么一直不能看清楚呢？

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呢？

我一直没能知道，世间所有的事物在最初时原来都并没有分别，造成它们以后的分别的，只是我们自己不同的命运而已。

是的，有限与无限的分别，应该就只是由我们自己的命运所造成的而已。就是说，一切我所能得到的，我所能拥有的，在我得到和拥有的那一刹那里，都终于只能成为一种有限的幸福与快乐而已。

而那些，那一切我所不能得到的，不能拥有的，却反而因此能永远在我的眼前，展露着一种眩人的、无法企及的美丽。在我整整的一生里，不断地引诱着我，引诱着我去追求，去探索，去走上那一条永远无法到达也无法终止的长长的路。

是不是这样呢？生命是不是就只是一种不断反复而已呢？

有谁能告诉我？

有谁？有谁能为我拭去那反复流下的泪水？为我消除那反复出现的悲伤？

为什么我昨天错了，今天又会再错？为什么我一定要一次又一次地自己去试、自己去问、自己去碰，然后才能逐渐而缓慢地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去生活？

我多希望，有人能微笑地前来，并且温柔地为我早早解开这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谜题。

我多希望，有人能陪我走上那长满了芒草的山坡，教我学习一种安静的捕捉，捕捉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水光与山色，那些不断地变化着的云彩与生命。

我多希望啊！有人能与我共度，那样一个美丽的春日的下午。

可是，我又有一点害怕，害怕那原本是无限的美丽，如果真有一天能让我得到，是不是，也会等于，等于一种永远的失去？

花事

荷

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画画的人。年轻时学油画，现在在教油画，我的天地极为狭窄，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些绘画方面的专业知识而已。

但是，在工作之余，读诗、写诗一直能给我一种很大的快乐。还记得，我买的第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夏天，南部的堂哥来台北时，带我在重庆南路的书摊上买的。堂哥那时是海军官校的年轻军官，制服好漂亮！他带我逛街，逛植物园，那天天气很好，植物园的荷花刚长出新的叶子来，我手上拿着诗集，心里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快乐，觉得很平安很满足。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植物园的荷池，站在满池亭亭的莲叶旁，空气中充塞着一种模糊而又熟悉的清香，幼年时和父亲同游玄武湖的记忆在霎时都重现在眼前，阳光在霎时也变得柔和起来。我好像进入

了一个不大一样的世界，在那里，时光滞留不前，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恍惚的乡愁。

对我来说，读诗和写诗也和荷花荷叶一样，每次都能把我领进那一个不大一样的世界里面去，在那里，心中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只是喜欢反复温习那一种恍惚的甜蜜和忧伤。

在平日，画画与教画是我的工作，是我与这人间接触的工具。所以我不断地想要求进步，想要求更好与更深的表现，想要得到别人的了解，想要成为这社会的一部分，想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证据，我确实是想做到这些的。虽然，以我的能力，我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到，但是，我确实是尽我的力在做了，而且，朋友们对我的种种要求和鞭策我都很认真的接受，也都很感激。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把我的诗也变成一种工作的成绩，我实在做不到，也实在舍不得，舍不得放弃掉这最后一点点单纯的快乐和安慰。

我只是喜欢在忙碌与紧迫的一天之后，在认真地扮演了种种角色之后，可以终于在灯下，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拂拭掉心上所有的尘埃，与另一个自己静静地相对。

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角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是不是可以继续保有着这一个并不常出现的角落？继续保有着这一个狭小而孤独的世界呢？

是不是，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呢？

茉莉

院墙边那一棵老茉莉今年疯了，一个五月下来，整整开了上千朵的花！

茉莉是依墙攀缘而上的，在红砖墙上原来留了一些装饰用的空格，几年下来，它的枝叶就在这些空格里穿来穿去，竟然爬满了一墙。叶子又肥又绿，衬着那些三朵五朵长在一起的小小花苞，真像夜空里满天的繁星，好看极了。

在起初，看到那样多那样密的花苞时，我还迟迟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每一朵都真的会开，不敢相信会有那样的时刻。

可是，过了几天，它们真的陆续地开起来了，而且越开越多。每天，只要一到落日时分，小朵小朵的蓓蕾就会慢慢绽放，圆圆柔柔的，伴随着那种沁人心脾的芳香。整个晚上，我就站在墙边，站在花下，一朵一朵地数着，数到眼睛都花了的时候，也不过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而已。可是，那些还没来得及数到的，那些怎样也算不清楚、怎样也点不完全的花朵，还在枝叶茂密的地方盛开着，清香而又洁白。

那几个初夏的夜晚，只要一站在花前，看着满树的茉莉，我就会变得颠颠倒倒的，好像整个人也跟着这一树的花朵疯了起来。

那一阵子，跟朋友写信，总忍不住要提一下这件事，怕朋友不相信，还在信里来上几朵香香的茉莉寄去，还是觉得不够，又想要替它照几张相片。

那天晚上，丈夫在他的灯下看书，不理睬我，我就在窗外一直央求他。被我缠不过了，他只好拿了相机出来，一面又气又笑地问我：

"你照这些花到底要干什么？"

"做一个证明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证明我真有一棵茉莉，证明它真的开了那么多朵花啊！"

"这样一张相片又能证明什么呢？花的香气和它的漂亮都是照不出来的。其实，相信你的朋友，用不着证明也会相信你，而那些不相信你的人，无论给他们什么证明也是没有用的啊！"

丈夫一面数落着我，一面还是给我在花前好好地照了几张，在他又回到他的灯下之后，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墙边，站了好久，想着他说的话。

是啊！这样一张相片又能证明什么呢？相信我的朋友，用不着任何的证明就会相信我。他们愿意相信我的每一句话，愿意相信我在这初夏的夜晚，在这棵芬芳的花树前种种的欢喜与赞叹。并且也乐意与我分享这所有的经验。

而那些不肯也不愿相信我的人，尽管我怎样努力，恐怕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信任的。

这世间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人，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来相信我呢？而且，这世间有多少美丽的时刻是无法留下证据也无法留下痕迹来的啊！我又凭什么一定要别人来相信我呢？

相信了我以后，又能怎么样呢？

卢森堡的黄花

一直不知道那种花的名字。

那年春天，我们在卢森堡小国里度了蜜月，那个国家小得不得了，我们的老爷车开得再慢，也在一个星期里面把整个卢森堡绕了两圈。

一那种花就是在绕第二圈时看见的，是在一个有着薄雾的早上，经过了一个小山城，在城郊的山道旁看到的。

长长的黄色花朵，像穗子一样的长在树上，在雾里看过去，整棵树就像一把巨型的花束，让人心里觉得好开朗，好快乐，好想也下去摘一把。

真的有人在摘花，山道旁，那些早起的乡下人真的在雾里一枝一枝地采摘着了，他们互相微笑地打着招呼，还有人对我们招手。

我好想下车，好想和他们一样，去林子里采上一大把黄色的花，好想把那些快乐的花抱个满怀，好想就那样地过上一辈子。

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停。

我们的车没有停，因为什么原因呢？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太记得起来了。也许是因为车里没有水，没有花瓶，怕花摘下来之后活不久，也许是因为车外没有家。没有停留的理由，就算把花摘下来了，也没有一个可以用它来装饰的角落。

一直很喜欢欧洲的山、欧洲的水，和欧洲那些怒放的花朵。从小就盼望着，盼望着有一天，也许会在瑞士，也许会在法国，甚至，也许会在小小的卢森堡住下来，拥有一个小小的开满了花的家。

长大了以后，真的去了，真的到了那些盼望着的美景里去了，却发现，自己只能做一个过客，自己只愿意做一个过客。

因为，"家"不是那样简单的一种组合，不是说，只要有山、有水、有花就可以定居下来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如果那么容易的话，不是到处都可以停留下来了吗？可是，为什

么心里那么不安呢？为什么不能就那样地过上一辈子呢？

所以，我们的车没有停，在那个春天的早上，我从后视镜望过去，镜里的黄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

一直不知道那种花的名字。

毒药草

前几天，和妹妹一起上了阿里山。

好多年没去了，刚到山上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以前的那个小火车站不见了，在我眼前的，是红瓦白墙的宫殿建筑，是一排一排的商店，是一波一波的游客，是横冲直撞的大客车，是喧哗嘈杂的大怪手。他们把整个山坡给铲平了，而且好像还没有罢休的意思，泥泞不堪的广场上堆满了砖瓦和钢筋，看样子，他们正摩拳擦掌地准备好好干上一番哩！

我实在是给他们吓坏了，是什么人让他们这样做的呢？是什么人准他们这样做的呢？以前那样幽静美丽的小火车站到哪里去了呢？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阿里山和台北火车站前又有什么不一样了呢？大家又何必老远地跑到这山上来，呼吸着柴油车尾的浓烟，抢着买一些尼龙制的山地服装，赶着寄一些在衡阳路和重庆南路上都可以买得到的风景明信片呢？

我那样怀念着的风景，到底还有没有呢？我心里实在很害怕，害怕给他们抢走了我仅有的那些记忆，那些都是我最珍惜的记忆啊！

所以，当我和妹妹顺着宽敞的柏油路走上去的时候，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甚至想就这样马上转身下山好了，下山以后回台北，直

接上阳明山公园算了。因为，眼前这条柏油路和路旁栽植的那些笨笨的杜鹃，好像都是从阳明山搬来的，像水泥一样的糊进了我的心中，让我喘不过气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那些花了，多美丽的花朵啊！

就在柏油路和水泥驳众的外面，是那个似曾相识的山林，满山开着一一种野花，长而直的花梗上缀着从紫红到浅粉到纯白的串串风铃，衬着青绿的野草，和后面郁绿黑蓝的森林，是一幅又一幅让人心醉的画面。雾在森林里到处流动着，野花在林子里到处盛开着，我久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原来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留下了一些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徜徉终日的美景。

奇怪的是，怎么不见摘花的人呢？也没看到拿着枝枝叶叶在走路的人？满山盛开的野花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两个香林国小的小朋友走过我身旁，大概是放学了，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地走过来，我问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这种花叫什么名字？

"毒药草。"

她简单地回了我一句，她身旁的小男孩却向我做了一个顽皮的手势：

"不能碰啊！碰了就会死翘翘啊！"

好啊！真好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让这些野花到处盛开的办法就是给它们取一个恶毒的名字，再加上一些恐怖的传说，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不会有人去试一试的吧？

一路走上去，路旁也会偶尔看到一两株被摘下后又被弃置的花

朵，大概是摘下来之后，就被这个名字吓得心胆俱裂，然后忙不迭地远远抛了开去的吧？

好啊！真好啊！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呢？

我一路往山上走着，一路朝这些野花微笑，好像觉得，这满山盛开的野花也都在向我会心地微笑。

羊蹄甲

羊蹄甲是一种很难画好的花。花开时，整棵树远看像是笼罩着一层粉色的烟雾，总觉得看不清楚，画不仔细。可是，你如果真的要靠近了来观察它的话，它那一朵一朵细致如兰花的花朵却又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和远看时完全不同，你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假如一朵一朵的画起来，怎么样也不像原来的那棵树，但是，假如只用深深浅浅的色点来表现的话，又觉得不甘心，因为它原来的花朵那样秀美细致，实在是不能只用一些色点来形容就算了的。

我们师专校园里有几棵很老的羊蹄甲树，长在堤边，一到开花的时候，学生们就会在树底下走来走去，近也不对，远也不行，不断地变换着位置，一边观察一边嘴里埋怨着，手底下却又不肯停止地画了起来。

我坐在树下观察他们的表情，觉得他们和年轻时候的我并没有两样，不禁微微地笑了。

天好干净，是那种澄明的蓝，草好柔软，是那种细密的绿。穿着白色衬衫和灰色运动裤的男女同学散坐在树下，风吹过来，羊蹄甲粉紫色的小花瓣就轻轻柔柔地落了下来，有几瓣落在女孩子的头发上，

有几瓣落在男孩子的肩膀上，有几瓣落在我的速写簿里，似乎还带着一阵淡淡的幽香。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了，只要是自然的，只要是顺着天意的，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就像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

不是吗？在整个人生的长路上，不是都开着像羊蹄甲一样迷迷濛濛的花树吗？往前看过去的时候，总是看不真切，总是觉得笼罩着一层缥缈的烟雾，等到真的走到树下了，却又只能看到一朵一朵与远看时完全不同的单薄细润的花朵。只要稍微迟疑，风就吹过来，把它们一瓣一瓣的吹散，轻柔地拂过你的脸颊，在你的发间或者肩膀上留下一点淡淡的幽香，然后就静静地落在你身后的草丛里，逐渐褪色，逐渐消逝，静静地望着你向前走去，向着另外的一棵迷濛的花树走去。

等你回过头再望回来的时候，在暮色里，它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迷濛的记忆，深深浅浅、粉粉紫紫的站在那里，提醒你曾经走过来的，那些清新秀美的春日，那条雨润烟浓的长路。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了，我们都走在一条同样的路上，走得很慢，隔得很远，却络绎不绝。

杜鹃

原来，并不是每个春天都能一样的，原来，也有花开得好或者不好的分别的。

三、四年以前，那个春天，石门的杜鹃开得特别的好，在水库管理局的大草坪上，一丛又一丛的怒放着。都是种了好多年的老树了，

长得特别茂密高大，花开起来的时候，像是一片锦绣的帷幕，鲜紫、大红、浅粉、莹白；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燃烧着，把所有经过的人都看呆了。

那个春天我开始画一张大画，上面满满的都是盛开的杜鹃。

可是，好短促的春天呀！画只画了一半，杜鹃却不等我，转眼的工夫，花谢得满地，我的画一直没能画完，一直就在画室里摆着。

"也罢！"我想："就等下一个春天吧。"

在下一个春天之前，勤奋的工人把所有的杜鹃都修剪得平平的了，听说是要剪矮了花才会开得好，曾经是那样高大美丽的花树都被剪成了一块一块，方方整整的，像水泥围墙一样的立在草坪中央。

而那年春天，花开得并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剪得太苦了的关系。第二年也仍然恢复不起来，花苞很少，零零落落的应付了一季。

到了今年，花是长高了一点，却又整整下了两个月的雨，搁在墙角的大画再不处理，恐怕都要长霉了。那一阵子，走出走进的，只要听到"花季"或者"杜鹃"那两个字，我心里就会觉得闷闷的，觉得有什么事没做好，觉得有很多说不出的怨怪，觉得有很多理不清的牵绊；而对那些在雨中慢慢开始绽放的杜鹃，竟然有了一种厌烦和怨怼的心情了。

有一天，仍然下着雨，我开车去中坜，经过一个国民小学的校门口，刚好他们放学了，孩子们顶着雨衣打着伞，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学校围墙外面，种满了杜鹃。车子减速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有一个小男生忽然脱离了队伍，往墙边跑过去，在他身后追着他跑的，大概

是他的姊姊，一路追着叫着在骂他。

我把车子慢慢停靠到路边，很想知道，这个小男孩到底想做什么。马路对面，他姊姊已经抓住了他，又把他牵回到队伍里面去了。不过，和刚才不同的是，他已经成功地捡起了一把刚刚被队伍折断而掉到地上的杜鹃花，并且把它们倒插在他的小黄帽子底下，红艳艳的花朵，和他黝黑顽皮的小脸蛋儿摆在一起，显得更艳更红了，小男孩正张大着嘴在哈哈地笑着。

我转过头来发动车子，才发现，我也正张大着嘴在哈哈地笑着，心里好快乐！

这个小男孩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爱惜春天和欣赏杜鹃的小小可人儿啊！

真的！这样的春天，这样的杜鹃才是真正的快乐人生。遇见了就捡起来，喜欢了就戴上去，自自然然的，没有什么一定要成功的负担，没有什么一定要实现的计划，没有什么一定要嵌入的模式和理想，这才是真正的春天和真正的杜鹃，这才是上天当初为我们安排了四季和所有的花朵的原意啊！

丰饶的园林

做过一个梦。

在梦里，我一个人站在街角公共汽车的站牌下等车

好像已经过了很多班车了，可是，我都没能上去，夜很深了，我心里越来越着急。

但是，每次在有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却又总是犹疑不决，不知道该不该上去。在那些疾驰而过的车厢里，不是有着太亮的灯，就是有着太多的人，在深沉的夜色里显得怪异而又喧哗，总是不像我盼望中的那一辆。

其实，我好像也并不很清楚自己盼望着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有一条比较好的路，应该有一种比较好的气氛，在下一辆车里，应该有我愿意与他相遇的人。

车子一班一班地过去，我一直站在街角，午夜时，挂着红灯的最后班车来了，终于跳了上去，却发现车厢里空无一人。

只好孤单地坐到终点，沿路，一盏一盏的路灯依序而灭，回头看过过去，只见来路上竟是一片漆黑。

来时的路上一片漆黑。

我在暗夜里醒来，梦中那种孤单的感觉仍然紧紧地攫住了我，整个人好像沉没在一个冰冷而又透明的世界里，那是怎样萧索的世界啊！在千般迟疑之后，却发现自己已一无所有。

窗外星光满天，虫声遍野，南方的夜晚温暖而又芳香，我从梦中醒来，决定再也不要回到那样的梦境里面去了。

在真实的人生里，我希望永远不会有那样的一刻。

在真实的人生里，有多少犹疑和挑剔的人呢？

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迟凝，不知道该不该上去，不知道这是不是盼望中的那一辆，上去之后，会不会与他相遇，会不会与

他一起到达终点，还是说，也许会中途分离，怅然地目送他逐渐远去。

我们总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总希望所有的机缘都能同时出现，总希望，整条路上都是和风丽日，鸟语花香。

却没想到，追求完美的我们，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一种极端的不完美。

我并不反对那些坚持着自己理想的人，有些理想实在值得为它坚持一生，可是，一生也并不仅仅只是如此而且。在人生的长路上，有多少值得停留的时刻，有多少值得去试探去开启的门！

可惜的是，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被分类，被别人也被自己。分类的结果使我们终于要走到一条比一条狭窄的路上去，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封闭的世界，到最后，我们被迫与所有喜欢过的，或者还来不及去喜欢的事物分离。回头看过去，来时的路上竟然一片幽暗，要到了那一刻才能明白自己的孤单。

我一直认为，假如学画画只是为了一种乐趣，并不是为了要画得特别的好，假如学写字的人不一定急着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自成一家，假如做学问的人不一定急着要变成权威，假如周围的人能够不那样急着将我们分类，假如这个社会能够容许我们自由和从容地成长；那么，生命将会有一种怎样丰饶与美丽的面貌啊！

当然，我们仍然会往前走去，在人生的长路上，我们仍然有着一份坚持和盼望，在遥远的前方以光与方向在指引着，可是，我们同时也能看见，在路的两旁，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们去从容开启，门后有多少烟云缥缈的小径，在等待着我们去从容探寻，在路的两旁啊！

有一处怎样丰饶与美丽的园林！

前几天，和朋友们在夜里开车走南横公路去东部。

出发的时候已是薄暮，原来并没有想到路会那样长，那样远，那样崎岖不平的，可是，既然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路上的风景也让我们舍不得回头，一路开上去，到了海拔两千多公尺的山上时，天就完全黑了。

星星开始一颗两颗地出现，我急着在心里盘算，今天是阴历的几月几号？因为，我想，如果能有一轮满月，那该有多好！

可是，那天恰好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日子，我觉得很失望也很遗憾，兴致也就再不怎么提得起来了。

路变得好长，好黑，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们轮流开着车，最后，我实在困倦不堪，把方向盘交给朋友之后，就蜷曲在座位上睡着了。

恍惚之中，知道车子已经到了平地，可是又在转折地绕着路，走过木板搭成的桥，走下碎石遍布的河床，走上一条弯曲的小径，车子终于停了。

我想，我们大概是到了。朋友们有的跳下车去拍旅舍的门，有的过来摇醒我，可是，我实在困极了，干脆整个人横躺在前座上，什么都由得别人会安排了。

我们到得实在太晚了，旅舍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四周极暗极静，只有朋友的声音在耐心地轻轻呼叫着：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车门都已被朋友打开了，山风吹袭过来，清凉中带着一种草花的

芳香，我不禁翻了一个身，仰面向着天空睁开了眼睛。

满天都是闪烁的星星！

满天都是晶晶亮亮的星星！

我从来也没有着越拉样多，这样密，这样亮的星群。就在这高高的澄净的东部天空上，晶莹闪烁，几亿几兆的星星正成群地以各种形状各种光度聚合在一起，像沙、像河流，像浮雕又像旋涡，从高高的夜空上俯视着我。

在那一刹那间，我疯狂地爱上了那满天的星光。

以前，只肯在有月亮的晚上出去散步，好像只有那如水的月色才是我唯一珍爱的时刻，从来不知道星光满天也会是这样美丽和迷人的。

生命里有着多少无法预料时刻啊！

终于明白了，我其实不必一定要苦苦追寻那一扇已经错过了的，只存在在过往记忆里的门，往前走去，还有多少扇门在等待着我去一一开启，生命里还应该有多少不同的惊喜和盼望。

“回顾”固然可以让我重温那些如水的月色。但是，如果只坚持不断地“回顾”下去，终于会使我错过了我的今夜，和这一夜里满天的星光。

原来，只要我愿意，生命可以是一处多么丰饶与美丽的园林！

只要，只要我愿意。

黄梁梦里

走上小路，穿过正午的稻田，我急着要给读小学的女儿送中饭。

小红帆布包里装着热热的便当，还放了水壶、水果和几片小饼干。我步子走得很急，怕便当冷了，又怕水果热了，虽是初夏，正午的稻田可是又亮又热，让我出了一身的汗。

好在小路并不长，在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就是那几棵高大浓密的相思树，只要能走到树底下，我就可以松口气了。

在这几棵老相思树围成的浓荫里，流过一条浅浅的溪涧，岸边也因而长出不少种类的野花和野草，从眩目的阳光里脱身，一下子会觉得林子里特别凉、特别静，好凉又好香。

在树下的我是闻到一种清香，可是说不上来是花还是草的味道，凉风拂来，那香气就飘浮在我周围，久久不散，我不禁贪恋地站住了。

忽然之间，发现我在重复着一种动作，一种经验。七岁的童年、十七岁和二十七岁的那些岁月里，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在几棵大树之下呆呆地站住了，只因为是初夏时光，大自然里充满了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

不过只是一块小小的树荫而已，不过只是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却能永远不变地，对我发出一种熟悉而又亲切的馨香。伴随着安静地呈现出来的记忆，我的心因而也变得极为安静和舒畅。忽然想通了，这么多年来，我所追求的，不也就只是这样一个清香袭人的小小世界吗？

在平日的生活里，因为怕看残酷的景象，怕听悲愁的故事，怕谈战乱和流离，所以，在有些朋友笑着说我是“鸵鸟”的时候，我也开始

相信他们了。我想：也许真如他们所说的，我是一只逃避现实的鸵鸟，我的生活态度是不健康和软弱的，心里因而始终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这个社会。

可是，在这样一个初夏的正午，树荫下的我忽然想得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草叶间那种熟悉的清香。我忽然觉得，我其实不必那样内疚的，我其实一直在很努力地生活，真的，我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努力要把一切混乱的痕迹除去，努力要求得一种简单与真实的本质。

我所想要过的，就是上苍原来赐给我们的那种生活。尽管这个世界已经被贪欲和无知搞得面目全非，尽管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已变质。可是，我仍然有权利，有权利要求一种原该属于我们的真纯和美丽。

所以，我也许不是"鸵鸟"，也许，我该算是一个"淘金者"，在浑浊的江水与砂粒之中，不断地过滤、不断地搜寻。希望，能在最后的筛底，找到那一粒。那一粒原该属于我们的闪亮的金沙。

孩子的学校就在前面了，我已经可以听到他们模糊的笑闹声，不知道叫嚷的是些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用的是一种最真纯的声音，因此，使墙外的我，也因而感染到了一种真纯的快乐。

我所想保有的，是不是就是这一份赤子之心呢？

2

当我来到渡船头时，才刚是近午时分。

卖票的小女孩告诉我，摆渡的船夫吃午饭去了，要我先去附近转一转再来。

一直生活在分秒不误，规矩很严的社会里，所以，乍听之下，简直不敢相信世间还有这样随意开船或者不开船的事，心里一下子觉得很温暖，人也跟着松散了下来。

我微笑地谢了她，再把她给我的船票仔细收好，好小好薄的一张纸，这么多年了，什么都变了，只有这张船票仍和当年的一样，又小又薄又谦卑，一如我当年的心。

沿着岸边，信步走着，风很柔，阳光也很柔。我穿着一件浅灰色有着很多细花边的长袖衬衫，棉布的质料很清爽，穿在身上很舒服。两只手插在裙子的口袋里，我十足里是个悠闲的人，有整个长长的下午在我前面，不必急也不必赶。

潮涨得很高，不知道是阴历的几月几号了？紧在岸边的小船也跟着高高地浮起来，离岸好近。

在我眼前，就有两条紧在一起的小船在满满的水面上浮着，船身都漆成粉蓝色，在船边勾出一些深蓝、深紫和雪白的线条，倒映在动汤的水中，碎成一片片温柔又明亮的色光。

我就在岸上的石级上坐了下来，满满的潮水正像满溢的幸福。我知道，潮汐有升有落，我也知道，幸福也不能永远停留；可是，当它满满地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唯一该做的事，就是安静地坐下来，观察它、享受它和感激它。

不是吗？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在这满满的潮汐之前，在这两条粉蓝粉蓝的小船旁边，我所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坐下来，安静地领受这一种单纯的快乐与幸福。在这一刹那，什么

都还没有发生，什么都还来得及，来得及去说、去想、去生活、去爱与被爱。

等一会儿，等船夫回来了以后，我就会上了他的船，过河到对岸去了。我不知道在对岸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在我的前面，命运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在等待着我，正如二十年来过渡的我一样，一切都是全然的未知。

可是，今天的我，已经明白一些了。当然，我一样会随着起伏的命运来更改我的心情，我一样会欢笑或者哭泣，可是，我想，我不会再后悔，也不会再觉得遗憾了。

原来，悲愁的来源并不是因为幸福的易逝，而是因为，在幸福临近的时候没能察觉。

所以，当幸福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我不一定非要悲伤流泪的，只要，只要在它来临的时候，我能够知道，并且安静地领会与把握到了的话，就算它终于过去，我也很知足了。

远远的，船夫挥手与我相招，我微笑地站起身来，而在举步之前，再回头看了一眼。

风清云淡，好一片温柔的景象！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这阳光下的渡口也会永远留在我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

3

可是，"永远"的定义是什么呢？到底能有多长和多久呢？

小时候读国文课本，念到一些大文章，老是会猜想，写这些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文章的人，平常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他们也应

该会有软弱或者天真的时候吧，也许也会偏爱甜的食物或者偏爱看天的柔风吧。

从课文后的注释里，我找不到任何的线索、所有的资料都只管告诉我他们得过什么功名，写过什么书，自己取过几个名字，哪年哪月生，哪年跳月死，死了以后，别人又给他们取了哪几个名字等等而已。

也许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纪录不多，也许是我们的老师或者编教科书的人只想给我们这么多，也许是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只要知道这么多就够了。

可是，这样的纪录、这样的资料、这样的介绍哪里可以说够呢？在他们的道德文章，在他们的功名和是非之后，我更想要知道的，就是他们在独处的时候，曾经有过一颗怎样的心？他们一定也曾经年轻过、曾经笑过、曾经哭过，并且曾经深深地爱过吧？千年之前的他们，和千年之后的我，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吧？

有谁能够不理睬仲春时拂面的柔风呢？有谁能够经过满树的繁花而不为所动呢？在诗经里活着的那些人、那些熙熙攘攘的小人物和他们的悲欢，原来该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的，可是，每次打开那些篇章，就好像打开了他们的世界，和他们同歌同舞、同乐同泣，就好像三千年前的那个开满了桃花的春天就在眼前。

"永远"的意思应该就是如此了吧。

就是说：在功名之外，在兴衰之外，应该有一种东西是比较更长远和更重要的，应该有一种东西是值得珍惜与宝藏的，应该有一种东西是我们可以相信并且希望它永远不会消失的。

就是说：假如有人在古诗里唱过："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话，今天的我，也可以接着唱下去："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而在我唱的时候，我也有当日的他所感到的一样的惆怅与悲伤，而他中的荷花也可以盛开得一如当年。尽管千年前那个唱歌的人和被他思念的人都早已消失了，但是，只要有人，只要有歌，只要有四季的变换，在这世间就会存在着一种思慕的情怀，永远也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消失。

那么，人生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4

好多人都喜欢告诉我们：人生不过如一场黄粱梦，在繁复的美丽与曲折的悲欢之后，悠然醒转，新炊却犹未熟。

可是我总是不服气，我总觉得，生命本身应该有一种意义，我们绝不是白白来一场的。在这世间，有些事物是一直在重复着和绵延着的。每回抱我的儿女的时候，就会想到，年轻的母亲曾经怎样温柔地抱持过我。每回在给孩子切洗蔬果的时候。就会想到，母亲当年，曾经怎样一寸一寸地把我们喂养长大。而有一天，我也终于会像今天的母亲一样地老去，那时候，我的女儿也会像今天的我一样，在源源不绝的水龙头下清洗着鲜美的蔬果，再来一寸一寸地把她的孩子喂养长大。所以，谁能说这些都仅仅只是一场黄粱梦而已呢？

而每回闻到草叶的清香，看到潮汐的涨落，就会想到那些我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时刻。不管时光如何飞驰，景物如何变换，大自然里有些事物却是永远不变的，而我曾经努力生活过的记忆也永远在那里，

每回翻寻，每回仍在，这样的生命，你教我怎能不热爱？

当然，我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仍然是在黄粱梦里，一切仍然会逐渐逐渐地过去。

可是，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吧，我虽然不能很清楚地知道那会是些什么样的事物，我却深信，一切的努力都绝不会是白费的。

在绵延不绝的黄粱梦里，一定也会有喜欢我并且和我有着相同心思的女子吧，当她在千年之后翻阅我的札记时，一定也会欣喜地发现，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世间依然无法避免仇恨和争战，可是只要草叶间依然有清香，潮汐依然按时升落，所有的痛苦就比较容易忍受，而生命仍然是值得信任与值得热爱的吧。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后记 一束春花

——我原只是个平凡与单纯的女子，却因为他们的引导，竟然来到一片繁花细草的河岸上，便满怀欣喜地采摘着遍生的野花，想把它们扎成一束温柔的花束，还报给爱我的人。

我并不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人。

相反的，在平常的日子里，我是个很懒散，很会拖延，不喜欢下决定，不喜欢负责任，遇到挫折和悲伤的时刻，除了哭泣以外，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的那种妇人。

然而，这一年里，我却在课余写出了三本不同性质的书、一本诗集，一本雷射绘画的论文，和现在这一本散文集。

在这本书里，除了"从画里看现代人生"是一篇旧作之外，其他的廿多篇竟然都是在近一两年里写出来的。再往前推算一下，这本散文集应该是我在这两年里出的第七本书了，对于一个以画油画和教油画为正业的女子来说，也实在可以算是一种料想不到的收获了。

我想，这一切都要感激爱我的亲人和师友，因为，我的所有都是他们给我的。

为了呵护与怜惜这样一个平凡的女子，在我成长的路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牺牲过，割舍过，付出过。在他们默默的呵护与怜惜里，我才能如此恣意地往上生长。

我的一切都是他们给我的。

因为他们爱我，我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上了自己喜欢的道路。

因为他们爱我，我才能用一颗单纯的，没有受过伤害的心来观看我的周遭。

因为他们爱我，这个世界才充满了许多令人欢喜与赞叹的事物。

因为他们的爱啊！我才迫不及待地想把心中的感动表达出来，藉着我的作品，向他们表示，我愿意努力，努力使自己值得这样的一份爱。

因此，当我怀着这样一份心意在工作着的时候，生命似乎在刹那间变得极为美丽丰盛。在那些特殊的时刻里，亲人和师友的关爱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能够做出一些我原本绝不可能做出来的成绩，达到一种我原本绝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实现了一些我原本绝不可

能实现的梦与理想。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原只是个平凡与单纯的女子，却因为他们的引导，竟然来到一片繁花细草的河岸上，便满怀欣喜地采摘着遍生的野花，想把它们扎成一束温柔的花束，还报给爱我的人。

生命虽然短促，春花虽然易凋，然而，因为有爱，我们共度的一世就变得非常甜美而又绵远，没有丝毫的遗憾了。

——写在民国七十二年的盛夏

在那遥远的地方

序

这个秋天，我收到了一份丰厚的礼物。是一本由朋友亲手贴好的摄影集子，里面是他从他所拍摄的一千张幻灯片里精选出来的——蒙古高原。包裹寄到的那天，是个阴雨的下午，我刚好没课。拆开外面的牛皮纸之后，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簿子，从封面上的"蒙古之旅"四个字里，我已经知道内容应该是什么，可是，把本子放在客厅的玻璃茶几上，我却绕室彷徨，迟迟不敢去翻动它。

我知道朋友的心意，他早已告诉过我，这是他的一个心愿——去为我寻回我那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

他一直住在香港。我接到过他的信，知道他什么时候启程，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之后，我也曾接到过他的电话，知道为了这次旅程，他受尽辛苦，甚至还生过病，住进了医院。但是他说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会喜欢这些相片。他说幻灯片有些还需要送到澳洲去冲洗，只要他一拿到，就会赶快给我寄过来。他说他是怎样急切地恨不得马上就能把那些相片送到我眼前。

而此刻，相片就在眼前了，遥远的梦魂里的故乡现在就藏在这些扉页之间，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却一直鼓不起勇气来翻开它呢？

窗外有雨，屋子里显得比较明暗和出奇的安静。我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把花瓶里的水重新换了，把椅垫都扶正排好，把茶几上的玻璃擦得一尘不染。一直没有人按门铃，也没有人打电话来。在窗前

和门后几次来回，终于再也找不到任何籍口之后，我只好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心跳得厉害，我把这本簿子端端正正地放到眼前，不知道在翻开了簿子之后，将会看到些什么？将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

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一翻开之后，我就永远都不能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了。

然后，我就翻开了它。

然后，就在第一页，就在第一张相片上，就是那一条河，就是外婆把年幼的我抱在怀中说过了许多次的那条河流——在一层又一层灰紫色的云霞之下，在一层又一层暗黑起伏的丘陵之间，希喇穆伦河的波涛正闪着亮光发着声响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地向我奔涌过来。

然后，我就开始痛哭，在一个阴暗而又安静的房间里，在一个微微有些阴雨的南国秋日的下午。

那一条河发源在我母亲的家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

河流的源头藏在一处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里，那里有林海千里，鸟雀争鸣，瀑布奔腾。从那些孤高巨大的寒带林之间，希喇穆伦河逐渐汇聚，盘旋回绕，逐渐变宽变阔流向那一望无际的草原。

母亲说过，从木兰围场坐车到察哈尔的多伦，要经过三百里的森林。母亲说：

"那真是一片树海，怎么走也走不完似的，夏天的时候坐车经过，整个森林都是香的，香味里面可以分得出哪些是花香，哪些是草香和树香。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连雾气和露水也好象都是清香清香地留在我

的衣服上。

有一次车子刚出森林，到了一片大草原上，就看到整群野马奔跑了过去。其中有一匹毛色特别纯白，象雪一样地发白发亮，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坐在车子里，而是骑在那匹雪白的野马的身上。”

外婆告诉过我，母亲一直是个温顺体贴的孩子，而在把我们这五个子女带大的岁月里，母亲也一直是个温柔和安静的妇人，可是，我总是记得母亲在那次说起她的少年时光，说起她看到那匹白色野马时的神情。

外婆去世已经有廿二年了，母亲也在这个春天离开了我们，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只有那条河是一直在那块土地上奔流着的。

朋友在信上说：

“我曾经沿着希喇穆伦河走了一段路，我不知道换了是你，会作何感想？”

我想，我不必等走到那条河边时才开始思念，就在此刻，我心中就强烈地想念着她们，想念着我的母亲，和我母亲的母亲，想着她们漂泊的一生，想着她们原来并不该走上却又不得不走上的那样迢迢的一条长路。

是不是会嫌太迟了呢？

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到那条大河前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呢？

我用我整个的心来祈求，希望一切都不会太迟。希望那源头仍在，希望那千里松林仍是一片树海。阳光明亮，正是春末夏初，杂花生树，

充满了清香。希望在树林边缘的大草原上，看到一群野马奔驰而过，其中有一匹飞奔如箭矢，毛色如雪般在太阳底下发着光亮。

我用整个心来祈求，希望不会太迟。

朋友还托人带回来两样纪念品给我。

难为他那样细心，把两样东西都装在狭长的小盒子里，外面再用闪着银光的礼品包装纸包好。我先打开了那一盒比较沉重的，里面是一把朴拙美丽又极为锋利的蒙古小刀。

而在那盒极轻并且悄无声息的盒子里，放着的是一把长在我家乡草原上的青草。

草色其实已经枯黄了，但是他告诉我，当他在察哈尔盟明安旗附近把草摘下来的时候，草色原来是青青的。

"青青草地摇呀摇，

草原千里闪金光。

我赶着羊儿上牧场，

哎哟嗨！

你正赶着马儿上山岗……"

我从小就会唱这样的一首歌，是跟着姐姐学会的，要用很高的高音唱出来才会好听。在香港那个小岛上，在我们公寓前的凤凰木下，在甜蜜快乐的童年傍晚，我也把妹妹教会了。两个人扯着喉咙唱起来以后，总是闹不清马儿和羊儿谁该上牧场，谁又该上山岗，唱到最后，两个人总是会咕咕格格地笑成一团。

有一次，偶尔一抬头，看到父亲正从三楼我们家的窗口望下来，

好象是在看着我们，又好象不是，暮色里，父亲的面容给了我一种很陌生奇异的感觉。

凤凰木的叶子很细碎，我就在那些细碎的复叶下呆呆地抬头望着父亲，从一个草原上显赫的大家族里出生的父亲，在五个兄弟里最年幼最受父母和兄长疼爱的父亲，我的卷发浓眉魁伟俊美被所有的长辈称赞为"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孩子"那样的父亲，在闪着金光广大无边的草原上唱着歌骑着马长大的了父亲，却在经过了连年战乱之后，终于不得不离开家乡拖家带眷逃到一个小小的岛上的父亲。

要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要到了我也步入中年之后的日子里，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站在那个公寓的窗口俯视着我们时的心情。

前一个月，父亲从德国回来，除了开会的时间以外，也和我们一家人共聚了几天，在那几天里，我急着把那些相片拿给他看了，当然，还有那把小刀，还有那一束枯黄的小草。

父亲把小草拿在手中，好象也感受到我朋友在其中所放进的细致心思了，他微笑地赞许着：

"唉！这孩子。这还真是我们那儿的草哩！"

父亲还说，这草应该叫支节草，或者是枝节草，他记得字典里应该有这个草的名字。可是，那天晚上，我查遍了家里的几本字典也查不到。父亲一直说：

"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啊。"

小草仍握在父亲手里，灯光下，父亲的手背上好象又新添了一些虬结的筋脉，在做一些细小的动作时，父亲的手已经开始微微地颤抖

了。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原来应该有的都再也找不到丝毫踪迹了。父亲啊！如今我们无法肯定的，又岂只是一株牧草的名字而已呢？我们甚至连那块草原的名字也查不到了啊！

在今天的地图上，那块草原当然还在，可是却不再是原来那个古老的名字了。察哈尔盟明安旗的标帜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名字已经随着过去的金色岁月从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辽阔而又沉默的土地，和一些模糊的故事。

还有青碧青碧的支节草，从眼前一直一直铺到天涯。

朋友是个天性好胜的人，出发之前他就告诉了我，他找到两张一新一旧的地图来对照，发现有些旧日的地名如今还没有变动，他准备到了明安旗的附近再来打听。

为了不受干扰，他没和官方接触。每到一处，都自己单独去向上年纪的老百姓查问，遇到老年人，他就趋前去问他们知不知道以前的察哈尔盟明安旗如今应该是在哪里？

一站一站地走，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下去，竟然终于给他找到了我父亲的草原，他向我形容说那里广大无边，用任何摄影器材也照不出来那种深远与辽阔气势的大草原。

我要怎样感谢他呢？

我要怎样感谢他呢？换了是我，在这条路上，也许一句话都问不出来了吧？

换了是我，在向人开口的时候，恐怕还没等说出故乡的名字，眼泪就会掉下来了；

"请问，您知不知道……"

"访问，老乡，您知不……"

无论是站在黄沙漫漫的公路边，或者是乡村小店的门前，我想，只要我一出声相询，那热泪就会立刻滚滚落下的了。

热泪并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悲伤。而是在出声相询的刹那，几十年来家国的沧桑也会在心中如闪电般掠过，不得不自问：怎么到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在那一刻里，仿佛许多与我有相同际遇的同胞想要说清楚却又永远说不完全的，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用一生来抗拒却又不得不继承下来的辛酸往事，都在我出声相询的同时，黯然前来，聚集相遇在黄沙漫漫的路边。

仿佛只要我一出声相询，说出来的，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只要我一出声相询，那整个时代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负就会完全显露出来，而我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躲避的藉口了。

朋友终于来了，带着他西从阿拉善左旗，东到满州里所拍摄的一盒又一盒的幻灯片，还有他在旅途中所遭逢的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他终于来到了我的画室。

我在画架上放了一张新钉好的120号的大画布权充银幕，把窗帘都拉起，灯都熄灭，那千里草原就都到了我们的眼前。腾格里沙漠有狂烈的风沙，呼伦贝尔草原的清晨雾气弥漫，小小牧羊女穿着美丽

金边的衣裳，在那遥远的地方……

朋友的经历随着画面慢慢转换，有的时候他的叙述刚好与我童年时听来的故事相合，我就会满怀兴奋地接了下去，抢着要向他说出我所知道的那个故乡。

整个下午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好象都是我在抢着发问，又抢着说话，到了最后，幻灯片都看完了，窗帘重新拉开，我还在意犹未尽地向他说着我从小听来的那些故事。

朋友静静地微笑，静静地聆听，然后，在他把整理好了的幻灯片都收到他的背包里去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面对着我，说：

"我想，你现在有这样许多丰富的感觉，应该赶快把它写出来。我担心的是，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回去了之后，你再回到这个画室里来的时候，也许一个字都不再写了。"

"怎么会？"

我很惊讶地问他。

是啊！怎么会呢？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我问话的语气里因此有了不快与不满。

朋友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我，在他眼中闪过一丝宽谅和悲悯，我悚然一惊，好象有点明白了。

也许，他是对的。

也许，他也不一定对。不过，谁能知道呢？

几十年就这样过了。几十年来，我其实一直站在黄沙漫漫的路边，等待着向人探问我那失去了名字的故乡。

要到几十年之后，我们才终于明白，在黄沙漫漫的路边，无论哪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身世都一样相象，无论是说故事的和听故事的，我们的心中都一样悲伤。

因为，也许要到了揭晓之后才发现其实并无结局，那个失去了名字失去了踪迹的旧日家乡，也许仍然无法触及，就象草原上那朵最最洁白的云彩，永远只停驻在那极遥远极遥远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原因了。

这许多年来，我零零星星记下了一些我的乡愁。几首诗，几篇散文，都分别收集在我出版的几本书里面，因为分散了，所以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但是"的内容原来是包赶在席慕蓉的书里。她隐隐透自了自己流离失所的经验。……她是察哈尔盟明安旗的贵胄，更有资格述说乡愁。可是这一切，在书中压缩在一个小小的领域之内。如果这本书是一间屋子，则一切都摆在桌上挂在墙上，而乡愁等等是镇在一只半透明的箱子里，这应该是作者内心自然形成的安排，而这"安顿"方式和新一代读者大众的心态是符合的。没有人愿意浅薄懵懂，忘记以前的事，没有人愿意孤陋寡闻，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但若是过分强调那些事又未免"徒乱人意"，珍惜现在才是生活的主题。……

感谢这位文坛前辈给我的评论与分析。是的，在珍惜现在的生活主题之下，多少年来，我的乡愁一直是锁在一个小小的半透明的箱子里，只有我的心才能够感觉到它的重量。

而到了今天，才忽然开始明白，也许，整个故乡对我来说，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沉重的小箱子了。

那看得见和着不见的，那记得往和记不住的，都在这里面了，而现在，终于到了该将它打开来和好好珍惜的时刻了。

当然，即便是到了今天，有些记忆仍然是舍不得完全凸显出来的，有些累积的重负仍然是无法完全释放的，是谁说的：

"一个人不能也不会释放他自己。"

不过，时刻既然已经到了，就让我尽力而为吧。由此前去，我实在不知道将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逢，在黄沙漫漫的路边，在我出声相询之前，就让我先把锁在心中的这个箱子打开来吧。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书的原因了。

谢谢大地，洪范和尔雅出版社，让我能将一部分的旧作放过来。谢谢圆神出版社让我能将我的新作和新的感觉在这本书里尽情发表。谢谢李男的编排和美术设计。更要谢谢许多蒙古乡长在资料上给我的帮助与鼓励。

当然，更要谢谢东生这一位朋友，谢谢他的千里跋涉，谢谢他那单纯而又动人的心愿，才会促使这样一本书的出版。

今夜，在灯下翻看这本书的校样，第一页仍然是那一条希喇穆伦河静静地流过草原。不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人继续在唱着那一首歌：

"大雁又飞回北方去了，

我的家还是那么远……"

我把心中锁了许多年的乡愁在此刻都释放了出来，并且静静祈求，希望永远不会太迟。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六日

凌晨完稿于宝岛台湾

卷一 出塞曲

出塞曲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长河

"大雁又飞回北方去了，
我的家还是那么远……"
用蒙古话唱出来的歌谣，
声音分外温柔。
而只要想到那一条河，
还在那块土地上流着，
就这一个念头，
就够碎人的心了。

湖泊

他们告诉我，在我故乡的天空上，
总有盘旋飞翔的大鹰和雕，
树丛中有鸣声宛转的画眉鸟。
溪间边有羽毛灿亮的野鸭和鸳鸯，
细草间有成双的灰鹤。
林野间有熊、狼、狐、鹿、貂、雪豹和银鼠，
在大平原上有成群奔跑的羚羊，还有野马和野骆驼，
在河流与湖泊里有鲤鱼、鲫鱼和白鲢。
当然，还有美丽的大雁，总随着
那熟悉的歌声，出现在远远的天边。

草原

在蒙古高原上，冬季长而春季短暂，
春季多风而冬日苦寒。
到了夏季才是黄金季节，
从五月到九月初，森林中
瀑布奔腾，草原上会开满了花朵。
无边无际的茂草丛中野花盛放。
有猩红的小百合，浅蓝的野风信子，
金黄的毛茛和紫色的喇叭花，
还有樱草、飞燕草及细高的萝菲草，
整块草原象一片织锦的花毯，

带着清香无限，一直一直铺向天边。

牧马

蒙古马是适合高原环境的良驹，

体能耐劳，远非其他马种可比。

马不能放在居家的近旁，

永远是放牧在空旷的草原上。

牧马是壮年男子的职守，

不仅时时要与它们一同奔驰，

尤其是在暴风雪或暴风雨的黑夜，

马群容易惊慌奔失，同时也是

野狼袭击幼畜的时候，最需要牧人保护。

这种与大自然的搏斗，养成了蒙古人勇敢无畏的精神。

命运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

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

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在灯下，我实在忍不住要揣想，

如果我能在一片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

今天的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无悔

蒙古谚语说：

"既然说了好，就不再说疼。"

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答应了你，
任凭怎样艰难困苦，也绝不会反悔。
是怎样光明灿烂热血胸膛啊！

爱马

蒙古的家畜，分为
马、牛、骆驼、羊、山羊
五种，排列的次序，
永远不变，
好象在他们中间，也划有阶级一样。
马是蒙古人最喜爱的家畜，
所以把它放在首位。
人在空旷的草原上，离了马，
什么活动都不能，
无论是旅行、游牧、打猎、作战、逃生、都不可无马。
蒙古谚语中，常说人生的最大不幸是：
"少年的时候，离开了父亲；
在中途的时候，离开了马。"

羊群

蒙古人常说草原上的羊群
是洒在绿绒上的珍珠。
羊毛虽然粗厚，
颜色却极为纯白。

每年四五月间剪毛，
一头羊可以剪下
一斤以上的羊毛，羊毛织成的毡子，
是穹帐的外围，
和内部的铺垫，羊毛毛皮，
是卸寒的衣物最常用的质料。
在绵羊群中总会夹着几头山羊来放牧，
父亲说因为山羊会认路，
只要有山羊在前头带领，
整个羊群就会乖乖地跟着它走下去。

神祇

蒙古人原始的信仰是
崇敬天神"腾格里"，
他们呼为"永生的苍天"。
然后还崇拜大地，
还有山川，还有
日月星辰，水与火
还有祖先与灵魂。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神祇，
每一个氏族或部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守护神。
后来虽然佛教传入，甚至成为蒙古的国教，
但是草原上对于岁末辞岁的跪拜大礼时，

外婆和父母都会对我说同样的一句话：

"祖先会保佑你的。"

而我从来都深信不疑。

沃野

许多人总以为塞外就是一片荒寒，

不是戈壁沙漠，就是

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其实戈壁虽大，绝对比不上那绿玉般的

草原占地辽阔。而整个蒙古高原

从东往西也有许多不同的地形差异。

从密布着参天森林，蒙古人自古称它为

"黄金的兴安岭"往西走来，

一路上有多少高山峻岭，

有多少美丽的湖泊，

有多少丘陵起伏，

有多少大河巨川缓缓流过。

风景

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的父老传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说成吉思汗曾经说过：

"有一天我的子嗣们

放弃了自在的游牧生活，

而住进用污泥造成的房屋时，

那就是蒙古人的末日了！"

父亲告诉我，对他来说"风景"就应该是望出去不会有丝毫阻拦的辽阔视野。

离开家乡之后，即使是欧洲的山川，对他仍旧是窘迫狭窄一如困居斗室。

信仰

位在包头附近五当沟内的五当召，汉名称为广觉寺，是由第一世活佛罗布桑加拉错亲自监督兴建的。

蒙古人与西藏人信奉佛教，

从不知有"喇嘛教"

这样一个名词，

喇嘛是藏语对于僧人的

尊称而已，并不是

教派的正式名字。

现在大家都这样用了。

也无法再改正，

只能说蒙古与西藏人

所信仰的佛教，是佛教中色彩浓重，

重密宗法仪的一个支派。

陵寝

伊金霍洛旗

是成吉思可汗陵寝所在地，
伊金在蒙文里是"主上"的意思，
霍洛是"陵园"。成吉思可汗的陵寝
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蒙古包，
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包上装铜钉，
包外在毛毡之外再披上黄缎，
门上悬有玛瑞和珊瑚珠串缀起的帘子，
包内悬满黄绸，庄严华美。
象现在这样的建筑，就是后人添建的，
失去了原来的特色了。

旧事

在每一个蒙古人
横越、听见、或者想起
腾格里沙漠的时候，
他们都会记起
德王当年的故事；
在每一处闪着金光的
沙丘上，在每一阵风沙的
呼啸声中，在那浩瀚如天的大漠里，
到处依旧还在传呼着德王他的名字。

青塚

昭君墓在呼和浩特南方三十公里黑河之滨，

土阜隆起，烟霭濛笼，远望数十里外，又称青塚。

小时候听老师说是因为塞外枯寒，

只有昭君塚草色独青，

所以叫做青塚，也就信以为真。

其实整个大黑河流域，都是碧绿的山脉与田野，

所以山叫大青山，河名大黑河，无限肥美。

不知道老师是听谁说的？

老师的老师又是听谁说的？

追寻

在这人世间，有些路

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

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

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

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

支撑着自己的，

也许就是游牧民族与生

俱来的那一份渴望了吧。

渴望能找到一个世界，

不管是在画里、书里，

还是在世人的心里，

渴望能找到一块

水草丰美的地方，

一个原来应该还存在着
的幽深华茂的世界。

苍茫

如果草原上失去了马群
如果日出之时再不见飞鸟
如果一切都已太迟
如果一切都终于成为
苍茫旧事？

敖包

蒙古人相信
大自然中处处有神灵，
常有敖包堆在山巅
或者路边。
可以用石堆成，
也有用砖瓦及柳木的。
它的大小、形状和数目
都不一定。敖包
在蒙文里就有"堆"的意思，
在边境上的时候
是为了标明边界，
但通常都是崇拜用的，
是山川神祇

地方神灵居所的象征。

在旅途上遇见了敖包，

蒙古人都会下马膜拜之后

才再继续前行

风沙

春夏之交，

气压急剧变化之时，

整个蒙古高原就吹起

那人人闻之色变的

"蒙古风"来。

风沙起时真是遮天蔽日。

排山倒海，风力绝猛，

狂沙扑面，沙漠中

巨大的沙丘也常会在

旦夕之间变易了位置，

我问父亲，那些沙漠中的

旅人遇见风沙时要怎么办？

父亲说："有骆驼啊！

还怕什么？"

翰海

比起戈壁来，

腾格里只能算是一个

中型沙漠而已。
但是整个面积也有
四万两千七百平方公里了，
置身其中，你只见
平沙莽莽，四望无垠，
再往北行则有沙丘
如波浪层叠起伏，
真的只有用浩瀚如海才能形容了。
所以自古汉人皆称戈壁为瀚海。

变易

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静止不动的
我们要怎样容忍
那一天又一天蓄意不同的变化？

卷二

漂泊的湖

在那遥远的地方
仿佛错误已经铸成
却没有人承认
这就是我所能拥有的
整整的一生

交易

他们告诉我 唐朝的时候

一匹北方的马匹换四十匹绢

我今天空有四十年的时光

要向谁去

要向谁去换回那一片

北方的 草原

乌里雅苏台

——为什么我永远不能在二十岁的一个夏日微笑着刚好路过这个
城市？

三杯酒后 翻开书来

"乌里雅苏台的意思 就是多杨柳的地方"

父亲解释过后的地名就添了一种

温暖的芳香

早年从张家口带一封信到新疆伊犁

这里是一定要经过的

三音诺颜汗的首邑

杨柳枝在夏日织成深深浅浅的

陷阱 缠绕过多少旅人的心

父亲 为什么我不能

让一切重新开始 那时柳色青青

整个世界还藏着许多新鲜的明日

还藏着许许多多

未知的 故事

祖训

——成吉思可汗："不要因路远而踌躇，只要去，就必到达。"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不许流泪 不许回头

在英雄的传记里 我们

从来不说他的软弱和忧愁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在风沙的路上

要护住心中那点燃着的盼望

若是遇到族人聚居的地方

就当作是家乡

要这样去告诉孩子们的孩子

从斡难河美丽母亲的源头

一直走过来的我们啊

走得再远也从来不会

真正离开那青碧青碧的草原

唐努乌梁海

远远远远地高过海面

高原上安静躺卧着的

象菊花一般清澈的湖水啊

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

库苏古泊

被别人取走了的金银

我们会唤叫着去夺了回来

被别人取走了的马匹

我们会骑上更快的马

再去抢了回来

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

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曾经

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

高速公路的下午

路是河流

速度是喧哗

我的车是一支孤独的箭

射向猎猎的风沙

（他们说这高压是从内蒙古来的）

衬着骄阳 顺着青草的呼吸

吹过了几许韶华

吹过了关山万里

（用九十公里的速度能追得上吗）

只为在这转角处与我相遇使我屏息

呼唤着风沙的来处我的故乡

遂在疾驰的车中泪满衣裳

出塞曲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

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

我心中的大好河山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谁说出塞子歌的调子都太悲凉

如果你不爱听

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

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

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

想着黄河岸啊 阴山旁

英雄骑马啊 骑马归故乡

命运

海月深深

我窒息于湛蓝的乡愁里

雏菊有一种梦中的白

而塞外

正芳草离离

我原该在山坡上牧羊

我爱的男儿骑着马来时
会看见我的红裙飘扬
飘扬 今夜扬起的是
欧洲的雾
我迷失在灰黯的巷弄里
而塞外
芳草正离离
隐痛
我不是只有 只有
对你的记忆
你要知道
还有好多好多的线索
在我心底
可是 有些我不能碰
一碰就是一次
锥心的疼痛
于是
月亮出来的时候
只好揣想你
微笑的模样
却绝不敢 绝不敢
揣想 它 如何照我

塞外家乡

长城谣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的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 你的树 你的风
敕勒川 阴山下
今宵月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狂风沙
风沙的来处有一个名字
父亲说儿啊那就是你的故乡
长城外草原千里万里
母亲说儿啊名字只有一个记忆
风沙起时 乡心就起
风水落时 乡心却无处停息
寻觅的云啊流浪的鹰
我的挥手不只是为了呼唤
请让我与你们为侣 划遍长空
飞向那历历的关山
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竟是故乡
所有的知识只有一个名字
在灰暗的城市里我找不到方向
父亲啊母亲
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

新泉

凝神静听

那钟声正穿过深暗丛林
穿过泥泞的昨夜 穿过
我们亲手将它植满荆棘的岁月
仿佛 是生命里
最沉静时刻 有所领悟
有所盼望 在揭晓之前
正聚集成一种新鲜的形象
那么 请原谅我不想去注意
阴影里你的悲伤和迟疑
即或是你终于流下了泪
我也要 把它看做是
雪融之后从高山上流下的泉水

盐漂湖草

总是在寻找归属的位置
虽然
漂浮一直是我的名字
我依然渴望
一点点的牵连
一点点的默许
一块可以彼此靠近的土地
让我生
让我死 同时

在这之间
在迎风的岩礁上
让我用爱来繁殖
玛瑙湖
没有理由 除非是
为了引诱你回头
才以这最后的荒旱枯竭的结局
向你显露出 那一直深藏在
我胸怀间的美丽的记忆
当温柔与壮烈同是一个女子的性格
从此 就别无抉择
这是湖泊最后的愿望
是我整个一生的孤注一掷
请尽情捡拾吧
现在也不能说是太迟 毕竟
你终于知道了我的心事
——蒙古高原上一处人迹罕至的湖泊"琪格诺尔"近日突然干涸，才发现湖底铺满了玛瑙宝石。

海鸥

刚刚出发的白鸟
在明净的天色中划出弧线

激动的心啊 并不能知道

前路上的风暴

并不能躲避 阴云密布

那些急急向着命运逼近的

十面埋伏

鹰

执笔有时只是一种清凉的欲望

无关悔恨 更无关悲伤

我只是想再次行过幽径 静静探视

那在极远极暗的林间轻啄着伤口的鹰

当山空月明 当一切都已澄净

美丽新世界

那逐渐成形的习惯 都是墙吗

那么 那日夜累积起来的禁忌

就都是网了

我们终于得以和一切隔离

诸如忧伤喜悦以及种种有害无益的情绪

从此 在心中纵横交错的

都是光亮的轨道

河川无菌 血液也一样

即使你终于出现 也无从改变

在等待中消失了的那些

已经不能再描绘所有的细节
在一无杂树的林间
一无杂念的午后 即使
你说出了你的名字
即使你胸怀间还留有前生的烙印
我也再无从回答 无从辨识

漂泊的湖——罗布泊记

楼兰已毁 尽管
那里曾经有过多少难舍的爱
多少细细堆砌而成的我们
难舍的繁华
当你执意要做善变的河流
我就只能
成为那迁移无定的湖了
而我并没有忘记 每个月夜
我都在月光下记录着水文的痕迹
为的是好在千年之后
重回原处 等你

岸边

沿着岸边 我已经
留下了许多线索
让你 慢慢寻觅

生命本来就是
渐行渐远的涟漪到了最后
也只剩下一些淡淡的盼望
总想着 也许
真的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微笑着各自走过 然后
在清晨沾满了露水的草原上

相遇

后记

藏在童年 藏在模糊的黄昏
藏在逐渐远去的记忆里
有些什么 零乱而又散漫
正从路的尽头低声向我呼唤
仿佛错误已经铸成
却没有人肯承认
这就是我所能拥有的整整的一生
以一种多么奇怪的方式进行
在温暖而又甜蜜
却一直认作是异乡的夜里
流泪转述着那些听来的故事
从陌生的故乡 从冰寒的历史

卷三

飘蓬

飘蓬

1

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本来是会说蒙古话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字句，发音却很标准，也很流利。

据说，那都是外婆教我的，只要我学会一个字，她就给我吃一颗花生米。

据说，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这种游戏，整天缠在外婆身边，说一个字，就要一颗花生米。家里有客人来时，我就会笑咪咪地站出来，唱几首蒙古歌给远离家乡的叔叔伯伯听。而那些客人们听了以后，常会把我接进他们怀里，一面笑着夸我一面流眼泪。

可是，长大了以后的我，却什么都记小起来，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每次有同乡的聚会时，白发的叔叔伯伯们在一起仍然喜欢用蒙古话来交谈，站在他们身边，我只能听出一些模糊而又亲切的音节，只能听出，一种模糊而又遥远的乡愁。

而我多希望时光能够重回，多希望，我仍然是那个四五岁的幼儿，笑咪咪地站在他们面前，用细细的童音，为他们也为我自己，唱出一首又一首美丽的蒙古歌谣来。

可是，今天的我，只能默默地站在他们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

着我的命运。

2

当然，有些事情仍然会留些印象，有些故事听了以后也从没忘记。

童年时最爱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在老家的种种，尤其喜欢听他说参加赛马的那一段。

父亲总是会在起初，很冷静很仔细地向我们描述，他怎样渴望着比赛那一天的来临，怎样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骑上那匹没有鞍子的小马，怎样脸红心热地等着那一声令下，怎样拼了命往前冲刺，怎样感觉到耳旁呼啸的风声与人声，怎样感觉到胯下爱马的腾跃与奔驰。说着说着，父亲就会越来越兴奋，然后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我们这几个小的也跟着离凳而起，小小的心怦怦地跳着，小小的脸儿也跟着兴奋得又红又热，屏息等着那个最后的最精彩的结局，一定要等到父亲说出他怎样英勇地抢到了第一，怎样得到丰厚的奖赏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欢呼赞叹，心满意足地放松了下来。那个晚上，总会微笑着睡去，想着自己有一个英雄一样的父亲，多么足以自豪！

长大了以后，想起这些故事，才会开始怀疑，为什么父亲小时候样样都是第一呢？天下哪里会有那样不可一世的英雄呢？

好几次想问一个究竟，每次却都是话到唇边又给吞了回去。

有一次，父亲注意到了，问我是不是有话想说？我一时找不出别的话来，就撒娇地坐到他身边，要他再说一遍小时候赛马的事给我听。

想不到父亲却这样回答我：

"多少年前的事了，有什么好提的？"

我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

3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德国的大学里教蒙古语文。

那几年，我在布巴塞尔学画的时候，放假了就常去慕尼黑找父亲。坐火车要沿着莱茵河岸走上好几个钟头，春天的时候看苹果花开，秋天的时候爱看那一块长满了荒草的罗累莱山岩。

有一次，父女们在大学区附近散步，走过一大片草地，草是新割了的，在我们周围散发出一股清新的香气。

父亲忽然开口说：

"这多像我们老家的草香啊！多少年没闻过这种味道了！"说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天已近黄昏，鸟雀们在高高的树枝上阳噪着，是他们归巢的时候了，天空上满是那种黄金色的温暖的霞光。

我心中却不由得袭过一阵极深的悲凉。这离家乡这么多年的父亲，却仍然珍藏着那一份对草原千里的记忆，然而，对眼前这个从来没看过故乡模样的小女儿，却也只能淡淡地提上这样一句而已。在他心里，在他心里藏着的那些不肯说出来的乡愁，到底还有多少呢？

我也跟着父亲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暮色里与我有着关联的草香，心中在霎时闪出了一个句子：

"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又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晚上，在我石门乡间的家里。在深夜的灯下，这个句子忽然又出现了。我就用这一句做开始，写出了一首诗，

没怎么思索，也没怎么修改，所有的句子都自然而顺畅地涌到我眼前来。

这首诗就是那一首"出塞曲"。

4

以前，每当看到别人用"牧羊女"这三个字做笔名时，心里就常会觉得，这该是我的笔名才对。

不是吗？倘若我是生在故乡、长在故乡，此刻，我不正是一个在草原上牧着羊群的女子吗？

每次想到故乡，每次都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心里一直有一幅画面：我穿着鲜红的裙子，从山坡上唱着歌走下来，白色的羊群随着我温顺地走过草原，在草原的尽头，是那一层一层的紫色山脉。

而那天，终于看见那样的画面了，在一本介绍塞外风光的杂志里，就真有那样的一张相片！真有那样的一个女子赶着一群羊，真有那样一片草原，真有那样远远的一层又一层绵延着的紫色山脉。

我欣喜若狂地拿着那本画给母亲看，指着那一张相片问母亲，如果我们没离开过老家，我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却回答我：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老家，也轮不到要你去牧羊的。"

母亲的口气是一种温柔的申斥，似乎在责怪我对故乡的不了解，责怪我对自己家世的不了解。

我才恍然省悟，曾在库伦的深宅大院里度过童年的母亲，会吃着一盒一盒包装精美的俄国巧克力、和友人们在回廊上嬉戏的母亲，恐

怕是并不会喜欢我这样浪漫的心思的。

但是，如果这个牧羊的女子并不是我本来该是的样子，如果我一直以为的却并不是我本来该是命运，如果一切又得从头来起的话，我该要怎么样，才能再拼凑出一幅不一样的画面来呢？

有谁能告诉我呢？有谁能为我再重新拼凑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乡来呢？

我不敢问我白发的母亲，我只好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默默地，独自面对我的命运。

有一首歌

1

我是不到五岁就进了小学一年级的，在南京，在逸仙新村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我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懂，却学会了一首老师教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这里。

这么多来，我不单牢牢地记住了这首歌，并且还记住了教室里地板上温暖的阳光，和窗外对有人对着我微笑的外婆的笑容。

我的女儿是在新竹上的幼稚园，三岁多的小女孩，每天早上去混两三个钟头，也不过是去混吃混喝，随便地唱唱玩玩罢了。所以那天下午，当她说要唱一首新歌给我听的时候，我并不太在意，埋头在书

桌前的我，也不过如平日那样，随口地应答着她罢了。

然而，我小小的女儿却认真地唱起来了，用她那稚嫩的童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台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这里。

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出，我几乎要失声惊呼了。转身站起来面对着幼小的女儿，我小小的不解人事的女儿还抬起头问我：

"妈妈，宝贝唱得好不好听？"

我小声地回答她："好听，宝贝唱得好听。"

孩子没有听出我声音里的哽咽，她高高兴兴地一边唱一边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了，我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2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后山上开满了油桐花的小小学校里的孩子们，对他们那样羡慕的原因吧。

是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新竹师专美术科的师生一起下乡，到苗栗县南庄国小一场"艺术服务社会"的活动。我们带了一些作品展览出来，再放一些电影，再请邻近的国校学生们来一起写生，送给他们一些奖品和纪念的礼物。虽然天气一直很阴沉而且不断地下着小雨，但是，所有的活动也都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

南庄国小实在很小很小，紧紧地贴在山边。周围全是山，全种满

了油柚，正开着一簇一簇的白花，风吹过来，后山上的白花就一瓣一瓣地飘落下来，有的飘到山上人家的屋顶上，有的就飘落到学校的操场上来了。

学校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原来大概也是企盼着这样一天的，所以，他们也排演了一些节目来娱乐的，没想到会下这样的细雨，一会儿阴又一会儿晴，让人捉摸不定。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小朋友在问他们的老师：

"老师，要不要换衣服？要不要换嘛？"

为了礼貌的关系，声音是压得很低很轻的，可是仍然可以感觉得出那语调里面所含的焦急与失望。

幸好十点多钟的时候，天气开始稳定了，甚至露出了阳光，扩音器里传出了让小朋友回教室去换衣服的消息，三面走廊里都有了欢呼的回响。我们被请到操场正面的走廊下，先看了中年级的国术操，然后再看低年级的毛巾舞，最后是高年级的山地舞。

这些在山间长大的孩子们，有着和城市里的小孩们一样的自信，跳得好极了。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都长得很饱满，身体也很结实，低年级那些挑毛巾舞的小朋友们，更是扭得很自在、笑容可掬，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在他们跟着音乐节拍舞动的时候，后山上的人家，也都站出来从高高的街边俯瞰着我们。有老人，也有抱着幼儿的妇人，也有荷锄而过的农夫，都靠在街道的红栏杆上，笑嘻嘻地往下看，并且一边还指指点点的。

我想，他们一定是在指着哪一个特别高大的是谁家的儿子，哪一个扭得特别厉害的是谁家的小女儿吧。在这样一个小小而安定的社会里，操场上一半的小朋友，他们大概都认得出的吧，虽然也许叫不出名字，但总知道是哪一家的孩子或孙子的吧。

在这个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有多少他们自己无法体会出来的幸福呢？可是说不定，他们反而会找出成打的缺点来，他们会觉得这里太偏僻、太闭塞，生活太死板，太缺少变化，因此，在他们成为少年以后，这样安定与安静的气氛反而会使他们觉得烦躁和苦闷，恨不得能冲出去，到另外一个广大无边 的世界里，去做一个潇潇洒洒的流浪者的吧。

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有多少流浪的人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小小角落呢？有多少流浪的人捧着一颗憔悴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呢？

活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开幕式，师生们聚在一起听教育部的一位司长讲一段话，他对小朋友说：

"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出校门来教书就是在这个学校，面对着和你们一样年龄的小朋友，所以，今天看到你们，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一样....."

他对小朋友说话的声音特别温柔，和地平常少事公办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语调完全不一样，站在礼堂的后面，我不禁动容。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较为软弱的一点 吧，面对着和三十年前一样的天真纯洁的小面孔，再刚硬的人也不由得要变成极为温柔的吧，而我是要

羡慕他还是要妒忌他呢？经过了这样悠长的岁月，还能回来细数他少年时的脉络，还有同样的山，同样的树，同样的校舍，同样的操场，甚至差不多同样的小小面孔来迎接他，他的幸福真是难以衡量的了！

而我是要羡慕他还是妒忌他呢？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首歌。

我说不出口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哪儿，在我心里最深最柔软的一个角落，每当月亮特别清朗的晚上，风沙特别大的黄昏，或者走过一条山路的转角，走过一片开满了野花的广阔原野，或者在刚亮起灯来的城市里，在火车慢慢驶开的月台上；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里，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我就知道，那是我的歌——一首只属于流浪者的歌。

我并不怨怪我的父母，我也不怨怪我的国家，可是，命运给我的，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安排啊！我有一个很美丽的汉文名字，可是，那其实是我的蒙文名字的译音而已，我有一个更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可是我却从来没见过我的故乡。

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个多遥远的地方！父亲说：明安在蒙文里的意思是指一千只羊，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那里羊多，草又肥美。

而今夜，在灯下，我实在忍不住要揣想，如果我能在一块广阔而肥美的草原上出生长大，今天的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了呢？

在我的心里，会不会有一首不一样的歌了呢？还是说，我也许会和那些在满山都种满了油桐的小小世界里长大的孩子一样，觉得日子太单调、生活太平凡，因而对外面的一切有了无法抑止的激情，甚至在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永远的流浪者呢？

梦与现实，到底哪一样能够令人满意呢？

汗诺日美丽之湖

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慢慢寻找属于我的童年。

香港是一个充满了变化与变动的岛屿。在这三十年间，我回来过几次，眼看着一次又一次不同的面貌。奇怪的是，我童年居住过的这一个地区，却总是保持原状。

一切依旧保持原状，象是随时在等待着我的探访。

曾经住过五年多的家还在那个斜坡上，我站在对面马路上看过去，整条街只给人一种灰旧破败的感觉，就算是在正午的阳光下，也带着冷冷的灰青色调，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也许是天气太热的关系吧，我对自己说，谁会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出门呢？

可是，在我的童年里，这条街是鲜活的，充满了声音与气味、色彩与光泽。我和妹妹会在街角的凉茶店乖乖站着喝完一碗凉茶，就为了等凉茶之后的那一颗陈皮梅。装凉茶的大壶总是擦得光亮亮的，陈

皮梅总是又酸又甜，小心含在嘴里可以吃很久很久。

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急急地拆开信来。

信是挂号信，刚才出门的时候收到的，原来应该等到回家之后再看，但是封上寄信者的签名让我猜到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因此忍不住一面走一面拆信，然后就在一无遮阴的人行道上站住了。

"——一点四十分起程，沿途无限草原，由远而近出现名曰汗诺日的美丽之湖，（汗诺日蒙语，皇帝之湖）。周围占地约四华里，湖水清湛断定为一淡水湖。湖上万千水鸟群栖群飞，牛群悠然饮水湖边，美景当前，不胜依恋。"

信是乌尼吾尔塔叔叔寄来的，信里另外附寄的一份资料是他在多年前翻译的"蒙古高原调查记"书中的几页，这本书是更早更早以前由日本的一个学术调查团体所写下来的记录。

在上一次的同乡聚会里，乌尼吾尔塔叔叔就说过他要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影印了寄给我，在这封信里，叔叔说：

"现就书中有关贵府部分资料、复印一份寄上。按呢总管全名为呢玛鄂索尔，亦即是您的伯父。又乌蓝和硕村、呢总官邸，就是您席府的——老家。

此书现存蒙藏委员会研究阅览室，资料虽极有限，但此时此地得来亦属不易……"

这次在香港停留了五天，一直在朋友热情招待里，最后一天，飞机在下午四点起飞，朋友说上午任我自由活动，他们会在下午两点准时来接我去机场。

这一天我在早上十点才起来，原来还是懒懒地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的人，忽然想去看一眼以前的小学、看一眼以前的家，念头一出现，人马上就醒过来了。

十点半钟刚过，我已经搭上往湾仔方向的地铁了。上次来香港，虽说也去了旧家一趟，却是拜望住在那里的朋友，人又多，匆匆来去，根本没想到向窗外望一望。

再上一次，就是出国去欧洲读书那一次的路过了。

在湾仔那一站下了车，从修顿球场的那个出口走了出来，我不得不用手指来帮忙计算岁月，算一算，上次走过修顿球场去找小时候的学校是二十多岁出头的人，这一次沿着旧路走过去的我早已经过了四十了。

那么，下一次再来，该有多少岁了呢？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罩下来，没带伞的我慢慢沿着旧日的街道往我的昔时走了过去。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罩下来，民生东路上充满了车声与灰尘，我就站在街边翻读着我那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

汗诺日美丽之湖，是靠近家园的第一站，第一处标识，第一个进到心里面去的名字。汗诺日美丽之湖湖水清澈清凉，而我在南方炎炎烈日之下翻读着我的故乡。

"——过湖畔，越丘陵，进入河床地带，道路泥泞难行，由此西上即为呢总管邸所在地。途中河床南岸，屡现黄土绝壁，到处展露着花岗岩的风化层。我们经过长时跋涉沼泽地区，确已筋疲力竭，约

于五点半到达乌蓝和硕村的呢总管邸。呢府位于该部最西端，有三栋固定房屋和三所蒙古包。村落背面约有一平方公里的平地，其后为高约七十米的丘陵。远望陵顶有鄂包两处。

总管不在，由其令尊及其胞弟出迎，接进正房左间招待。"

接下来这些日本人在书里用了不少笔墨来形容我祖父的精神气质，他们用了很多形容词。对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主人，他们的强烈印象是因为：

"——我们深感老者为蒙古人中杰出的干练人物。"

这些日本人在当时并不知道，几年之后，另外一批日本人因为同样的理由暗杀了我的伯父。

这些日本人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崇敬，感激并且竭力想讨好的老主人，却在几年之后横遭丧子之痛。呢玛鄂索尔，老人的次子，也就是呢总管邸的呢总管，是日本人阴谋侵占蒙古计划里的大阻碍，他们因此而暗杀了他。

我没有看过祖父和伯父，我的父亲也很少向我们这些孩子提起这件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从亲友间听来的一些模糊而又固定的情节。我想，父亲是把这一件事情藏起来了。

有些痛苦可以逢人就诉说，但是有一种痛苦只能独自面对，把它藏在最深最暗的地方，绝对不准任何人闯入。

从小所认得的父亲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温和而且浪漫。

在香港那几年，他常带我们这几个小的去海边游泳，去山上野餐，我们学技里的活动他都来参加，只要父亲在，气氛就会活泼热闹起来。

我们不太敢去要求母亲的事，常会先到父亲那里去疏通。有一次，我把他送给母亲的一支很好看的钢笔带到学校去，结果回家的时候只剩下上面的笔套，空空地挂在衣服口袋上，下面的笔杆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很生气，因为那是一支非常漂亮的笔，我到今天还记得，是红底搂着金花，很细致很秀巧的女用钢笔，母亲板着脸要我去找。沿路仔细看，找不到就不准回来。

我只好沿着放学的路慢慢低头往回走，家的后面有一块高起来的土坡，要爬上三四层台阶才能走上去，就在那个土坡前面，父亲赶上了我，他用温热的大手扶着我的肩膀，轻声地说：

"算了！找不到的了，我们还是回家去跟妈妈说说好话吧"

三十多年之后，我又来到这个土坡的前面，除了周围多了一些拥挤的房屋之外，土坡和从前的完全一样，连那几层台阶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走上台阶的时候我绊了一跤，差点往前跌过去，幸好用手扶住了地，把身子给稳住了。走在我身边的一位老先生对我吆喝了一声，那意思好象是在说：

"怎么这么大的人走路还这么不小心？"

"——七月六日六点起床，晨来细雨蒙蒙气温下降，如同深秋，令人感寒。赶忙多加内衣，九点品茗。十时等雨略停，江上、田中二氏到府前广场漫步。那里集有马匹为数三百以上，由呢氏之弟担任指挥，从群中挑选若干马匹拴在府前。

此时生龙活虎般的蒙古骑士们在场活跃。他们手持套马竿拼命的追马，一接近目的物之际，闪电式的跳离坐骑，飞扑而去，攀马尾，扣马鬃，擒拿归来。正在欣赏草原凄然壮举之时，田中氏又复进入摄影梦境。据呢氏之弟称，经管马匹近千，另有牛羊约千只。

江上回室之后，看见铁制消火壶一具，不论其为近时或古代之物，以其酷似往昔黑海东北草原游牧民族之锅，还引起他照壶写生的兴趣。本日主人特煮全羊饷客，十一点多钟一同拔所佩蒙古刀，切割羊肉分而食之，美味无穷。”

太阳好大，从天上直直地射下来，射进了我的肌肤里，手上拿着的纸张反映着日光，那光芒也直直地射进了我的眼睛，使我的眼睛觉得酸热起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

站在酷热的街头，拿着几页影印的文字。从几十年前的一段记录里，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归属。

有些日本人拿着枪支把我的家毁了一次又一次。也有些日本人拿着相机和画笔走了许多路只为了看看我的家园、我的亲人，看他们使用的器物，看他们的生活方式，看那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也属于我的一切。

而我，今天的我，呆立在南方炎炎烈日下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我，到底算是什么呢？

在学校去的那条砌满了石阶梯的路也毫无变动，只是觉得出奇的狭小。

记忆里那些阶梯又宽又平滑，放学的时候总是蹦跳着往下走，遇到姐姐和她们的同学走在前面的时候，我就会大声地一路叫着姐姐的名字，一路追了过去。

太阳好大，直直地射了下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条狗跑过来对我吠叫几声，看我不怕它，也就很知趣地退开了。

学校分边那块山坡还在，只是树长高了，把整块草被遮住，原来的马缨丹都没有了。地上堆了很多落叶，好象很久没人去过的样子，我心里开始疑惑起来，虽然说是刚放暑假，总不至于荒凉到这个地步吧。

走到学校正门前面的时候，才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会有那只狗来警告我，这里确实已经是一个荒凉的被弃置的地方了。

大门铁栅是紧锁的，有一张布告贴在门边，说是学校已经搬到骆克道去了，请来宾去新址接洽，并且请不要进入这幢私产的房屋之内。

去年来香港的时候，是听说老校长已经去世了，好象他的孩子没有什么兴趣来继续办下去。一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走了这么远的路到了学校门口却不能进去。

站在锈蚀的栅栏之前，我往门里探视，左边是我四年级的教室，再过去是弟弟上过的幼稚园。右边是福利社，有一次从父亲挂在柜子里的衣服口袋里偷了十块钱，拿去买五毛钱的东西吃，福利社的小姐找了我一大堆钱，我正在往回拿的时候被经过的姐姐看见，她什么也没说地走开了，可是我知道她会在晚上告诉父亲。那一整天在学校里我什么事也没办法做，手总是伸进口袋握着那堆钱，手心里都是

汗。

那天晚上是怎么面对的我已经忘记了，只是从此以后没敢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风吹过来，把山坡上的树吹得沙沙作响，我转身离开，忽然间很强烈地想念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小小的身影，和她所收藏的那些琐碎的忧愁与快乐。

沿着我儿时放学回家的阶梯一层一层走下去，开始有泪水沿着眼眶边缘浮了上来。

在画画和写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有个好的开始。

尤其是写诗，我总是不断修改，但是又不愿意在纸上留下任何修改的痕迹，于是总是反复誊抄，只要错了一个字，就重新再开始。

我喜欢在一张洁白的稿纸上，用深黑的墨水一个字一个字端端正正地写下去，每一行的排列也都要完全照着计划来，所以，一首诗终于写成之后，桌子底下总是堆满了废弃的稿纸。

从香港回到台北的那个晚上，母亲微笑问我："你没有回湾仔去看看？"

站在床边的我，竟然不敢据实回答，含糊地说了一两句就把话岔开去了。

到了夜里，一个人坐在桌前，泪水才止不住地滴落了下来。

难道生命真的没有办法修改，真的只能固定在一个又一个错误的格式里了吗？

妈妈，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童年，为什么我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

丽之湖的旁边？

妈妈，在你病榻前没能说出来的话，此刻正一句一句横便在我的胸中我的喉间。

妈妈，我不但回到湾仔，回到我以前的家，以前的学校，我甚至在这一天的正午时分找到了以前和您一起去买菜的那个街边的市场了。那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没有想到在转过一个街角之后、我就回到了三十多年以前的那个菜市场。那条窄街，那些摊位、那些摊贩、那些菜蔬的颜色与气味，那些人群的声音与形象，妈妈，一切都和三十多年前完全一样，甚至还包括那夏日正午令人目眩的阳光。

妈妈，我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胸中在霎时充满了依恋与怀旧的情绪。妈妈，我没有办法。虽然，照您的说法，那五年多里，我们只是客居在香港而已，但是，那时间，那五年的时间，却是我生命里的一段无法替代无法修改无法重新再来的童年啊！

当您牵着我的小手慢慢穿过拥挤喧闹的市集的时候，您一定没有想到您正在铸造着我所有的回忆吧？您一定没有想到，您和父亲正在带引着你们的孩子一步步地逐渐远离了汗诺日湖。

因此，我永远没有办法对美丽的汗诺日湖产生出我对香港湾仔一条窄街上的菜市场那种相同的反应，虽然，按照原来的计划，那应该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有一片清澈的湖水，湖上有万平水鸟群栖群飞。我的一生，或者至少是我的儿时应该在乌蓝和硕村渡过，小小年纪就呆立在广场前看我的伯父们指挥那些生龙活虎的蒙

古骑士在马群中往来追逐。就算是有一天我长大离开了，就象你们当年离开的时候那样，我也仍然可以在心里保有那一块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颜色与气味，声音与形象，好准备有一天，当转过一座山，或者绕过一处丘陵的时候，忽然间重新看见、听到、并且嗅出了在等待着我的那完全没有改变的童年！

可是，从我生命最初的开始，你们就不断一步一步地带引我远离了我的来处。我的童年只能在这一条窄街或者那一条斜坡上出现，而我对这些仅有的记忆又不能不充满了强烈的依恋。

三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生命终于固定在一个错误与矛盾并且再也无法修改的格式里了，妈妈，我们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始，站在夏日正午的街边，我终于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能是。

妈妈，一生只能有一次童年，我为什么不能生长在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旁边？

卷四

旧日的故事

小红门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先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的，当然也应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昨天、今天和明天

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

就象那天下午，我挥手离开那扇小红门时一样。小红门后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有扇绿色的窗户。我走的时候，窗户是打开的，里面是外婆的卧室，外婆坐在床上，面对着窗户，面对着院子，面对着红门，是在大声地哭着的。因为红门外面走远了的是她疼爱了二十年的外孙女，终于也要象别人一样出国留学了的外孙女。我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我把小红门从身后带上时，打开的窗户后面，外婆脸上的泪水正在不断地流下来。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这样地激动，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尽管在告别前，祖孙二人如何地强颜欢笑，但在那一刹那来临的时候，平日那样坚强的外婆终于崩溃了。而我得羞耻地承认，在那时，我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但能"出国"的兴奋仍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流的泪没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带上小红门以前，还能挥手向窗户后面笑一笑。虽然我也两眼酸热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车后，车子一发动，我吸一口气，又能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时，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后，有弟弟在，外婆不会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没有哭很久，那个夏天以后又过了一个夏天，离第三个夏天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外婆就走了。

家里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华侨子弟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学生们还没来，方桌上摆着一叠国内报纸的航空版，我就坐下来慢慢地翻着。好像就在第二张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为是说起他生前的事迹的，可是，再仔细一看标题，竟是史秉鳞先生写的："敬挽乐景涛先生德配宝光濂公主。"

而我当时唯一的感受就是手脚忽然间异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为什么分别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样地激动了。难道她已经预感到，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吗？而这次，轮到我在一个异国的黄昏里，无限懊悔地放声大哭起来了。

卷五

还乡

困境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唐·韦应物

刚刚离家一个人去欧洲读书的时候，写了好多家书，厚厚的，每一封都总有十几页。

那时候，父亲从台湾也给我写了许多，信里常有令我觉得很温暖的句子。

有一封信里。父亲这样说：

"在家时的你，就爱一个人到处乱跑，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海的，我总觉得你是我五个孩子中最不听话的一个，就象一匹小野马。现在，小野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会轻轻叫你的名字。小野马，离我们老远老远的小野马啊！你也开始想家了吗？"

在异国冰寒的夜晚里读着父亲的信，热泪怎样也止不住地滚落了下来。心里很不得能马上回到父亲的身边，可是，即使是当时那样年幼的我也能明白，有些路是非要一个人往前走不可的啊！

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

支撑着自己的，也许就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那一份渴望了吧。渴望能找到一个世界，不管是在画里、书里，还是在世人的心里，渴望能找到一块水草丰美的地方，一个原来应该还存在着的幽深华茂的世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在这条长路上慢慢地摸索着。偶尔在电光石火的瞬间，好象那美丽的世界就近在眼前，而多数的时间里，所有的理想却都永远遥不可及。

在这条长路上，在寻找的过程中，付出的和得到的常常无法预料。一切的现象似乎都彼此对立却又都无法单独存在，欣喜与歉疚，

满足与憾恨总是同时出现，同时 逼进，并且，谁也不肯退让。而在这些分叉点上，我逐渐变得犹疑与软弱起来，仿佛已经开始忘记我要寻找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年少时的我所不能了解的人生吗？

那个无忧无虑、理直气壮的小野马到哪里去了呢？

对于眼前的处境，对于自己的改变，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混乱与不安，在这一条迢迢的长路上，我难道真的就只能做一个迷途的过客而已吗？

而这并不是我当初要走上这条路来时的原意啊！

我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来越过眼前的困境？能不能重新得回那片宽广宁静的天空？能不能重新拥有那跑沙跑雪独嘶的心情？还有，我那极为珍惜的，在创作上独来独往的生命？

在静夜的灯下，我轻声问着自己，能还是不能呢？

燕子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爱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一次：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

"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

"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

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很兴奋地指给孩子看：

"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的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画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解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画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以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

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莲座上的佛

风声是很早就放出去了，因为，我很爱看朋友们那种羡慕得不得了的样子：

"真的要去尼泊尔啊？"

朋友的眼睛好象在刹那间都亮了起来。于是，我就可以又得意又谦逊地回答他们：

"是陶！不过还不知道手续办得怎么样？假如办成的话，我们还要去印度，去喀什米尔哩！"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年去欧洲读书的时候，好象还都没这么兴奋。向别人说起那些遥远的地方的名字时，真有种陶陶然、薰薰然的感觉。

我一直想去那种地方，遥远、神秘和全然的陌生。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古老，或者是荒芜脏乱的现代，一切都只是在一种道听途说的传言里存在，和我没有丝毫痛痒相关，我可以用欣赏童话的那种心情去欣赏那块土地，不必艳羡，不必比较，也不必心伤。

而飞机飞到加德满都盆地上空时，也真给了我一种只有童话里才能有的那种国度的感觉。从特别白、特别厚的云层掩映下，一点点地向我们逐渐展路出来的丰饶的绿色高原，有那样干净美丽的颜色，

房屋、树木、山峦都长得恰象我梦里曾经臆测过的模样。又好像一张年代稍有点久远，可是笔触仍然如新的透明水彩画。

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想到，有一件事情走在等待着我。在事情发生之前，我是一点也没能料到的。

到了加德满都，住进了"香格里拉"旅馆，稍事休息，喝了旅馆特别为我们准备的迎宾酒后，我们就开始参观活动了。第一站就是城郊东方的山上那座"四眼神 庙"，那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一座佛塔。同行的尼泊尔导游很热心地为我们讲解：塔是实心的，底下的圆座代表宇宙，而上面四方座上画的四面佛眼代表佛在 观看注视着众生，然后，然后……。他的英文带有很重的土腔，听起来很费力，于是，我们就一个两个地慢慢溜开了。要溜要赶快，否则，只剩下你一个人时，就很 不好意思而必需硬着头皮听下去了。

我溜到佛塔旁边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小店里，刹时间目迷五色，把外面的佛塔、寺庙全都忘了。小小的店里，摆满了精致美丽的东西：镶着银丝套子的弯刀，缀满了彩色石头的胸饰，还有细笔画在画布上的佛画，还有拿起来叮噹作响的喇嘛教的法器，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问：

"怎么卖？多少钱？"

不过，同行的爱亚比我早，已经拿起一个银镯子来问价钱了。她要店主翻译那镯子上刻着的文字是什么意思。看他们两个说得正热闹，我只好在旁边先挑一些东西出来，等他们说完话。

可是，他们两个大概碰到难题了，僵在那里半天，爱亚过来叫我，要我给她翻译一下，因为有一句话她怎么也听不懂。

面孔黝黑的尼泊尔店主指着手上拿着的那个银铜子说：

"这是一句经文，我念给你听，它的意思是说：莲座上的佛。"

他念出了那句经文：

"哄玛呢巴地玛哄。"

然后，我整个人就呆住了。

爱亚在旁边等着我的翻译，店主也在旁边等着我翻译，店里还有几个同行的朋友也在看着我，可是，我就是说不出话来。

我无法说话，因为我心里在刹时之间忽然觉得很空，又忽然觉得很满。

那样熟悉的一个句子，却在那样陌生的地方，从那样陌生的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多少年了！

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外婆还在的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外婆念这句经文。常常是傍晚，有时候是早上，外婆跪在干干净净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俯拜、叩首。长长的蒙古话的经文我听不懂，可是，这一句反覆地出现，却被我记住了。

而当时的我，甚至，过了这么多年的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它记住了。在这一刹那之前，我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已经把这句经文记住了。

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们这几个孩子是她心中仅有的珍宝。不管我们平常怎么淘气、怎么不听话、怎么伤她的心，在她每天

晨昏必有的日课里，在她每天向佛祖祈求的时候，一定仍是一遍遍地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福的吧。

隔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能清晰地记起外婆在床上跪拜，我在门外对着她看时的那些个安静而遥远的清晨或傍晚。我还能记得从院子里飘过来的桂花的香气，巷子里走过的三轮车的铃声，还有那个年轻的我，有点惭愧又有点感激的我，装着是不在意似地倚在门边，心里却深深地知道，知道外婆永远会原谅我、永远会爱我的。

一定是这样的吧。所以，隔了这么多年，要我走了这么多路，就只是为了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再向我证实一次她对我的爱吧。一定是这样的吧！

我竭力想把这些思绪暂时放下，竭力想恢复正常，好来应付眼前的局面。可是，我的声音还是出不来，然后，眼泪就成串地掉了下来。

人生遇合的奇妙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在那一刹那，胸臆之间充塞着的，似乎不单只是一种孺慕之情而且，似乎还有一些委屈，一些悲凉的沧桑也随着热泪夺眶而出。

事情就是这样了。在一、两分钟后，我终于能够哽咽地把这句经文译了出来，也终于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把我的失态向爱亚解释了一下。爱亚真正是能体贴我心的好友，她一直安静、忍耐地等在旁边，当时并没有急着要来安慰我，事后也没有再提过一句，却能让我感受到她的了解与关怀。

从那一刻以后，加德满都盆地的美丽风光对我就变得不再只是神秘遥远的香格里拉而已了。从那一刻以后，有些庄严而又亲切的东西将我系绊住了，我与那一块仙境似的土地之间竟然有了关连。

莲座上的佛啊！这一切，想必是你早已知道，并且早已安排好的吧？

失母

八岁还是九岁的那年，住在香港，有一回在最热闹的中环街上和姐姐走散了。

在努力地左奔右跑试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明白自己是回不去了，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人站在马路旁边大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还向聚过来看热闹的路人哀求：

"请你带我回家好吗?"

后来还真是有好心的路人替我找来警察，高大的警察把我带回办公室再通知父亲来领我回去。见到父亲时大哭了一场，等到回到家里，又有点害怕母亲会责怪我，就踌躇着不敢向前了。母亲微笑着什么话也没说，倒是姐姐们在旁边一直问我，问我真的好意思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哭给大家看？

而在今年五月三日的这一天，在台中一个专科学校的礼堂里，在千百人的面前，在初闻噩耗的那一刻，我也和多少年前一样，魂飞魄散，不得不失声痛哭起来。

只是因为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我好象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忽然发现自己再也回不了原来的家。

在前一天下午和母亲道别的时候，还没有任何预兆，一切如常，母亲仍然是那个安静平稳在努力做着保健运动的母亲，我仍然是那个匆忙急躁有着一切理由要跑出门去的女儿，是一个星期六下午，一切如常。

我一面急着往外跑一面又回头高声向她说再见，我说我去台中领个奖章回来送她好不好？母亲正在护士扶持下做一个困难的动作，没有回答我，而我也并没有耐心地停下来等她回答。

我没有领到那个奖章。

清晨就赶到台中的丈夫，在颁奖会场入口签名的地方伸手拦住了我，把我牵到旁边，迟疑又迟疑之后，用他所能用的最和缓的语气向我宣告：

"妈妈过去了。"

而在那个时候我脸上竟然还带着微笑，还正在惊喜于他的出现，正在奇怪他为什么不让签名，不让我和我身旁的朋友打招呼。

要在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那五个字的意思，要在挣扎抗拒了之后才在热泪滂沱中接受了命运的宣判。

我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失声痛哭，忽然明白自己从此是个失母的人了，和许多年前的那一天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从此再也没有可以回头的路，再也没有可以重新获得的机会了。

五月终于过去了，此刻的母亲已经长眠在一处有着许多阳光的山坡上，山坡周围有野生的松树和台湾的相思，远处可以望到北海岸灰蓝色的海洋。父亲忽然回头问我：

"妈妈这墓是朝北的吗？"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北方，北方是那里？是那一个方向呢？

是妈妈用七十年的时间慢慢走过来的那个最初的地方吗？是妈妈在离开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就不能再回去的故乡吗？

母亲的故乡在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一个遥远的她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只听说春天来时草原上会开满了花朵，而夏日风过时草香直漫到天际。乡关 路远，归梦难圆。而此刻，要经过生死的界限，要终于长眠在温热的南国岛屿上之后，我们的母亲才能重新再回到她的土地上去了罢。

而那是多远多远的一条路呢？

还乡

1

我马上就开始喜欢她了。

因为，她是这样在形容着我的家乡，她第一句话就说：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远那么远的云。你知道吗？那天有多远，云就一直跟着铺到多远。整片草原上天空几乎是圆的，一直垂到地平线上，而那地平线又好远好远。"

C 在旁边微笑打岔：

"天似穹庐罩四野。"

然后，她又说：

"那些男孩子真好看，站在那里，挺拔得就象一棵树一样。"

她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再说：

"我觉得你不太象蒙古人了。我看过的那些蒙古女孩眼睛都是细细长长的，脸总是红扑扑的，好可爱。"

她说话的时候，整个面孔都亮了起来，眼神好象也都被那与草原有关的回忆点燃照亮了一样。

在我的心里也有一些什么被燃着了，同时还充满了对她的感激。虽然才是初次见面的朋友，但是，籍着她敏锐的心灵和眼睛，我好象也看到了我的故乡一样。

这几年来，也不是没有人对我提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去过我的家乡，他们想要告诉我旅程的一些经历。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很奇怪很痛苦的感觉，微笑端坐聆听一个不大相识的朋友说一段他认为很特别的或者很新鲜的趣事，而那件趣事发生在我遥远的梦魂里的家乡。

所以，我常常在一开始就央求他们换一个话题，而对方也常常是一脸诧异地注视着我：

"可是，你不是蒙古人吗？我还以为你会爱听哩。"

要向他们解释我的心情确实有点困难，首先，我心中对他们有着一份强烈的妒意。为什么？同样是中国人，他们可以去到我的故乡而

我却不能？他们应该知道我的渴望，为什么却还非要到我这回不去的人的面前来说话？我想，无论如何，我总还有拒绝聆听的自由吧？

另外，更让我难过的是那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的一种观光客的口气，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地方不对，我想，也许只能解释成自己的过分敏感了吧。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高高兴兴聆听一个朋友对我大谈他在印尼、在欧洲，或者甚至在北极的精彩经历，却绝对不能忍受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上的"观光"过程。

可是，在这一天，她说话的感觉却和那些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她也是去旅行，也是在听到了我是蒙古人之后，想告诉我她对我的故乡的喜爱与惊叹。

我想，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了吧。

她是真心喜爱那一片辽阔的草原，也连带着喜欢了那片草原上的居民，所以，在她的语气里，有着一一种真纯的喜悦，她似乎替我说出了我故乡最美好的一面——也是我衷心希望能够看到的那一面。

我因此而不得不感激她。因为：这终于证明了，我也许不一定每次都要忌妒和生气的，我其实还是很渴望能够聆听到别人对我故乡的形容，只要他不要再有意或无意之间伤了我，或者伤了我那从来没能见过的家乡。

而在隔离了几十年之后，这是彼此之间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啊！

2

我越来越不能控制我自己心中的喜怒了，还有那一分强烈的妒意。

去年暑假在香港，一位在那里教大学的朋友对我说：

"现在香港的年轻人真会玩，一放寒暑假就跑了。"

我的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因此知道也去过香港那几个外海上的小岛，于是微笑地向他说：

"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在放假的时候出去玩的啊！"

想不到，朋友却回答我说：

"可是，有时候大考一考完人就不见了，问同学才知道这个人去了蒙古，那个人去了新疆，真过份！连考了几分也不管了。"

听到那些地名的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原来对这个小岛上的年轻人的同情与宽容（也许还有着一丝可以察觉的怜悯），都在霎时一齐变成又炽热又疼痛的妒意了。

我不禁自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呢？

或者，我们都要自问，这几十年的时光，怎么让中国人变成这么多不同的样子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3

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大概人已经在蒙古了；写这信时我的心也好象已经在大漠上奔驰了一样。下次再给你信时，最快也将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只是为了要向我实践一句诺言、一个在海外从事摄影工作的朋友，在他的大陆摄影之旅里，加上了一个新的目标，我的家乡——汗诺日美丽之湖的探寻。

在起始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他总会尽量去试，希望能够拍到一些有意义的，令我动心的相片回来。

但是，在今天，在他归期将近的时候，我却开始害怕了起来。我伯的就是马上就要揭晓的感觉，在他把辛苦拍得的相片递过来给我的时候，我是打开来看还是不看呢？

就在前几天，C笑着对我说：

"席慕容，我们一起回去看一看好吗？只要你保证不在路上乱哭，我们就跟着你去蒙古玩玩好吗？"

可是，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在我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逢？

就象所有在台湾成长的这一代，"我，已经是一棵树，深植在这温暖的南国。"我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期望与等待都与这个岛有了关联，我实实在在是这个岛上的一份子，是这个岛上的人了。

不用朋友来提醒，我自己也觉得已经不太蒙蒙古人了。可是，如果不还乡，我的祖籍仍然是遥远的蒙古，我身上的血脉也仍然自觉是来自那草原的嫡传。而如果，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原来是非常模糊的故乡清清楚楚地放到你眼前，你是要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而如果，如果有一天真的回去了，站在那一片曾经养育过我父亲和母亲成长的土地上，在那个时候，我又会是什么呢？

我多害怕，如果站在一块原来于我应该是非常亲近的土地上，却发现自己已经是，并且，也终于只能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人了。

如果面对着的是这样的命运，我想，任谁都不能不痛哭的吧。

怎么到最后会变成这样了呢？

成长的痕迹

也许事情总是不一定能如人意的。可是，我总是在想，只要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也就够了。哪怕只有一天，一个晚上，也就应该知足了。

很多愿望，我想要的，上苍都给了我，很快或者很慢地，我都一一地接到了。而我对青春的美的渴望，虽然好象一直没有得到，可是走着走着，回过头一看，好象又都已经过去了。有几次，当时并没能马上感觉到，可是，也很有几次，我心里猛然醒悟：原来，这就是青春！

那一个夏天，我快十八岁了，和大学的同学们横横贯公路去写生，住在天祥。夏日的山绿得逼人，有一个下午，我和三个男同学一时兴起，不去和别的同学写生，却什么也不带，往一座被我们端详了很多天的高山上爬去。那是一座非常清秀的山，被众山环绕，隐隐然有一种王者的气质。

而当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累人的攀爬，终于到了一处长满了芳草的斜坡时，天已经慢慢暗下来了。面对着眼前起伏的峰峦，身后一片挺秀斜斜地延展上去的草原，风从下面的山谷里吹上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高山上，在这长满了荒草的高山上，竟然四处盛开着洁白的百合花。

而在那一刻，我心里开始感到一种缓慢的痛苦，好象有声音在我耳旁，很冷酷地告诉我：你只能有这一刹那而已。在这以前，你没料到你会，在这之后，你会忘掉你曾有。百合花才是完完全全属于这

里的，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过客，必得走，必得离开。不能象百合一样，永远在这座山峦上生长、盛开。

黄昏时的山峦有一种温柔而又凄怆的美丽，而我心何所归属？三个男孩子躺在我身后的草坡上，大声地唱着一些流行的歌曲，荒腔走板地，一面唱一面笑。青春原应该是这样快乐无忧的，而我，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呢？为什么却怔怔地站在这里，对这些在我眼前盛开着的山百合怀着那样一份忌妒的心思呢？

是怀着那样一份强烈的忌妒，我叫一位男同学替我采下一大把纯白的百合，我把它们紧紧地抱在怀里，带下山去。

可是，没有用，真的没有用。正如那声音所告诉我的一样，我仍然无法把握住那些逝去的时刻。而那些被我摘下的百合虽然很快地都凋谢了，可是，在我每次回想起来的时候，它们却总是依旧长在那有着淡淡的斜阳的高山上，盛开着，清纯而又洁白，在灰绿色的暮霭里，对我展现出一种永不改变和永远无法融及的美丽。

那一轮月

因此，在那个晚上，当月亮照进那古老的山林里的时候，我必也曾深深地感动过吧。

当时那样的年轻，总以为这些时刻是本来就会出现，是我该享有的，心里的感动只是因为它们出奇的美丽而已。却一点也没想到，能有那样的一个晚上，能在初春的季节来到那样高的一座山上，能有那样一大片郁郁苍苍的林木，能有那样一整夜清朗朗的月光，实在

是一种人间稀有的遇合，一场永不会再重现的梦境。

那天晚上，站在那条曲折的山径前的时候，我刚刚二十岁，月亮刚刚从山边升起。

那是怎样的一轮月啊！

在它还没出现的时候，世界一片阴暗，小径显得幽深可怕，我几乎没有勇气举步。而当月亮从山后升起来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所有的事与物都和月亮一样，对我发出一种如水般清明透亮的光泽，我的心也在那刹那之间，变得饱满、快乐和安详。

幸福有时候就只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感觉而且。在那一夜，当我顺着那一条长满了羊齿植物的小径，缓缓地往山上走去的时候，也许是因为路的迂回，也许是因为心中的快乐，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攀爬的辛苦和费力。

走到一块林木稍微稀疏的空地上，刚好有几块大石头可以让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当我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只觉得那些树怎么长得那样直，那样高。月光在那样晴朗的天空上如水银般直泻下来，把我整个人都浸在月光里，觉得心也变得透明起来了。青春真如醇酒，似乎都在那夜被我一饮而尽，薰然而又芬芳。

那是怎样的一种青春啊！

而并不是夜夜都能有那样一轮满月的，也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那样的一轮满月的。青春的美丽与珍贵，就在于它的无邪与无瑕在于它的可遇而不可求，在于它的永不重回。

而今日的我，在怅然回顾时的我，对造物的安排，除了惊讶与赞

叹之外，还有一份在年轻的日子里所没能察觉到的，一份深深的信服与感激。

八里渡船头

说不上来是为了什么。每一次，在眼前的工作越积越多的时候，在又忙又累地拼过一阵子以后，或者，在心里若有所失的时候；我就很想一个人再去一次淡水。

只想去走一趟那条长长窄窄的老街，想去坐一趟渡船，再渡一次，渡我到对岸。

对岸就是那个古旧的地方，那个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有的地方，那个有着一个很朴拙和温柔的名字的地方——八里渡船头。

在这世界上，很多事与物都会改变，而且改变得很快，改变得很大，因此，我已经开始提防起来了。每次在碰到那样的时刻的时候，心里就早已筑起一座厚厚的墙，把最柔弱的一处保护起来，竭力使自己不要受伤。几次之后，墙越筑越厚，在日子久了以后，竟然会忘了在自己的心中，曾经有过一处不能碰触的弱点了。

可是，当有一次，不能置信的一次，在面对着经过那么多年，仍然坚持着，怎样也不肯改变，并且依然如年轻时那样对我微笑，爱怜地俯视着我的那一座山峦时，我心中最柔弱的那一点忽然苏醒了，并已以惊人的速度膨胀了起来。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好多年没有来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之下，我坐上了渡船。心用本来是很烦躁的，因为要应付那么多陌生的人，

要说出那么多客套的话，那样地勉强和不情愿。可是，当我走到淡水港边那个古旧的码头前时，忽然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似曾相识，有些什么非常安静的气氛进入我心中，使得我整个人也逐渐地安静了下来。上了船以后，船慢慢往对岸过去。海风就一直吹着我的脸和我的衣裳，海岛从船头掠过。我静静地凝视着对岸的观音山，那对我逼近的山色，忽而碧绿，忽而灰蓝，忽而淡紫，而每一种变化与每一种颜色都似曾相识。

是了！那就是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那种记忆和那种颜色。无法叙述、无法描绘也无人能相信的那种心事，还有，还有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那种忧伤。

隔了那么多年，重来过渡，忧伤竟然仍然在那里。在暮色苍茫的渡口前，在静静地俯视着我的山峦之间，忧伤竟然仍然在那里等待着我。而那一刹那，我心里最柔弱的那一部份终于被触痛了，伤口来新裂开，热血迸出，泪如泉涌。

原来，原来世间一切都可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却也可以伤人。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

原来，年轻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不舍，那种对造物安排的无奈，在二十年后，竟然又重新而且非常强烈地来到心中。尽管周遭有些事物确然已经改变了，尽管许多线索与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却仍然有些不变的见证还坚持地存在着。那就是迎面而来高耸立的观音山，和陡削狭窄长长地延伸到海中的枣八里渡船头。

从此，这一处地方就变成了我的一种隐秘的疼痛，也因而更变成

了一种隐秘的安慰。每当我想逃离永远堆积在眼前的工作的时候，每当我心里觉得非常疲倦的时候，我就很想一个人再去一次淡水。想去走一趟那条长长窄窄的老街，想去向坐一趟渡船，再渡一次，渡我到对岸。

渡我到我的对岸。

在南下的火车上

有时候，对事物起了珍惜之心，常常只是因为一个念头而已，这个念头就是：枣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仅有的一件。

然后，所有的爱恋与疼惜就都从此而生，一发而不可遏止了。而无论求得到或者求不到，总会有忧伤与怨恨，生活因此就开始变得艰难与复杂起来。

而现在，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段一段的过去，我才忽然发现，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又岂只是一些零碎的事与物而已呢？

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一生，也是我只能拥有一次的，也是我仅有的一件啊！

那么，一切来的，都会过去，一切过去的，将永不会再回来，是我这仅有的一生中，仅有的一条定律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对某些事恋恋不舍，对某些人念念不忘呢？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在相见时仍会狂喜，在离别后仍会忧伤呢？既然没有一段永远停驻的时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空间，我就好象

一个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流浪者，我又有什么能力去搜集那些我珍爱的事物呢？搜集来了以后，又能放在哪里呢？

而现在，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手不停笔的我，又为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早有安排，只是，时机没到时，你就不能领会，而到了能够让你领会的那一刹那，就是你的缘份了。

有缘的人，总是在花好月圆的时候相遇，在刚好的时间里明白应该明白的事，不多也不少，不早也不迟，才能在刚好的时刻里说出刚好的话，结成刚好的姻缘。

而无缘的人，就总是要彼此错过了。若真的能就此错过的话倒也罢了，因为那样的话，就如同两个一世也没能相逢的陌生人一样，既然不相知，也就没有得失，也就不会有伤痕，更不会有无缘的遗憾了。遗憾的是那种事后才能明白的“缘”。总是在“互相错过”的场合里发生。总是在擦身而过之后，才发现，你曾经对我说了一些我盼望已久的话语，可是，在你说话的时候，我为什么听不懂呢？而当我回过头来在人群中慌乱地重导你时，你为什么又消失不见了呢？

年轻时的你我已是不可再寻的了，人生竟然是一场有规律的阴错阳差。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成长的痕迹，抚之怅然，但却无处追寻。只能在一段一段过去的时光里，品味着一段又一段不同的沧桑。可笑的是，明知道演出的应该是一场悲剧，却偏偏还要认为，在盈眶的热泪之中仍然含有一种甜蜜的忧伤。

这必然是上苍给予所有无缘的人的一种补偿吧。生活因此才能继续下去，才会有那么多同样的故事在几千年之中不断地上演，而在那

些无缘的人的心里，才会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模糊的愁思吧。

而此刻，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车厢里亮起灯来，旅客很少，因而这一节车厢显得特别的清洁和安静。我从车窗望出去，外面的田野是漆黑的，因此，车窗象是一面暗色的镜子，照出了我流泪的容颜。

在这面突然出现的镜子前，我才发现：原来不管我怎样热爱我的生活，不管我怎样惋惜与你的错过，不管我怎样努力地要重寻那些成长的痕迹；所有的时刻仍然都要过去。在一切痛苦与欢乐之下，生命仍然要静静地流逝，永不再重回。

也许，在好多年以后，我唯一能记得的，就是在这列南下的火车上，在这面暗色的镜前，我颊上的泪珠所给我的那种有点温热又有点冰冽的感觉了吧。